

卷第一百七十七 列传第一百一十一

周王邓陈齐赵二杨顾

周宝，字上珪，平州卢龙人。曾祖待选，为鲁城令，安禄山反，率县人拒战，死之。祖光济，事平卢节度希逸为牙将，每战，得攻鲁城者，必手屠之。历左赞善大夫，从李洧以徐州归天子。父怀义，通书记，擢累检校工部尚书、天德西城防御使，以徙城事不为宰相李吉甫所助，以忧死。

宝藉廨为千牛备身。天平节度使殷侗尝为怀义参军，宝从之，为部将。会昌时，选方镇才校入宿卫，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历良原镇使，以善击球，俱备军将，骈以兄事宝。宝强毅，未尝诎意于人。官不进，自请以球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以球丧一目。进检校工部尚书、泾原节度使。务耕力，聚粮二十万斛，号良将。

黄巢据宣、歙，徙宝镇海军节度兼南面招讨使。巢闻，出采石，略扬州。僖宗入蜀，加检校司空。时群盗所在盘结，柳超据常熟，王敖据昆山，王腾据华亭，宋可复据无锡。宝练卒自守，发杭州兵戍县镇，判八都：石镜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陈晟主之；于潜都，吴文举主之；盐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棱主之；唐山都，饶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龙泉都，凌文举主之。

中和二年，进同中书门上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

南郡王。宝和裕，喜接士，以京师陷贼，将赴难，益募兵，号“后楼都”。明年，董昌据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韦诸杀之。四年，余杭镇使陈晟攻诸，诸以州授晟。宝子玠统后楼都，孱不能驭军，部伍横肆。宝亦稍惑色，不恤事，以婿杨茂实为苏州刺史，重敛人，不聊。田令孜以赵载代之，茂实不受命。宝表留，不听，乃残郭署、污垣牖去。诏以王蕴代载，载留润州。

初，镇海将张郁以击球事宝。光启初，剧贼剽昆山，宝遣郁领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蕴谓州兵还休，不设备，郁遂大掠，蕴婴城守。宝遣将拓拔从讨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刘革迎降，众稍集。宝遣将丁从实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镇遏使高霸，从实遂据常州。及董昌徙义胜军节度使，宝承制擢杭州都将钱镠领州事。宣州贼李君旺陷义兴守之。是时，右散骑常侍沈诒使至江南，负田令孜势，震暴州县。嗣襄王下令搜令孜党，宝收诒及赵载杀之。

高骈领盐铁，辟宝子佶为支使，宝亦表骈从子在幕府。骈为都统，浸不礼宝，宝衔之。帝在蜀，淮南绝贡赋，谰言道浙西为宝剽阻。帝知其诬，不直骈，自是显隙。骈出屯东塘，约西定京师，宝喜，将赴之，或曰：“高氏欲图公地。”宝未信。骈遣人请会金山，谋执宝，宝答曰：“平时且不闻境上会，况上蒙尘，宗庙焚辱，宁高会时耶？我非李康，不能为人作功勋、欺朝廷也。”骈遣人切让，宝亦诟绝之。

会部将刘浩、刁颎与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宝方寝，外兵格斗，火照城中。宝惊出，谕曰：“为吾用则吾兵，否则寇也。六州皆我镇，何往不适？”乃自青阳门出奔。士大掠，官属崔绾、陆锬、田倍皆死。浩奉朗领府事。宝至奔牛埭，骈馈以醵葛，讽其且亡也。宝抵于地曰：“公有吕用之，难方作，无谓我！”即奔常州依丁从实，召后楼都，无一士至者。

钱镠遣杜棱、成及攻薛朗，棱子建徽攻从实，声言迎宝，击破贼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围常州，从实奔海陵。镠具橐鞬迎宝，舍樟亭。未几，杀之，不淹月，而骈为毕师鐸所囚。宝死，年七十四，赠太保。镠以杜棱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润州，刘浩亡，不知所在，执朗，剖其心祭宝，使阮结守润州。杨行密杀高霸，而张郁、丁从实皆死。

初，黄巢平，时溥遣小史李师悦上符玺，拜湖州刺史。昭宗时，迁忠国军节度使。董昌反，师悦连和，与镠有隙，而结好于行密，安仁义次润州，复助之。乾宁三年卒，子继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将沈攸谓不可，继徽乃奔扬州。

陈晟据睦州十八年死，弟询代立，畏镠忌己，因徐绾乱，与田頔通。镠割桐庐隶杭州，询遂绝镠，攻兰溪，镠使方永珍击询。天祐元年，行密遣将阚珣、陶雅救之，执镠弟鎰、大将王求、顾全武等。未几，镠将杨习攻婺州，询乃奔杨渥，渥以金师会守之。及镠破衢州，师会走，镠取其地。

王处存，京兆万年人。世籍神策军，家胜业里，为天下高赀。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畜，累除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遥领兴元节度使。

处存自右军镇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定州制置使，累迁义武节度使。黄巢陷京师，处存号哭，不俟诏，分麾下兵二千间道至山南卫乘舆。外约王重荣连盟，进屯渭桥，而泾州行军司马唐弘夫亦屯渭北。诏处存检校尚书右仆射督战，俄拜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中和二年授京城东面都统。每痛国难未夷，语辄流涕，军中多处存义，愈为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辈晓譬迎劝，卒共平京师。王鐸差兴复功，以勤王举义处存为第一，收城破贼克用为第一。迁检校司空。复出兵三千属大将张公庆会诸军捕巢泰山，灭之。进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

田令孜讨王重荣，徙处存节度河中，上书言：“重荣有大功，不可改易，摇诸侯之心。”不纳，趣上道。军次晋州，刺史冀君武闭门不内，而重荣拒诏。

处存临事通便宜，有大将风。幽、镇兵悍马强，其地势也，而易定介于其间，侵轶岁至。及李匡威得志，谋并取之。处存善修邻欢，内抚民有恩，痛折节下贤，协穆太原以自助，远近同心。岁时讲兵，与诸镇抗，无能侵轧者。累加侍中、检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太师，谥曰忠肃。

三军迹河朔旧事，推子郛由副使为留后，昭宗从之。累拜节度使，加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进太保。

光化三年，硃全忠使张存敬攻幽州，以瓦桥泞潦，道祁沟关。郛方与刘守光厚，乃畀叔处直兵扰其尾，令骑将甄琼章次义丰，而存敬游奕骑已至，且战且引十余里，执琼章。而氏叔琮下深泽，执大将马少安，围祁州，屠之，斩刺史杨约，休兵十日。处直壁沙河，存敬军河北，挑战，处直不出，涉河乃战，处直大败，亡大将十五，士死者数万。存敬收械甲以赋战士，而焚其余，遂围定州。郛斩亲吏梁汶，移书存敬，且请盟。俄而外郭陷，郛以其族奔太原，使处直主留后。全忠亦至，处直辞曰：“敝邑事上未尝不忠，事邻未尝不礼，弗虞君之见攻也。”全忠责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旧，修好往来，常道也。君苟为罪，请改图。”全忠许之。处直以从孙为质，上所持节，即献绢三十万，具牛酒犒师。存敬取成而还。全忠表处直为节度留后、检校尚书左仆射。

郛至太原，克用表为检校太尉，卒。

处直，字允明，天复初为太原郡王。

邓处讷，字冲韞，邵州龙潭人。少从江西人闵頊防秋安南。

中和元年还，道潭州，逐观察使李裕，召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与君等安护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众称善。乃推项为留后，请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抚慰。当是时，抚州刺史钟传据洪州，议者欲二盗相噬，即复置镇南军，擢项节度使。项悟，不受命。更为检校尚书右仆射、钦化军节度使，以处讷为邵州刺史。

朗州武陵人雷满者，本渔师，有勇力。时武陵诸蛮数叛，荆南节度使高骈擢满为裨将，将镇蛮军从骈淮南。逃归，与里人区景思猎大泽中，啸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长，自号“朗团军”。推满为帅，景思为司马，袭州，杀刺史崔翥。诏授朗州兵马留后。岁略江陵，焚庐落，劫居人。俄进武贞军节度使。先是，澧溪人周岳与满狎，因猎宰肉不平而斗，欲杀满，不克。见满已据州，悉众趋衡州，逐刺史徐顓，诏授衡州刺史。石门峒酋向瑰闻满得志，亦集夷獠数千，屠牛劳众，操长刀柘弩寇州县，自称“朗北团”。陷澧州，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

项既强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顓穷，率兵纳之。向瑰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项掩其营。周岳羸军诱战，项堕伏中，故大败。淮西将黄皓杀项。岳闻乱，以轻兵入潭州，自称钦化军节度使。处讷闻之哭，诸将入吊。处讷曰：“与君等荷仆射恩，若合一州之兵问周岳罪，奈何？”众曰：“善。”于是砺甲训兵，积八年，结雷满为援，攻岳斩之，自称留后。昭宗诏拜武安军节度使。

不三日，会刘建锋、马殷兵至，攻澧陵，处讷遣邵州豪杰蒋勋、邓继崇率兵三千断龙回关。勋以牛酒犒师，殷说勋曰：“刘公勇智绝人，术家言当兴翼、轸间。今精兵十万，攻必下，战必克，收败众以饷军，公衰乡兵捍关，殆矣。不如下之，富贵可得也。”勋谓然。又其下畏建锋虐，夜弃甲走。建锋至关，

曰：“此天意也！”尽用邵旗铠趋潭州。守者以为勋军，纳之。既入，处讷方宴，执而杀之。建锋许勋赏，未及行，遣请，弗许，勋怒，率邓继崇攻湘乡，取邵州，进壁定胜、武安。建锋使殷督诸将击之，殷大败，走江浒。乡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逾涧山，据江为壁，伏兵于莽，诱勋度江。勋见士未阵，争出斗，殷分兵袭其壁，麾濒江军夹击，勋大败，拔定胜一壁，进围邵州。未下而建锋死，殷代为节度使。勋请和，不许，卒禽勋斩之。

是时，道州蛮酋蔡结、何庾，衡人杨师远各据州叛。宿人鲁景仁从黄巢为盗，至广州，病不能去，以千骑留连州，众饥，从蔡结求粮，乃相倚杖，与州戍将黄行存诱工商四五千人据连州。郴人陈彦谦杀刺史董岳，发官帑募士，自称都统，胜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旻乘巢乱，胁众自防，盗永州，杀刺史郑蔚，与景仁合从，数遣谍殷虚实，完垒自守。

殷遣将李琼攻永州，杀行旻。李璿攻道州，蔡结约峒獠为援，久不胜，谋曰：“蛮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惊走。城陷，执蔡结、何庾，殷斩之。李琼出耒阳、常宁，攻郴州，陈彦谦出战，军乱不能阵，斩彦谦。进围连州，鲁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门入之，景仁自刺死。

项，字公谨。满，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图。

满不修饬，每宴使客，抵宝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龙所凭，吾能没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迁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天复元年卒。子彦威自立。间荆南节度使成汭兵出，袭江陵，入之，焚楼船，残墟落，数千里无人迹。弟彦恭，结忠义节度赵匡凝以逐彦威，据江陵。匡凝弟匡明击之，还走朗州。

陈儒，江陵人。世为牙右职。广明元年，以郑绍业为荆南

节度使，时朗州刺史段彦谟方据荆南，绍业惮之，逾半岁乃至。僖宗入蜀，召绍业还行在，以彦谟代节度。彦谟与监军硃敬玫不平，谋杀之。敬玫觉，先率兵入其府，彦谟方寝，拔剑缢城奔亲军垒，不得入，彦谟曰：“而等负我！”俄见害，亲属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为留后，且诬彦谟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锡、王鲁琪慰抚，密戒曰：“若敬玫可诛，诛之，以尔代而鲁琪为副。”敬玫盛兵出迎，元锡等不敢发而还。复诏郑绍业为节度使，逗留不进。

敬玫署儒领府事。明年，迁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进检校右仆射。敬玫有悍卒三千，号“忠勇军”，暴甚，儒不能制。初，绍业将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师，既归，儒告以忠勇挠治，琮请除之。大将程君从闻之，率众奔澧州，琮追斩百余人，军乃溃。已而琮复颍军。雷满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

淮南将张瑰、韩师德据复、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请瑰摄行军司马，师德摄节度副使，共击满。师德兵上峡，大略去。瑰引兵逐儒，儒将奔行在，既又劫还，囚之。瑰，滑州人，暴勇而残，荆故将夷戮几尽。时以杨玄晦代敬玫监军，召敬玫还成都，惧帝治前罪，称疾自解。前此数杀大将富商，故积贿，每曝衣，纨绣不可计。瑰见心动，遣卒贼之。敬玫衣黄衣，盗刺其腹死。

秦宗言来寇，马步使赵匡欲奉儒出，瑰觉之，杀匡而绝儒食，七日死。瑰固垒二岁，樵苏皆尽，米斗钱四十千，计坏而食，号为“通肠”。疫死者，争啖其尸，县首于户以备饌。军中甲鼓无遗，夜击阖为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权遣赵德諲攻瑰，瑰求救于归州刺史郭禹，禹率峡州刺史潘章解围。明年，德諲又至，诸将困于战，城遂陷，瑰死，人无识者，并尸于井。复州长史陈璠从瑰至江陵，密断瑰首置囊中，走京

师献之，授安州刺史。

刘巨容，徐州人。为州大将。庞勋之反，自拔归，授埇桥镇遏使。浙西突阵将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团练使。

黄巢乱江淮，授蕲黄招讨副使，徙襄州行军司马、检校右散骑常侍。巢据荆南，俄迁山南东道节度使以捍巢，屯团林。江西招讨使曹全晷与巨容守荆门关，与贼战，巨容伪北，巢追之，伏兴林樾间，贼大败，执贼将十三人，转斗一舍，虏获不可计。巢浮江东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迁检校礼部尚书。诸将欲乘胜追斩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负人，有危难，不爱惜官赏，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贼，为富贵作地。”诸将谓然，故巢复炽。及陷两京，巨容合诸道兵讨之，授南面行营招讨使，累兼天下兵马先锋开道供军粮料使、检校司空，封彭城县侯。

巨容明吏治。时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护赴行在。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逐，引麾下东出襄、邓。秦宗权遣赵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

始，扬州人申屠生能化黄金，高骈客之，为吕用之所谮，亡奔襄、汉，骈遣吏捕得，生见巨容自言其术，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术不得传，令孜恨之。龙纪元年，杀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巨容部将冯行袭者，均州武当人，以谋勇称里中。中和初，乡豪孙喜聚众数千人，谋攻城。行袭伏士江隩，以单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将军久矣。顾将军兵多必剽掠，若留众江北，以轻骑进，我为乡导，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迎，伏甲兴，行袭击喜，斩之，众皆溃。行袭乘胜逐刺史吕焯，据均州，巨容因表为刺史。

帝在蜀，均之右有长山，当襄、汉贡道，有剧贼据险劫献物，行袭平之。武定节度使杨守忠表为行军司马，使领兵搤谷口以通秦、蜀。凤翔李茂贞养子继臻据金州，行袭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御使。时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将袭京师，道金、商，行袭逆战破之，就擢戎昭军节度使。硃全忠围凤翔，神策中尉韩全海遣中人二十辈督江、淮兵过其州，行袭方附全忠，尽杀之，收诏书送全忠。

天祐二年，王建遣将王思綰攻行袭，败其兵，州大将金行全出降，行袭奔均州。建以行全为子，更名宗朗，授观察使，以渠、巴、开三州隶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袭不足御建，遣别将屯金州。行袭议徙戎昭军于均州，以金、房为隶。全忠以金人不乐行袭，以冯恭领州，罢防御使而废戎昭军。

赵德諲，蔡州人。从秦宗权为右将，以讨黄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启初，与秦诰、鹿晏弘合兵攻襄州，节度使刘巨容奔成都。宗权假德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进攻荆南，悉收宝货，留裨将王建肇守之，遗人才数百室。明年，归州刺史郭禹来讨，建肇纳之，奔黔州。德諲失荆南，又度宗权必败，举地附硃全忠。全忠方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即表以自副，加忠义军节度使。宗权平，加中书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

匡凝，字光仪，由唐州刺史自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昭宗即授节度使，不三年，以威惠闻。累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匡凝矜严盛饰，前后持鉴自照。

全忠之败清口，匡凝与奉国节度使崔洪、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约合兵攻全忠。会方城镇遏使度轸奔全忠，发其谋。全忠移书切责，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赵匡璠降。进围隋州，执刺史赵匡璘，斩首五千级；拔邓州，执刺史国湘。匡凝惧，

乞盟。

全忠使亲将陈俊、王绅入叔琮军，崔洪留之，绅亡归。洪与行密欲邀友恭军，不克。会河东客伊超使淮南还，过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将苟拘为解，遣兄贤入质，全忠还之，质洪子于汴。全忠使贤调蔡卒二千出戍。将行，大将崔景思不悦，杀贤，洪惧，驱民趋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余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从者才二千人。

天祐元年，封匡凝为楚王。时诸道不上供，唯匡凝岁贡赋天子。全忠方图天下，遣人谕止之，匡凝流涕曰：“吾为国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劝绝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军于邓州，因劝匡凝与王建连和。及荆南成汭败，匡凝取江陵，表匡明为荆南节度留后，有诏拜检校司徒、荆南节度行军司马。

全忠以其兵分可图也，乃使杨师厚攻匡凝，自将中军继之，屯临汉。匡凝遣客谢，囚不遣，败荆南救兵，俘其将。全忠循江而南，师厚繇阴谷伐木为梁。匡凝以兵二万濒江战，大败，乃燔州，单舸夜奔扬州。行密见之曰：“君在镇，轻车重马输于贼，今败乃归我邪？”筠自杀。全忠以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遂趋江陵。匡明亦谋奔淮南，子承规谏曰：“昔诸葛兄弟分仕二国，若适扬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谓然，乃趋成都，王建待以宾礼，授武信军节度使，分其众为崇义、勇义、顺义、广义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杨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与弟信俱从王仙芝为盗。亮身长七尺余，色如铁。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饶二州。杨复光平江西，得其兄弟，养为假子，以信养于弟复恭家，曰守亮、守信。复恭收京师。守亮以战多，拜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保，守信兴平军节度使，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恭又

以假子守贞为龙剑节度使，守忠为武定军节度使，守厚为绵州刺史。

初，硃玫取兴、凤州，虢州刺史满存以兵赴行在，复收二州，昭宗擢为感义军节度使，累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复恭四假子及利阆观察使席侁等共攻王建。建军已围杨晟，分军逼守厚，军未成列而败。先是，守贞、守忠闻建兵出，拔众奔绵州，并力共攻东川，弗胜。建将华洪以兵万人壁绵州之郊，败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趋阆州。

始，复恭败，依守亮。而凤翔李茂贞、邠宁王行瑜、镇国韩建等共劾守亮纳叛人，请以镇兵讨之。茂贞自为兴元节度使，以书诮责宰相。帝为削守亮官爵，因诏茂贞问罪。满存来救不克，以众入兴元。茂贞拔兴、凤、洋三州，破守亮于西，乘胜入兴元。复恭挟诸假子及存奔阆州。洪进围之。帝以徐彦若帅凤翔，以兴元授茂贞。茂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继密为兴元节度使。

俄而洪拔阆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将北奔太原，趋商山，饥甚，丐食于野，为逻戍所缚，见韩建，守亮视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隶己，语建曰：“此属吾养之素厚，无一为我死。公无费衣食，不如杀之。”建许诺。复曰：“公幸贷我，俾生见天子，陈先人功，万有一不死。”建槛车送京师，吏缚以帛，内球于口。帝御延喜楼问反状，守亮不得语，颔而已。左右白服罪，即执献太庙，斩独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归王建。存奔京师，为左武卫大将军。

杨晟，不详宗系。隶凤翔军，节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杀之，妾周撹使亡去，隶神策军为都校。僖宗在陈仓，邠宁硃玫遣万骑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义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守大散关。玫兵攻关，晟数却，战潘氏，遂大败，内外无固志。帝

更徙兴元，晟西奔，玫取兴、凤二州。晟袭文州，逐刺史，据成、龙、茂等州。

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将，与连和，假威戎军节度使，守彭州。晟击建，无功引还。且畏建图己，乃约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兄弟合谋拒建，掠新繁，焚汉州，又攻东川顾彦晖，为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骑五万围晟，食四郊麦，掠民资产。晟假子实以骑八千降于建，建以奇兵袭杨守厚等，皆亡去。晟开门决战，大败，遂约降。建馈十羊，晟曰：“以我为机上肉乎？”不出。建筑甬道属陴以入，斩晟首。

晟有仁心，下怀其恩，虽城中食尽，无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请为妻，晟固辞，旦夕问省，乃视事。爰将安师建者，勇而有礼，既就执，建顾曰：“尔报杨司徒足矣，能从我乎？”谢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复戴日月。”三谓不回，乃戮之。

顾彦朗、彦晖者，丰州人，并为天德军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礼之，使子赠赀，稍稍进秩。黄巢乱长安，率军同复京师。

彦朗迁累右卫大将军。光启中，擢拜东川节度使、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剑门，陈敬瑄吏夺其节，彦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诬劾彦朗擅兴兵掠西境。僖宗下诏申晓讲和，乃得到军。署彦晖汉州刺史。

初，杨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闻，合溪洞豪酋取阆州，击利州，刺史走，即据二州，守亮不能制。彦朗与建雅旧，阴助赏饷。建攻成都，彦朗挟故憾，与并力，道路郅梗。敬瑄告难于朝，帝诏和解，又敕李茂贞镌谕。

会彦朗卒，彦晖自知留后。明年为节度使。中人送节，为绵州刺史杨守厚所留。守厚发兵攻梓州，彦晖告急于建，建使

李简救之，戒曰：“贼破，并取彦晖，无须再往也。”简破守厚军，彦晖辞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彦朗与婚娅，久未忍。及彦晖，则交好愈疏，而境上关赋相稽诟，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彦晖。彦晖请救于杨守亮，遣杨子彦戎梓，执建大将王宗弼，彦晖责曰：“王公何以见讨？君为大将，不谏云何？”宗弼谢罪，即解缚，使就馆，帘幕衾服皆具，更养为子，改名琛。明年，建将华洪破绵州，守厚走，得彦晖节。时诏已进彦晖检校司空、东川节度使矣。

乾宁二年，昭宗在石门，督彦晖、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万次绵州，即劾彦晖劫輜运，回袭之。彦晖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击取巴、阆、蓬、渠、通、果、龙、利八州。帝遣中人为两川宣谕协和使。建奉诏还，而兵不解。彦晖谋窘，因大略汉、眉、资、简等州。李茂贞亦欲争其地，使子兴元节度使继密引军救彦晖，以窥东川。四年，华洪众五万攻彦晖，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败彦晖兵，夺铠马八百，凡五十战，围遂固。帝仍遣左谏议大夫李洵谕止，建拒命。帝以嗣郾王戒丕镇凤翔，徙茂贞代建，皆不奉诏。

梓有镜堂，世称其丽，彦晖尝会诸将堂上，养子瑶尤亲信，彦晖以所佩剑号“疥癘宾”佩之，使侍左右。尝语诸将曰：“与公等生死同之，违者先齿‘疥癘宾’！”众曰：“诺。”及围急，瑶请聚亲信饮，得同死。彦晖顾王琛曰：“尔非我旧，可自求生。”指颓垣令逸。彦晖手杀妻子，乃自刎，宗族诸将皆死，麾下兵犹七万。

初，韦昭度为招讨使，彦晖、建皆为大校。彦晖详缓有儒者风，建左右髡发黥面若鬼，见者皆笑。至是录笑者皆杀之。私署洪为东川节度留后。

赞曰：《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嫉其为中国之害

也。春秋之世，楚灭陈、郑，而卒复其祀，圣人善之。处存平黄巢，定京师，功冠诸将。昭宗尝有意都襄阳，依赵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为硃温所翦覆，过于夷狄、荆舒之为害也，甚矣。

卷第一百七十八 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二王诸葛李孟

王重荣，太原祁人。父纵，太和末为河中骑将，从石雄破回鹘，终盐州刺史。重荣以父任为列校，与兄重盈皆以毅武冠军，擢河中牙将，主伺察。时两军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还，诉于中尉杨玄实，玄实怒，执重荣让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执者奸盗，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状。玄实叹曰：“非尔明辨，孰由知之？”更谗于府，擢右署。重荣多权诡，众所严惮，虽主帅莫不下之。稍迁行军司马。

黄巢陷长安，分兵略蒲，节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贼，然内惮重荣，表以自副。地迤京师，贼调取横数，使者至百辈，坐传舍，益发兵，吏不堪命。重荣胁说都曰：“我所诡谋纾难，以外援未至。今贼衰责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则亡无日矣。请绝桥，婴城自守，不然，变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谋不足，绝之，祸且至，愿以节假公。”遂奔行在。重荣乃悉驱出贼使斩之，因大掠居人以悦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窦滂问道慰其军，因诏代都。重荣率官属奉迎。滂至，大飨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谁得逐之？为我疏首恶者。”众无敢对。重荣佩刀历阶曰：“首谋者，我也，尚谁索？”目滂，吏趣具骑，滂即奔还。重荣遂主留后。

贼使健将硃温以舟师下冯翊，黄郛率众自华阴合攻重荣。

重荣感励士众，大战，败之，贼弃粮仗四十余艘。即拜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会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兵万人屯武功，重荣与连和，击贼将李详于华州，执以徇。贼使尚让来攻，而硃温将劲兵居前，败重荣兵于西关门，于是出兵夏阳，掠河中漕米数十艘。重荣选兵三万攻温，温惧，悉凿舟沉于河，遂举同州降。复光欲斩之，重荣曰：“今招贼，一切释罪。且温武锐可用，杀之不祥。”表为同华节度使。有诏即副河中行营招讨，赐名全忠。

巢丧二州，怒甚，自将精兵数万壁梁田。重荣军华阴，复光军渭北，犄角攻之，贼大败，执其将赵璋，巢中流矢走。重荣兵亦死耗相当。惧巢复振，忧之，与复光计，复光曰：“我世与李克用共忧患，其人忠不顾难，死义如己。若乞师焉，事蔑不济。”乃遣使者约连和。克用使陈景斯总兵自岚、石赴河中，亲率师从之，遂平巢，复京师。以功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检校太傅。

中人田令孜怒重荣据盐池之饶。于时巨盗甫定，国用大乏，诸军无所仰，而令孜为神策军使，建请二池领属盐铁，佐军食。重荣不许，奏言：“故事，岁输盐三千乘以有司，则斥所余以赡军。”天子遣使者谕旨，不听。令孜徙重荣充海节度使，以王处存代之，诏克用将兵援河中。重荣上书劾令孜离间方镇。令孜遣邠宁硃玫进讨，壁沙苑。重荣诒克用书，且言：“奉密诏，须公到，使我图公。此令孜、硃全忠、硃玫之惑上也。”因示伪诏。克用方与全忠有隙，信之，请讨全忠及玫。帝数诏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战沙苑，玫大败，奔邠州。神策军溃还京师，遂大掠。克用乘胜西，天子走凤翔。

俄嗣襄王湊僭位，重荣不受命，与克用谋定王室。杨复恭代令孜领神策，故与克用善，遣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谕天子意，

两人听命，即献缣十万，愿讨玫自赎。崇望还，群臣皆贺。重荣遂斩媼，长安复平。然性悍酷，多杀戮，少纵舍。尝植大木河上，内设机轴，有忤意者，辄置其上，机发皆溺。尝辱部将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启三年，引兵夜攻府，重荣亡出外，诘旦杀之，推立重盈。

重盈前此已历汾州刺史。黄巢度淮，擢陕虢观察使，重荣据河中，三迁检校尚书右仆射，即拜节度使。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代重荣，留长子珙领节度事，入杀行儒，军复安。昭宗立，进太傅、兼中书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继帅守，而从子蕴亦为忠武节度使。

乾宁二年，重盈死，军中以其兄重简子珂出继重荣，故推为留后。珙与弟绛州刺史瑶争河中，上言：“珂本家苍头，请选大臣镇河中。”又与硃全忠书言之。珂急，乃遣使请婚于李克用。克用荐之天子，许嗣镇，然犹以崔胤为河中节度使。珙复构珂于王行瑜、李茂贞，曰：“珂不受代，且晋亲也，将不利于公。”行瑜等约韩建共荐珙。诏曰：“吾重已授珂矣。重荣有大功，不可废。”行瑜怒，使其弟行约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败珙于猗氏，获其将李璠。

三镇衔帝之却其请也，连兵犯京师，谋废帝、诛执政而立吉王，固请授珙河中。克用闻之怒，以师讨三镇，瑶、珙兵引去。克用拔绛州，斩瑶而屯渭北，败行约朝邑。

行约走京师。弟行实在左军，共说枢密使骆全瓘，谋挟帝幸邠。右军李继鹏以告中尉刘景宣二人，茂贞党也。欲以兵劫全瓘等，请帝幸凤翔。两军合噪承天门街，帝登楼谕和之，继鹏怒，辄射帝，纵火焚门，帝率诸王及卫兵战，继鹏矢及帝胄，军乃退。帝出幸定州将李筠军，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盐州六都兵从帝出启夏门，次于郊。两军惮盐州兵锐，各走其军。

帝次莎城，百官继至，士民从者亦数万。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没唐石”，恶之，徙石门。民匿保山谷间，帝每出，或献饴浆，帝驻马为尝，民皆流涕。既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刘光裕还京师。

克用遣使者奔问行在，帝因诏克用、珂以兵趋新平，又诏泾州张鐸会克用军以扼岐阳。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惧茂贞之逼，复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赐之，督其西，乃壁渭北，进营渭桥。于是行瑜壁兴平，茂贞壁鄠。行瑜兵数却，茂贞惧，斩继鹏，传首以谢。继鹏姓阎名珪，左神策军拍张人，为茂贞养子云。诏削行瑜官爵，以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珂为粮料使。克用遣子存贞请天子还宫。诏以骑三千戍三桥。

帝既还，加珂检校司空，为节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战数北。珙任威虐，杀人断首置前，而颜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无斗志。光化二年，为部将李璠所杀，自为留后，诏代珙节度。又失众，凡五月，为牙将硃简所杀，挈其地入硃全忠，表授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更名友谦。

珙杀给事中王祝等十余人，幕府曹遭戮辱甚众，人有罪辄剗讫以逞。货者，故为常州刺史，避难江湖，帝闻刚鲠，以给事中召，道出陕。珙谓且柄任，厚礼之。货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盛列珍器音乐，珙请于货曰：“仆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赐也。”三请，货不答。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罢，遣吏就道杀之，族其家，投诸河，以溺死闻。帝不能诘。珙死，赠太师。诏陕州冤死者，有司吊祭，存问其家。

始，全忠击杨行密不能克，讽荆、襄、青、徐等道请己为都统以讨行密，帝依违未报；而珂与太原、镇定等道亦请加行密都统，以讨全忠。繇是两罢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为刘季述所废，珂愤见言色，屡陈讨贼谋。既反正，首献方物，帝

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强，不敢加兵。及王镕屈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谓其将张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尔持一绳缚之。”存敬以兵数万度河，由含山袭，绛州刺史陶建钊、晋州刺史张汉瑜皆降，以何徽戍之，进攻珂。全忠率师继进，即劾珂交构克用，为方镇生事，不可赦。珂乞师太原，为徽所迨，不能进。珂急使妻遗克用书曰：“贼攻我，朝夕见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断，往救必俱亡，不如归朝廷。”珂穷，遣使告李茂贞曰：“上初反正，诏藩镇无相侵。而硃公不顾约，以攻敝邑。敝邑亡，则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与华州韩公出精锐固潼关，以张兵势。仆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为扞守。蒲，请公自有之。关西安危，国祚长短，系公此举也。”茂贞不答。

珂益蹙，会桥毁，潜具舟将遁，夜谕守兵，无肯为用者。牙将刘训叩寝门，珂疑有变，叱之，训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请断臂自明！”珂出，问计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将争舟，一夫鸣张，祸系其手。如旦日，以情谕军中，宜有乐从者，可则济，否则召诸将行成以缓敌，徐图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语存敬曰：“吾于硃公有父子欢，君姑退舍，须公至，吾自听命。”乃执太原诸将并奉节印内存敬军，竖大幡城上，遣兄璘与诸将樊洪等见存敬。存敬解围而戍以兵。

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贼事重荣，约为甥舅，德其全己，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过重荣墓，伪哭而祭。次虞乡，珂欲面缚牵羊以见，全忠报曰：“舅之恩，无日可忘。君若以亡国礼见，黄泉其谓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骈辔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举珂室徙于汴。后令入觐，遣人贼之于华州。

自重荣传珂，凡二十年。

诸葛爽，青州博昌人。为县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庞勋反，入盗中为小校。勋势蹙，率百余人与泗州守将汤群自归，累迁汝州防御使。李琢讨沙陀于云州，表为北面招讨副使。徙夏绥银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

黄巢犯京师，诏率代北行营兵入卫，次同州，降贼，伪署河阳节度使，代罗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将，状短陋，倚中官势，剽财输京师，凡钜万，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战，众不从，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间道表僖宗以自明，诏拜节度使。李克用援陈许，道天井关。爽惧，不肯假道，出屯万善。克用自河中趋汝、洛。

爽累授京师东南面招讨诸行营副都统、左先锋使，兼中书门下平章事。硃温为贼守同州，爽率轻兵入之，温偃旗设伏以待，爽谓贼遁，士解甲就舍，伏发，爽悉弃铠马奔还。至修武，为魏博韩简击败之，不敢入。简留将赵文 弁戍河阳，自攻郛，时中和二年也。河阳人诱爽，自金、商驰，复入之，厚礼文 弁及戍人，还之魏。于是爽攻新乡，简自郛来，战获嘉西。简阴窥关中，其下不悦，裨将乐彦祯间众之隙，引其军先还，故简兵八万自溃，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诏爽为东南面招讨使，伐秦宗权，表李罕之自副。

爽虽兴庸厮，善吏治，法令澄壹，人无愁咨。擢累检校司空。光启二年卒。其将刘经与泽州刺史张言共立爽子仲方为留后，为蔡贼孙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陈州项城人。少拳捷。初为浮屠，行丐市，穷日无得者，抵钵褊袂去，聚众攻剽五台下。先是，蒲、绛民壁摩云山避乱，群贼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径拔之，众号“李摩云”。随黄巢度江，降于高骈，骈表知光州事。为秦宗权所迫，奔项城，收余众依诸葛爽，署怀州刺史。爽伐宗权，即表以自

副。屯睢阳，无功。又表为河南尹、东都留守，使捍蔡。

河东李克用脱上源之难，丧气还，罕之迎谒谨甚，劳饷加等，厚相结。罕之因府为屯，会孙儒来攻，罕之不出。数月，走保龟池。东都陷，儒焚宫阙，剽居民去。爽遣将收东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将刘经、张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与郭璆有隙，擅杀璆，军中不悦。经间众怒，袭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经追击，反为所败，乘胜入屯洛阳苑中。经战不胜，还河阳。罕之屯巩，将度汜，经遣张言拒河上，反与罕之合，攻经不克，屯怀州。

孙儒逐仲方，取河阳，自称节度使。俄而宗权败，弃河阳走，罕之、言进收其众，丐援河东，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阳。克用表罕之为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诏与属籍。又表言为河南尹、东都留守。

罕之与言甚笃，然性猜暴。是时大乱后，野无遗秆，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绛州，下之，复击晋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围还。而言善积聚，劝民力耕，储廩稍集。罕之食乏，士仰以给，求之无涯，言不能厌，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东方贡输行在者，多为罕之邀颡。重盈反间于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晋州，言夜袭河阳，俘罕之家。罕之穷，奔河东，克用复表为泽州刺史，领河阳节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师三万攻言。城中食尽，言纳孥于汴求救，全忠遣丁会、葛从周、牛存节来援，战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还。全忠更以丁会为河阳节度使，言归洛阳。

罕之保泽州，数出钞怀、孟、晋、绛，无休岁，人匿保山谷，出为樵汲者，罕之俘斩略尽，数百里无舍烟。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将马溉兵数万战琉璃陂，罕之禽溉，败其众。大顺初，汴将李说、邓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

于克用，遣存孝以骑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绝大国。今太原被围，葛司空入上党，不旬日，沙陀无穴处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说营，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须尔肉以饱吾军，请肥者出斗！”季筠引兵决战，存孝奋槊驰，直取季筠。说夜走，追至马牢川，败之。克用讨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统，检校侍中。行瑜诛，封陇西郡王，检校太尉、兼侍中。

罕之恃功多，尝私克用爱将盖寓求一镇，寓为请，克用不许，曰：“鹰鹯饱则去矣，我惧其翻覆也。”光化初，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袭潞，入之，自称留后，报克用曰：“志勤死，惧它盗至，不俟命辄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击泽州，拘罕之家属送太原。罕之攻沁州，执刺史、守将，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义节度使，命丁会援之；与嗣昭战含口，嗣昭不利，葛从周取泽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会代戍，全忠更以罕之节度河阳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未几，嗣昭复取泽州，以李存璋为刺史，进收怀州，攻河阳。汴将阎宝引兵至，嗣昭还。

始，儒去东都也，井闾不满百室。言治数年，人安赖之，占籍至五六万，缮池垒，作第署，城阙复完。全忠惧言异己，乃徙节天平，以韦震为河南尹。爽诸将无传地者，言后嗣名全义。

王敬武，青州人。隶平卢军为偏校，事节度使安师儒。中和中，盗发齐、棣间，遣敬武击定。已还，即逐师儒，自为留后。时王鐸方督诸道行营军复京师，因承制授敬武平卢节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师平，进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龙纪元年卒。

子师范，年十六，自称留后，嗣领事。昭宗自以太子少师崔安潜领节度，师范拒命。时棣州刺史张蟾迎安潜，师范遣部

将卢弘攻之，弘与蟾连和。师范以金啖之，曰：“君若顾先人，使不绝其祀，君之惠也。不然，愿死坟墓。”弘少之，不为备，师范伏兵迎于路，部将刘莘斩弘，遂攻棣州。蟾请救于硃全忠，全忠驰使谕解，师范拔其城，斩蟾，而安潜不敢入。

师范喜儒学，谨孝，于法无所私。舅醉杀人，其家诉之，师范厚赂谢，诉者不置，师范曰：“法非我敢乱。”乃抵舅罪。母恚之，师范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见三年，拜省户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县令至，具威仪入谒，令固辞，师范遣使挟坐，拜廷中乃出。或谏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孙不忘本也。”

全忠已并郢州，遣兵攻师范，师范下之。会全忠围凤翔，昭宗诏方镇赴难，以师范附全忠，命杨行密部将硃瑾攻青州，且欲代为平卢节度。师范闻之，哭曰：“吾为国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与行密连盟。遣将张居厚、李彦威以甲槩二百舆给为献者，及华州，先内十舆，阖人觉，众擐甲噪，杀全忠守将娄敬思。是时崔胤方在华，闭门拒战，执居厚还全忠。

刘鄩袭兗州，入之。师范亦潜兵入河南，徐、沂、郢等十余州同日并发。全忠使从子友宁率军东讨。是时帝还长安，故全忠并魏博军屯齐州。王茂章方以兵二万合师范弟师诲攻密州，破之，以张训为刺史。进攻沂州，败其兵，还青州，半舍而屯。友宁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战急，友宁驱民十万，负木石，筑山临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围登州。茂章欲啖友宁，不肯救。未几，城破，友宁负胜攻别屯。茂章度汴军怠，与师范合击友宁于石楼，斩其首，传于行密。

全忠怒，悉军二十万倍道至。茂章闭营，伺军懈，毁壁出斗，还与诸将饮，讫，复战。全忠望见，叹曰：“吾有将如是，天下不足平！”于是退屯临淄。茂章畏全忠，乃敛军而南，使

李虔裕以五百人后拒。茂章解衣寐，虔裕呼曰：“追至，将军速去！”茂章曰：“吾共决死。”虔裕固请，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军覆，茂章免。全忠见虔裕，欲释之，瞋目大骂而死。张训召诸将谋曰：“汴人至，师少，何以待之？”众请焚城而亡，训曰：“不然。”即封府藏，下县门，密引兵去。汴军见府库完，德之，不追。

全忠留杨师厚围青州，败师范兵于临朐，执诸将，又获其弟师克。是时，师范众尚十余万，诸将请决战，而师范以弟故，乃请降。全忠归其弟，假师范知节度留后事，师范献钱二十万缗以谢军。汴将刘重霸执棣州刺史邵播，得其书八百纸，皆教师范战守，全忠惮而杀之。

葛从周围兖州，刘鄩不肯下，从周以师范命招之，乃尽出将士，开门降。从周为办装，使诣汴，鄩但素服乘驴而往。全忠赐冠带，辞曰：“囚请就縶。”不许。既见，慰之，饮以酒，固辞。全忠笑曰：“取兖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诸旧将上。诸将趋入，鄩一无让，全忠奇之。

岁余，徙师范于汴，亦縶素请罪。全忠见以礼，表为河阳节度使。既受唐禅，友宁妻诉仇人于朝，乃族师范于洛阳。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师范乃与家人宴，少长列坐，语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惧坑之则昭穆失序，不可见先人地下。

“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为泽州天井戍将，稍迁游奕使。中和元年，昭义节度使高浚击黄巢，战石桥，不胜，保华州，为裨将成邻所杀，还据潞州。众怒，方立率兵攻邻，斩之，自称留后，擅裂邢、洛、磁为镇，治邢为府，号昭义军。潞人请监军使吴全勳知兵马留后。时王鐸领诸道行营都统，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

囚全勣，以书请鐸，愿得儒臣守潞。鐸使参谋中书舍人郑昌图知昭义留事，欲遂为帅。僖宗自用旧宰相王徽领节度。时天子在西，河、关云扰，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窥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让昌图。昌图治不三月，辄去。方立更表李殷锐为刺史。谓潞险而人悍，数贼大帅为乱，欲销懦之，乃徙治龙冈。州豪杰重迁，有怨言。会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昭义监军祁审诲乞师，求复昭义军。克用遣贺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将击潞州，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杀殷锐，遂并潞州，表克修为节度留后。初，昭义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东三州为昭义，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旧军畀之。昭义有两节，自此始。

克修，字崇远，克用从父弟。精驰射，常从征伐，自左营军使擢留后，进检校司空。

方立倚硃全忠为助，故克用击邢、洺、磁无虚岁，地为斗场，人不能稼。光启二年，克修击邢州取故镇，进攻武安。方立将吕臻、马爽战焦冈，为克修所破，斩首万级，执臻等，拔武安、临洺、邯郸、沙河。克用以安金俊为邢州刺史，招抚之。方立丐兵于王镕，镕以兵三万赴之，克修还。后二年，方立督部将奚忠信兵三万攻辽州，以金啖赫连鐸与连和。会契丹攻鐸，师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险，忠信前军没。既战，大败，执忠信，余众走，脱归者才十二。龙纪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击邢，攻磁、洺，方立战琉璃陂，大败，禽其二将，被斧钺，徇邢垒，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斩其首者，假三州节度使！”方立力屈，又属州残堕，人心恐。性刚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劳。自顾不可复振，乃还，引酖杀。

从弟迁，素得士心，众推为节度留后，请援于全忠。

方攻时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数百赴之，假道罗弘信，不许，乃趋间入邢州。大顺元年，存孝复攻邢，迁掣邢、洛、磁三州降，执王虔裕三百人献之，遂迁太原。表安金俊为邢、洛、磁团练使，以迁为汾州刺史。

赞曰：以乱救乱，跋扈者能之；以乱不能救乱，险贼者能之。盖救乱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与共功。观王重荣宁不信哉！破黄巢，佐李克用平京师，若有为当世者。俄而奋私隙，逼天子出奔，虽馘硃玫，仆伪襄王，谓曰“定王室”，实卑之也。身死部将手，救乱而卒于乱，重荣两得之。不杀硃全忠，而为全忠诛，绝其嗣，宜矣。余皆庸奴下材，无所訾责云。

卷第一百七十九 列传第一百一十三

杨时殊孙

杨行密，字化源，庐州合肥人。少孤，与群儿戏，常为旗帜战阵状。年二十，亡入盗中，刺史郑綮捕得，异其貌，曰：“而且富贵，何为作贼？”纵之。与里人田頔、陶雅、刘威善。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约而还。秦宗权寇庐、寿间，刺史募杀贼，差首级为赏，行密以功补队长。都将忌之，俾出戍。将行，都将问所乏，对曰：“我须公头！”即斩之，自为八营都知兵马使。刺史走，淮南节度使高骈因表为庐州刺史。乃以田頔为八营都将，陶雅为左冲山将，讨定乡盗。

骈将吕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讨黄巢而阴图之。行密击杀公楚。秦宗权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时张敖据寿州，许勅据滁州，与行密拏战。又舒人陈儒攻刺史高瀛，瀛来告难，行密未能定。贼吴回、李本逐瀛，据其城，行密虏之，取舒州，为勅所夺。光启二年，张敖遣将魏虔攻庐州，大将李神福、田頔破之楮城。

毕师鐸、秦彦攻高骈，吕用之以骈命署行密行军司马，督其兵进援。客袁袭说行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权，彦乃以逆除暴，炽其乱。公亟应，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东，次天长，而扬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属之。彦以骑兵背城战，行密卧帐中，令曰：“贼近，报我。”俄而陷

一屯，别将李宗礼入曰：“兵相迫，战且不利，请坚壁，徐引归可也。”李涛怒曰：“以顺去逆，何众寡为！今尚何归，愿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战，俘杀如藉，彦军不出。会骈死，袭劝行密举军缟素，大临三日。进攻城，未能下。用之将张审晟诡伏西壕，杀阖者，启外兵，彦军疲，守逻皆溃去，行密入据扬州。未阅月，孙儒奄至，兵锐甚。袭见行密曰：“公之入，以少击众，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围，情见势殆，不如避之。”行密执海陵镇遏使高霸杀之，并其众，辇所收财归于庐。于是，硃全忠自为淮南节度使，遣将张廷范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军司马李璠知留后。行密大怒，廷范、璠不敢入。全忠更请以行密知观察留后。

当此时，孙儒强，赫然有吞吴、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袭劝还庐州，治兵为后计，行密乃还。既又谋趋洪州，袭不可，曰：“钟传新兴，兵附食多，未易图也。孙端据和州，赵晖屯上元，结此二人以图宣州，我绰绰有余力矣。”行密从之。端、晖次采石，行密自糝潭济，端等战不胜。袭劝行密“速趋蜀山，坚壁以须。宣人求战，示以弱，待其怠，一举可禽”。宣将苏瑋兵二万对屯，行密不战，分奇兵伐木开道四出，瑋惊北，遂围宣州。刺史赵锽粮尽，亲将多出降。

初，行密有锐士五千，衣以黑缁黑甲，号“黑云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为“黄头军”，以李神福为左右黄头都尉，兵锐甚。曲溪将刘金策锽必遁，给曰：“将军若出，愿自吾垒而偕。”锽喜，多遗之金，许妻以女。明日，噪城上曰：“刘郎不为尔婿！”锽宵遁，获之。锽，全忠故人也，发使求之。袭曰：“斩首送之，无后虑。”乃归锽首于汴。昭宗诏行密检校司徒、宣歙池观察使。

时韩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护送。而

李师悦在湖州，与杭州刺史钱镠战不解。苏、湖、常、润乱甚。行密虽得宣州，而蔡俦为孙儒所破，以庐州降。儒进攻行密，行密复入扬州，北结时溥扞儒。全忠遣庞师古将兵十万，自颍度淮助行密，败于高邮。行密惧，退还宣州，遣安仁义袭成及，取润州，自将三万屯丹阳。仁义又取常州，杀钱镠将杜棱。儒亦使刘建锋夺润、常。帝以杭州为防御使，授镠；以宣州号宁国军，授行密节度使。

大顺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构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广德，计曰：“兵倍不战，当避其锐，骄之。”乃退舍。儒众以为怯，守者懈，神福夜袭走之。儒将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击降旺，逐景思，攻梁山屯，破之，禽儒将李弘章。俄而田頔、刘威为儒所败。行密欲守铜官，神福曰：“儒扫境以来，利速战，宜坚壁老其师，则我无敌矣。又出轻骑绝贼粮道，使前不得战，退无仰储，不亡何待？”于是，行密以神福为宣池都游奕使。儒始乏食。

常熟名贼陈可儿间儒、行密之斗，窃入常州，自称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润州，张训入扬州，因执楚州刺史，以轻兵袭常州，斩可儿。

孙儒围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台濠作鲁阳五堰，挖轻舸馈粮，故行密军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頔守宣城，长驱入扬州。战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将尽，行密劳隐休息，其下遂安。议出盐茗畀民输帛，幕府高勣曰：“疮破之余，不可以加敛。且帑帑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邻所无，不积日，财有余矣。”行密纳之，始选吏绥劝所部。

蔡俦以庐州叛附硃全忠，纳孙儒将张顓，而倪章据舒州，与俦连和。行密遣李神福攻俦，破其将，俦坚壁不出。顓超堞降，行密以隶袁积军，积请戮之，行密爱其勇，更置于亲军。

未几，侑自杀。行密先冢皆为侑发掘，吏请夷发侑世墓，不许。表刘威为刺史。遣田頔攻歙州。于是，刺史裴枢有美政，民爱之，为拒战，頔兵数却。枢，朝廷所命者，食尽欲降，遗行密书，请还京师。行密以鲁郃代枢，州人不肯下，请陶雅代。雅于诸将最宽厚，以礼归枢于朝。是岁，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为舒州刺史。

乾宁二年，行密袭濠州。李简重甲绝水縋而入，执刺史张璠，以刘金守之，进取寿州。汴将刘知俊储谷石碭，将南袭。张训屯涟水，遣兵浮海掩得其廩。知俊战不胜，因攻涟水，大败，身仅免。诏拜行密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弘农郡王。

董昌为钱镠所攻，来告穷。行密遣台濠攻苏州，安仁义、田頔攻杭州，身督战。别将张崇为镠执，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负公，愿少待。”俄而还，自是行密终身倚爱。明年五月，破苏州，执镠将成及，以硃党守之。

硃延寿拔蕲、光二州，行密以霍丘当南北走集，以邑豪硃景为镇将。景骁毅绝人，诸盗莫敢犯。汴将寇彦卿以骑三千袭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许，苦战，彦卿败而去。田頔、魏约、张宣共围嘉兴，镠大将顾全武救之，执宣、约，逐頔驿亭埭。未几，泰宁节度使硃瑾率部将侯瓚来归，太原将李承嗣、史俨、史建章亦来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为将。于是，兵锐甚，强天下。

帝恶武昌节度使杜洪与全忠合，手诏授行密江南诸道行营都统，讨洪。汴将硃友恭、聂金率骑兵万人与张崇战泗州，金败。瞿章守黄州，闻友恭至，南走武昌栅，行密遣将马珣以楼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据险，不得前，友恭凿崖开道，以强弩丛射，杀章别将，遂围武昌。章率军薄战，不胜。友恭

斩章，拔其壁。

全忠率葛从周万骑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轻骑觐贼，汴兵围之。候者请救，再用曰：“稔必杀贼，第无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战，杀伤多，汴兵乃解。时亡马法峻，稔追汴军，得马乃还。从周涉淮围寿州，而庞师古、聂金以众七万壁清口。硃延寿击从周军，败之。行密欲汴围解，乃击师古。李承嗣曰：“公能潜师趋清口，破其众，则从周不击而溃。”行密出车西门，由北门去，以锐士万二千屹雪驰，迫清口，不进，壅淮上流灌师古军。张训自涟水来，行密使将羸兵千人为前锋。师古易之，方围棋军中，不顾。硃瑾、侯瓚以百骑持汴旗帜，直入师古垒，舞槊而驰。训亦登岸，超其栅。汴军大器，即斩师古，士死十八。全忠闻之，与从周皆遁走，追及寿阳，大破之。叩淝水，方涉，为瑾所乘，溺死万余。瑾徙屯安丰，汴将牛全节苦斗，后军乃得度。会大雪，士多冻死。颍州刺史王敬尧燎薪属道，汴军免者数千人。未几，复围寿州，七日走。

马珣收散卒三百，自黄州间道趋分宁，绝山谷，袭抚州。镠将危全諷列四壁，皆万人。珣谓诸将曰：“为诸君击中壁，食其谷以归。”乃夜击之，全諷走。明日，珣高会，广旗帜，伐鼓循山而下，连营溃。既还，行密骂曰：“竖子，不遂据其城邪！”

光化元年，秦裴取镠昆山镇，顾全武围之。行密诸将数败，全武遂围苏州，台濠固守，镠自以舟师至。濠食尽，行密遣李简、蒋勋迎之，败全武兵，濠得还。后军溃，裴援绝，全武劝其降。决水灌城，城坏，裴乃降。镠喜，具千人食以待。既至，士不及百。镠曰：“军寡，何拒之久？”裴曰：“粮尽归死，非仆素也。”初，成及之执，行密阅其室，唯图书药剂，将辟为行军司马，固辞，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礼而归之。镠

亦遣魏约等还。

全忠攻蔡州，奉国节度使崔洪来丐师。明年，遣硃瑾率兵万人攻徐州，屯吕梁，洪遂来奔。会雨霖，瑾引还。行密攻徐州，汴将李礼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将次辉州。行密战不胜，乃解。青州将陈汉宾拥兵送款行密，王绾、张训、周本率兵迎之，汉宾中悔，绾、训入见汉宾，约麾下：“飧我不过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汉宾释甲听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将硃友裕来救，撤围还。全忠谕马殷、成汭、雷满合兵攻行密，汭、满犹豫，汭恶殷事全忠，掠其境，满来结好。行密壁黄、鄂间，杜洪真鸩于酒、于井，弃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满连兵解围，行密还。诏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天复元年，传言盗杀钱镠，李神福急攻临安，顾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军青山，伪若引去，谍奔告，全武悉众蹙之。神福返斗，与伏夹攻，斩首五千级，执全武。明日，遂围临安，镠将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军中护镠先墓，禁樵采，镠遣使者厚谢。神福以镠不死，临安未可下，纳犒而还。

明年，大将刘存率兵二万、战船七百伐湖南。殷伏军长碛洲，以楼舰据上流，乘风颶沙，强弩射之，存军溃。行密归顾全武于镠，镠亦释秦裴以报。

帝在凤翔，以左金吾大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授行密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封吴王，承制封拜，且告难。时已削夺全忠封爵，诏西川、河东、忠义、幽州、保大、横海、义武、大同八道攻之。诏硃瑾为平卢节度使，繇海州取青、齐；冯弘鐸为感化节度使，出涟水，攻徐、宿；使硃延寿围蔡州；田頔捍钱勣；行密讨杜洪、马殷，以分全忠势。

行密乃以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刘存副之，遣冷业攻马殷。杜洪战屡败，婴城，请救于全忠。全忠使韩勍率步兵万人屯淝

口，荆南节度使成汭亦悉众救洪。神福逆战，败之，汭溺死，勅引众走。冷业屯平江，为三壁。殷将许德勋以锐卒号“定南刀”夜袭业，击三壁皆破，禽业，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时，杜洪困甚，且禽；会田頔、安仁义绝行密，行密召神福、存还计事，洪复振。頔之败，更以台濠为宣州观察使，复遣神福、存攻鄂州。顺义军使汪武与頔连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钟传，兵过武所，迎谒，缚武于军。

无锡当浙冲，行密使票将张可惊守之。缪劲兵三千夜袭城，可惊以百骑击走之，吏皆贺，答曰：“未也，方劳诸军一战。”乃蔽火敛旗以须。覘者以告，缪兵复至，可惊大破之。

台濠卒，行密以子渥为宣州观察使。天祐二年，王茂章、李德诚拔润州，杀安仁义。以王茂章为润州团练使。聂彦章等率舟师复伐殷，攻岳州。许德勋、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弃山之南，为木龙锁舟，夜徙三百舸断杨林岸。彦章入荆江，将趋江陵。佶蹙之，德勋以梅花海鹘迅舸进，断木龙，舟蔽江，车弩乱发，执彦章，溺死万人。殷释彦章还，德勋谓曰：“为我谢吴王，仆等数人在，湖、湘不可冀也。”

行密宽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负剑侍。陈人张洪因以剑击行密，不中，近将李龙禽斩之。佗日，侍剑如故。行密蚤出，有盗断马鞅，不之问，以故人人怀恩。始，乘孙儒乱，府库殫空，能约己省费，不三年而军富雄。尝过楚州，台濠盛供帐待之，行密一夕去，遗衣卧内，皆经补浣。濠还之，行密曰：“吾兴细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濠大惭。登城，见王茂章营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寝郁然，渠肯为我忘身乎？”茂章遽毁损。

方帝困凤翔，再遣使督兵，以为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给言粮尽，乃还。全忠胁帝东迁，行密耻愤被病。全忠

亦知天子倚行密为重，乃弑帝以绝人望。行密闻之，发丧，不视事三日，因是病笃，召将吏付家事，问嗣于其佐。周隐对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谗，唯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择贤者。”时刘威以宿将有威名，隐意属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还。行密召所亲严求曰：“我使周隐召吾儿而不至，奈何？”求往见隐，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温、王令谋约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奸人计。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应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淮南节度使留后。行密谕渥曰：“左衙都将张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乱，不得为儿除之。”卒，年五十四。遗令谷葛为衣，桐瓦为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诸将谥曰武忠。

张顥议归都统印于宣谕使李俨，行节度事。诸将畏顥，无敢对，渥流涕。骑军都尉李涛曰：“都统印，先帝所以赐王父子，安得授人？”诸将唯唯。顥投袂去，乃共请于俨，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节度副大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封弘农郡王。

渥好骑射。初与许玄膺为刎颈交，及嗣位，事皆决之，诸将莫敢忤。渥求王茂章亲兵不得，及去宣，辇帷帘以行，茂章嫚骂不与。逾年，遣兵五千袭之，茂章奔杭州。秦裴执钟匡时，渥授以江西制置使。硃思勳、范师从、陈鐸以兵戍洪州，渥为张顥所制，三人者，渥腹心也。顥胁以为有异谋，遣陈祐疾驰，怀短兵，微服入秦裴帐中，裴大惊，命饮，召三将入，皆色动，酒行，祐数其罪，皆斩之。渥召周隐曰：“君尝以孤为不可嗣，何也？”隐不对，遂杀之。

赞曰：行密兴贱微，及得志，仁恕善御众，治身节俭，无大过失，可谓贤矣。然所据淮、楚，士气剽而不刚。行密无霸材，不能提兵为四方倡，以兴王室，熟视硃温劫天子而东，谋

穷意沮，愤死牖下，可为长太息矣！

时溥，徐州彭城人。为州牙将。黄巢乱京师，节度使支详遣溥与陈璠率兵五千西讨。次河阴，军乱，剽居人。溥招戢其众，引还屯境上，疑不敢归。详以牛酒犒士，约悉赏其罪，军乃入，共推溥为留后，逐详客馆。溥厚具赏装，遣璠护还京师，夜驻七里亭，璠擅杀详，屠其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杀之。别遣将引锐兵三千入关，僖宗因以武宁节度命之。

巢败东走，围陈州，营浍水。秦宗权方据淮西，相联结。溥地介于贼，乃悉师讨之，军锋甚盛，连战辄克，授东面兵马都统。遂合许、兖、郓兵，逐尚让于太康，斩首数万级，让以所部万人降。溥遣将李师悦等追尾巢至莱芜，大破之。诸将争得巢首，而林言斩之，持归溥，以献天子，故破贼溥功第一。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钜鹿郡王。宗权阻兵，拜溥蔡州行营兵马都统。

贼平，与硃全忠争功，嫌隙日构。孙儒方与杨行密争扬州，诏全忠为淮南节度使平其乱。溥自以先起，功名显朝廷，位都统，顾不得而全忠得之，颇怅恨。全忠使司马李璠、郭言等东，兵道宿州，遗溥书请假道。溥辞不可，间其堕，以兵袭之。言战甚力，解而还。全忠怨，自是连岁略徐、泗，师不弛甲。全忠自将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穷，乞师于李克用。克用为攻碭山，硃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将。友裕进攻宿州，不能拔。时大顺元年也。

明年，丁会筑堤阡汴水，灌宿郭，三月，拔之，使刘瓚守。而溥将刘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军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饥，死丧十七以上。乃请和于全忠，全忠约徙地而罢兵。昭宗以宰相刘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师。溥虑去徐且见杀，惶惑不受命，谕军中固留，有诏听可。泗州刺史张谏闻溥已代，即

上书请隶全忠，纳质子焉。溥既复留，谏大惧，全忠为表徙郑州刺史。谏畏两怨集己，乃奔杨行密。行密以谏为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

硃友裕率军攻溥，婴城不出。有语全忠曰：“军行非吉日，故师无功。”全忠遣参谋徐璠至军责谕，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辞，士心堕矣。”焚其书，督饬馈，急攻之，溥将徐汶出降。溥求救于硃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将去，留精骑数千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趋之。”瑾兵二万与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战，瑾、溥还壁。明日复战，霍存败，死之。进逼友裕，友裕坚营不出，瑾食尽，还兖州。全忠使庞师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师古攻拔之。自是完全垒不战。王重师、牛存节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与妻子登燕子楼，自焚死，实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硃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闻里中，坐鬻盐抵死。宣亡命去青州，为王敬武牙军。黄巢之乱，敬武遣将曹存实率兵西入关，而宣为军候，道郛州。是时，节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战死，其将崔君裕摄州事。存实揣知兵寡，袭杀之，据其地，遂称留后。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总帐下兵。

中和初，魏博韩简东窥曹、郛，引兵济河。存实迎战，死于阵，宣收残卒婴城。简围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节度使，累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宣有众三万，弟瑾勇冠三军，阴有争天下心。瑾嗜残杀，光启中，求婚于兖州节度使齐克让，托亲迎，载兵窃发，逐克让，据府自称留后，天子即授以帅节，兄弟雄张山东。时秦宗权悉兵攻硃全忠，使秦贤列三十六壁，自将督战。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与瑾身率师往击宗权，宗权败走。

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笃密，而内忌其雄，且所据皆

劲兵地，欲造怨乃图之。即声言宣纳汴亡命，移书诋让。宣以新有恩于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显结其隙，使硃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还范。范珍围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将击罕，斩之，拔濮州，硃裕奔归郛，使珍薄郛挑战，宣不出。裕为书给降，导珍入，信之，夜以兵数千傅城。裕开门，军入，县门发，死者数千，纵礮石击未入者，杀裨将百余人。复取曹，以郭词为刺史，大将郭铢斩词奔全忠。瑾谋悉兵袭汴，全忠乃自攻瑾。瑾以兵掠单父，与全忠将丁会转战，不胜，去。

景福初，复伐宣，令从子友裕先驱，自继之。次卫南，宣以轻兵夜掩友裕军，走之，据其营。全忠未知，运粮以入，乃觉，走瓠河，与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驰壮骑谍郛虚实，身将而北。会宣引还，纵兵战，全忠南走，绝堑去，几不脱，大将多死。乃谋持久，徼极取宣，岁一再暴其鄙，夺之食，俘其工织，秬有存者。宣令贺瑰守濮州，为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进击徐州，时溥求援于宣，战不胜而还，溥遂亡。全忠即遣庞师古攻齐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宁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结垒。宣、瑾三分其兵出击之，全忠迎战东阿，南风急，汴军居下，甚惧。俄而风返，全忠得纵火焚其旁，燹薰涨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战，禽其将三人。全忠还。

明年，使硃友恭击兖州，瑾坚壁，乃堑而守。宣饷瑾，友恭夺其粮。全忠自军单父。会宣求救于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数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麦，败克用将李承嗣等，乃还。宣追之，大钞曹州。其秋，全忠复攻郛，壁梁山。宣、克用挑战，全忠设伏破之，斩首数千级，引而南。克用蹑全忠后，至柏和，大寒，全忠军多死。不阅月，复围兖州，因略地龚丘。贺瑰以

奇兵击全忠辎重，不及，战钜野东，瑰大败，见禽，师无子余。军道大陂，风暴起，全忠曰：“岂杀人有遗邪？”乃搜军中，复斩数千人，风亦止，执瑰示城下。

瑾之兄琼守齐州，见势屈，以州归全忠，结同姓欢。全忠许之，轻骑至军，全忠劳苦加礼，因使招瑾。瑾领精骑鬲池笑语如平生欢，乃使将胡规伪送款，欲得琼躬上符节。全忠不之虞，瑾伏壮士桥下，琼单骑至，方交语，士突起，掖琼以入，斩其首弃城下，汴军大震。全忠恚，数日乃去。

三年，克用使其将李瑋以兵屯莘援宣，为罗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庞师古伐宣，宣逆战，败于马颊河。师古迫其西门，兵不出。

全忠之攻宣，凡十兴师，四败绩。宣才将皆尽，益内沮，度不能与全忠确，则固守，增堞深沟为不可逼。明年，葛从周密造舟于堑，师人逾而升。宣出奔，为民所缚，追至，执以献，全忠斩之而纳其妻。使师古攻兗州。二月，食尽，瑾自出督刍粟，转掠丰、沛间，而子用贞及大将康怀英等举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怀宾不纳，乃趋海州，刺史硃用芝以其众与瑾奔杨行密，行密迎之高邮，解玉带以赐，表领徐州节度使，畀以兵。师古、从周以兵七万讨行密，瑾败之清口，击杀师古，而从周还，师至滑水，方涉，瑾追及，杀伤溺死几尽。瑾事行密尤尽力。

孙儒，河南河南人。以橐卜横里中，隶忠武军为裨校，与刘建锋善。黄巢乱，以兵属秦宗权，为都将。光启初，宗权遣儒攻东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宫阙，屠居人。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与儒战洛水，爽败，儒亦东围郑州。硃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众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进拔河桥，遂取河阳，留后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阴，儒掠汴鄙，全忠兵却，屯胙

城东南，列伪旗鼓疑之，儒乃还。

会全忠与宗权战，宗权败走。儒闻，杀孟人，不尸于河，焚井邑，乃去。宗权又遣儒钞淮南，乘高骈之乱，儒留濠州。会杨行密得扬州，宗权使弟宗衡争淮南，以儒为副，建锋为前锋。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战万里，赏罚繇己，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贵，死得庙食乎？”未几，汴兵攻蔡，宗权召之，儒称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会帐下，酒酣，斩宗衡，并其众。与建锋、许德勋等盟。有骑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数万，号“土团白条军”。

文德元年，破扬州，自为淮南节度使，与时溥连和。初，全忠尝以书招儒，故又纳款于汴，且送宗衡、秦彦、毕师鐸首，全忠藉以闻。昭宗授儒检校司空，全忠署为招讨副使。

龙纪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还。行密走，始得润、常、苏三州，兵益强，使建锋守润、常。全忠约行密图之。儒谋定江南，乃北争天下，畏全忠捣虚，乃遣人卑辞厚贿，全忠荐于朝，诏授淮南节度使。

大顺元年，行密取润州，以安仁义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军度江，建锋复拔常、润，仁义走。全忠遣将庞从等军十万奄至高邮，儒悉师御之，故仁义间取润州，刘威、田頔等败建锋于武进，取常州。杭州钱镠将沈粲自苏州奔儒，行密诸将在润、常者，皆为建锋所逐，仁义、頔弃润州走。

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转战，召建锋皆行。行密诸将屯险者，闻儒至，皆走。頔、威等合兵三万，邀儒黄池。儒遣马殷击走之。儒营广德，乘胜至东溪，淮人大恐。行密遣台濛屯西溪，自引军逆战。儒军围之数重，黑云将李简以骑驰之，行密乃免。儒遂围宣州，行密乞师于钱镠。会溪潦暴涌，广德、黄池诸壁皆没，儒分兵取和、滁二州。

其秋，儒焚扬州，引而西，传檄远近，号五十万，旌旗相属数百里，所过烧庐舍，杀老弱以给军。行密惧，将遁去。戴规曰：“儒军数败，今扫地而至，决死于我，若吾遣降者间至扬州，抚尉衣食，使儒军闻其家尚完，人人思归，不战可禽也。”

“行密乃遣亲将入扬州，取儒营粮数十万斛以稟饥民。儒屯广德，陶雅以骑军破儒前锋，屯严公台。十二月，颀、威与儒决战，皆大败。儒连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润州，扼其归路。”

景福元年，儒复围宣州，屯陵阳。行密战不利，谋出奔，时刘威方系狱，且死，行密穷，更召问计，对曰：“儒焚仓隤垒以来，粮尽将为我禽。若劲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请据险邀儒粮。行密乃分兵攻广德，壁而绝饷道。军适大疫，儒病{疒占}，遣建锋、殷钊诸县。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义、颀背城决战，破五十壁。会暴澍且冥，儒军大败。儒病甚，殷弁不能兴。颀执儒献行密，诸将皆降。儒就刑于市，见刘威曰：“中君之谋。”儒尝引鉴搔首曰：“此头不久当入京师。”至是，传首阙下。建锋、殷哭之，相语曰：“公常有志庙食，吾等有土，当庙以报德。”及殷据湖南，表儒赠司徒、乐安郡王，立庙以祀。

卷第一百八十 列传一百一十四

高赵田硃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为营使。黄巢陷京师，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黄头军部将李鋹巩咸以兵万五千戍兴平，数败巢军。贼号蜀兵为“鷄儿”，每战，辄戒曰：“毋与鷄儿斗。”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选卒二千，使仁厚将而东。

先是，京师有不肖子，皆著叠带冒，持挺剽闾里，号“闲子”。京兆尹始视事，辄杀尤者以怖其余。窦涌治京兆，至杀数十百人，稍稍惮戢。巢入京师，人多避难宝鸡，闲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状，下约入邑间纵击。军入，闲子聚观嗤侮，于是杀数千人，坊门反闭，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闾里乃安。

会邛州贼阡能众数万略诸县，列壁数十，涪州刺史韩秀升等乱峡中，韩求反蜀州，诸将不能定。敬瑄召仁厚还，使督兵四讨，屯永安。阡能遣谍者入军中，吏执以献，谍自言父母妻子囚于贼，约不得军虚实且死。仁厚哀之，曰：“为我报贼，明日我且战，有能释甲迎我者，署背曰‘归顺’，皆得复农矣。”纵谍去，命诸将毁栅，鼓而前。贼渠罗浑擎设伏诈降，仁厚遣将不持兵入谕其众，皆真降。浑擎诈穷而逸，吏执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语。”降众署背得免，则告诸壁：“大军至。”贼帅句胡僧大惊，斩之，莫能禁，众执胡僧以降。韩求知大

贼已禽，徇诸壁曰：“敢出者斩！”众骂之，求赴水死，众钩出，斩以徇，余栅皆下。仁厚按辔徘徊视贼垒，吏请焚之，仁厚命取财粮，乃纵火，尸贼成都。仁厚还，天子御楼劳军，授仁厚检校尚书左仆射、眉州刺史。

敬瑄与仁厚谋曰：“秀升未禽，贡输梗夺，百官乏奉，民不盐食。公能破贼，当以东川待公。”仁厚许之。诏拜行军司马。仁厚闻贼储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锐兵濒江，伐木颓水碍舟道，负岸而阵。使游军逼贼，久不战，则夜以千卒持短刀、强弩直薄营，火而噪之。秀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鹜没凿舟，皆沈，众惧，多溃。秀升斩溃兵，欲胁止之，众怒，执秀升以降。仁厚问状，对曰：“天子蒙尘，反者何独我？”仁厚槛车送行在，斩于市。

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初隶神策军，累迁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闻敬瑄仁厚代己，有望言。敬瑄讽帝召师立以本官兼尚书右仆射，师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杀监军田绘，屯涪城，遣兵攻绵州，不克。又檄剑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为指挥应接使，卓文不应。帝乃下诏削官爵。敬瑄即表仁厚为东川节度留后，杨茂言为行军副使，杨棠为诸军都虞候，率兵三万讨之。师立遣大将张士安、郑君雄守鹿头关。仁厚次汉州，前军战德阳，师立婴城，阅四旬，夜出兵扰北栅，仁厚设两翼而伏，披栅门列炬，贼不敢进，伏发，击走之。杨茂言谓仁厚且败，引兵走，久乃还。明日，会诸将，仁厚曰：“副使当以死报天子。”斩而徇。于是士安不敢出，师立自督士，十战皆北。仁厚约城中斩首恶者赏，君雄呼于军曰：“天子所讨，反者耳，吾等何与？”乃与士安哗而进，以仁厚书示师立曰：“请以死谢众。”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诛其家，献首天子。仁厚入府，纵系囚，赈贫绝。诏拜剑南东川节度使。

光启二年，遂据梓州，绝敬瑄。君雄时为遂州刺史，亦陷汉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将李顺之逆战，君雄死。又发维、茂州羌军击仁厚，斩之。乾宁中，皆追赠司徒。

赵犇，陈州宛丘人，世为忠武军牙将。犇资警健，儿弄时好为营阵行列，自号令指顾，群儿无敢乱。父叔文见之，曰：“是当大吾门。”稍长，喜书，学击剑，善射。会昌中，从伐潞州，收天井关，又从征蛮，忠武军功多，迁大校。

黄巢入长安，所在盗兴，陈人诣节度府，请犇为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视事，会官属计曰：“巢若不死长安，必东出关，陈其冲也。”乃培城疏堑，实仓库，峙藁薪，为守计。民有贫者悉内之，缮甲兵，募悍勇，悉补子弟领兵。巢败，果东奔。贼将孟楷以万人寇项，犇击禽之。僖宗嘉其功，迁累检校司空。巢闻楷死，惊且怒，悉军据浉水，与秦宗权合兵数十万，缭长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犇令曰：“士贵建功立名节，今虽众寡不敌，男子当死地求生，徒惧无益也。且死国，不愈生为贼乎？吾家食陈禄，誓破贼以保陈，异议者斩！”众听命。引锐士出战，屡破贼。巢益怒，将必屠之，乃起八仙营于州左，僭象宫阙，列百官曹署，储粮为持久计。宗权输铠仗军须，贼益张。犇小大数百战，胜负相当，故人心固，乃间道乞师于硃全忠。未几，汴军至，壁西北，陈人思奋，犇引兵急击贼，破之。围凡三百日而解。

中和五年，擢彰义军节度使。巢虽败，宗权始炽，略地数千里，屠二十余州，唯陈赖犇独完，以功检校司徒，加泰宁、浙西两节度，皆在陈并领之。龙纪初，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忠武军节度，仍治陈州，流亡踵还。与弟昶至友爱，后将老，悉以军事付之，乃卒，赠太尉。

犇悉忠力以孤城抗贼，巢卒败亡。然附全忠，亦赖其力复

振，故委输调发助全忠，常先它镇云。

昶，字大东，神采轩异，而内沈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围，昶夜率取师，疲而寝，如有神相之者。黎曙决战，士争奋死斗，禽贼酋数人，斩级千余。鞏领泰宁，以昶为州刺史、检校尚书右仆射。当时，方镇言忠壮吏治，举言鞏、昶。鞏之老，乃授留后，迁忠武节度使，亦留陈。进检校司徒。劭劝农桑，于人有恩惠。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宁二年卒，年五十三，赠太尉。

鞏子珣，字有节。雄毅喜书，善骑射。巢之难，激励麾下，约皆死。以先冢迎贼，畏见残骸，即夜缢死，取枢以入。库有巨弩，机牙坏，不能张，珣以意调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马皆洞，贼畏不敢逼。以劳检校尚书右仆射，遥领处州刺史。

昶帅忠武，珣迁行军司马。昶之丧，知忠武留后，政简济，上下安之。全忠表为忠武军节度使。陈土恶善圯，珣叠甃表墉，遂无患。三加检校太保。光化三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邓艾故迹，决翟王渠溉稻以利农。一家三节度，相继二十余年，陈人宜之。

天复初，韩建帅忠武，以珣知同州节度留后。昭宗还长安，诏入朝，赐号“迎銮功臣”。以检校太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从东迁。岁余，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赠侍中，陈人为罢市。

田頔，字德臣，庐州合肥人。略通书传，沈果有大志。与杨行密同里，约为兄弟。应州募屯边，迁主将。行密据庐州，頔谋为多。攻赵锽于宣州，锽出东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谓追骑不能及。頔乘轻舫追之，锽惊，遂见禽。行密表頔为马步军都虞候。

沙陀叛将安仁义奔淮南，行密大喜，属以骑兵，使在頔右，两人各冠军中，共攻常州，杀刺史杜棱。钱镠方屯润州，一夕

潰。会孙儒南略，頔等屯丹阳，儒火扬州，壁广德，頔破其屯。与战，頔走，行密怒，夺其兵。或谏行密曰：“强敌傅垒，不用頔，非计也。”行密复将頔。儒诒书仁义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军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义为润州刺史，頔宁国军节度使。累迁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仁义至检校太保。

頔已平冯弘鐸，至扬州谢行密。左右求货不已，狱吏亦有请，頔怒曰：“吏凯吾入狱邪！”又求池、歙为属州，行密不许，頔始怨。将还，指府门曰：“吾不复入此。”

是时，钱镠部将徐绾叛，镠入杭州逐绾，绾屯灵隐山迎頔。

頔遣客何晓见镠曰：“王宜东保会稽，无为虚屠士众也。”

“镠曰：‘军中小叛常然，公为人长，何助逆耶？’頔攻北门，镠登城与语，射中麾下。頔筑垒绝往来道，镠患之，出金币十舆，募能夺地者。陈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驰击，夺其地，镠授璋衢州刺史。頔攻城未能克，将济江绝西陵，为镠将所却，围益急。”

先是，行密欲女镠子，镠急，乃遣元鍼迎女，且告行密曰：

“頔得志，为患必大，请以子为质，愿召还頔。”行密使人谓頔曰：“不还，我遣人代守宣州。”頔不从。镠输钱二百万缗犒军，頔又请镠子元瓘出质，乃与绾引兵还。然内怨行密与镠，因移书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虽狂奔澶漫，终为涸土，不若顺流无穷也。东南扬为大，刀布金玉积如阜，愿公上天子常赋，頔请悉储峙，单车以从。”行密答曰：“贡赋繇汴而达，适足资敌尔。”于是頔绝行密，大募兵。李神福白行密：“頔必叛，宜先图之。”行密曰：“頔有大功，而反状未明，杀之，诸将不为用。”頔遣其佐杜荀鹤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须变。行密以康儒在頔所，故授庐州刺史以间

之。顓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谋，死无地矣。”

顓与安仁义连和攻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养之。神福方与刘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谓诸将曰：“顓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顓遣李皋诒书神福曰：“公家在此，苟从我，当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从吴王，任上将，终不以妻子易意。”乃斩皋，破顓兵于曷山。始，顓将王坛等以舟师蹙神福后，至吉阳矶，不战。会日暮，坛掩神福军半济，神福反舟顺流急击，大破之，因纵火，士多死。明日，坛复战，败于皖口，顓乃自将来战。神福曰：“贼弃城而来，此天亡也。”乃濒水坚壁不出，请行密以兵塞顓走道。

仁义焚东塘战舰，夜攻常州，不克，转战至夹冈，立二帜，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向。顓陈舟芜湖。行密遣将王茂章攻润州。仁义以善射冠军中，当时称硃瑾槊，米志诚弩，皆为第一。仁义常曰：“志诚弩十，不当瑾槊之一；瑾槊十，不当吾弓之一。”人以为然。又其治军严，善得士心。战卒数百，濠梁不毁，开门斗，先告所当中，然后射之。茂章等不敢与确。行密遣使谓曰：“吾不忘公功，能自归，当复为行军副使，但不可处兵。”仁义欲降，其子固谏，乃止。

行密召其将台濠泣语曰：“人尝告顓必反，我不忍负人，顓果负我。吾思为将者非公莫可。”濠顿首谢，率骑度江，为阵以行。士笑其怯，濠曰：“顓宿将多谋，备之何害？”与王坛等战广德，濠以行密书遗坛诸将，皆再拜气夺。濠麾兵击之，坛走。神福既以不战困顓，顓绐言母病，还至芜湖。闻坛败，留精兵二万属郭行琮，身走城。濠之行，为狭营小舍，觐者以为才容二千人，顓轻之，不复召兵。与战黄池，矢石始交而濠遁，兵争逐北，遇伏，顓大败，召芜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坛皆归行密，顓恚，自料死士数百，号“爪牙都”，身薄战。濠

退军示弱，士超隍，濠殊死战，军溃。顓奔城，桥陷，为乱兵所杀，年四十六。其下犹斗，示顓首，乃溃。

顓始以元瓘归，战不胜，辄欲杀之，顓母护免。及鏐与行密合，顓曰：“今日不胜，必杀元瓘。”已而顓死，传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礼，亦葬康儒，還元瓘于杭。

顓善为治，资宽厚，通利商贾，民爱之。善遇士，若杨夔、康駉、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为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应。顓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为尽力。夔知顓不足亢行密，著《溺赋》以戒，顓不用。

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润州，安仁义以家属保城楼，兵不敢登。召李德诚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缚，父子斩扬州市。

濠，字顶云，亦合肥人。顓破，行密表为检校太保、宣州观察使。天祐初卒。

硃延寿者，庐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彦、毕师鐸、赵锽、孙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宽恕结人心，而延寿敢杀。时扬州多盗，捕得者，行密辄赐所盗遣之，戒曰：“勿使延寿知。”已而阴许延寿杀之。

初，寿州刺史高彦温举州入硃全忠，行密袭之，诸将惮城坚不可拔，延寿鼓之，拔其城即表为淮南节度副使。全忠犹屯寿春，延寿以新军出，每旗五伍为列，遣李厚以十旗击西偏，不胜，将斩之，厚请益五旗，殊死战，全忠引去。于是取黄、蕲、光三州，以功迁寿州团练使。

昭宗在凤翔，诏延寿围蔡以披全忠势，擢奉国军节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寿开门不设备，而不敢逼也。延寿用军常以寡斗众，败还者尽斩之。

田顓之附全忠，延寿阴约曰：“公有所为，我愿执鞭。”

頔喜，二人谋绝行密。行密忧甚，给病目，行触柱僵。妻，延寿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丧明，诸子幼，得舅代我，无忧矣。”遣辩士召之，延寿疑，不肯赴。姊遣婢报故，延寿疾走扬州，拜未讫，士禽杀之，而废其妻。

赞曰：全忠，唐之盗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后已。田頔使出军赋而助之，此其谋责难而绝之，非忠于唐也。弃所附而觊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硃，材不足为吴、蜀之老，可与事天子哉！

卷第一百八十一 列传第一百一十五

三刘成杜钟张王

刘建锋，字锐端，蔡州朗山人。为忠武军部将，与孙儒、马殷同事秦宗权。儒之败，建锋、殷收散卒，转寇江西，有众七千，推建锋为主，殷为前锋，张佶为谋主，略洪、虔数州，众遂十余万。乾宁元年，取潭州，杀武安节度使邓处讷，自称节度留后，奉表京师，诏即拜检校尚书左仆射、武安军节度使。

建锋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陈贍为建锋御者，妻美且艳，乃私之。贍怒，袖铁挝击建锋死，断其喉。众推张佶为帅，佶固辞，马殷是伤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主。”时马殷攻邵州未克，于是遣人迎殷，磔贍于市。

殷至，佶坐受其谒。既而率将吏推殷为留后。诏即除检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杨行密、刘隐皆养士以图王霸，谓其属高郁曰：“吾欲重币以奉四邻而固吾境，计安出？”郁曰：“荆南暗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邸京师，归天子职贡，王人来锡命，四方畏服，然后按兵讨不廷，霸业成矣。”殷悟，厚结宣武硃全忠以请于朝，乃拜湖南节度兵马留后。郁又教殷铸铅铁钱，十当铜钱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户置邸阁居茗，号“八床主人”。岁入算数十万，用度遂饶。

于是收邵、衡、永、道、郴、连六州，进攻桂州，执留后

刘士政。诸城望风奔溃，尽得昭、贺、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执宁远节度使庞巨曦，虏其众及货。昭宗在凤翔，难方亟，遣中人间道赐殊书，密诏使殷与杨行密攻汴州，殷兵讫不出。

殷弟竇，沈勇知书史，从孙儒为盗，晚事杨行密为黑云军使。与钱镠战，数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归汝于兄。”辞曰：“竇一败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至，但谊不忍舍公。”行密具赍以遣曰：“尔还，与兄共食湘、楚，然何以报我？”答曰：“愿通二国好，使商贾相资。”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副。每劝殷与行密连和，殷畏全忠，卒不克。

殷与建锋同里人，凡宗权党散为盗者，皆以酷烈相矜，时通名“蔡贼”云。

成汭，青州人。少无行，使酒杀人，亡为浮屠。后入蔡贼中，为贼帅假子，更姓名为郭禹。当戍江陵，亡为盗，保火门山。后诣荆南节度使陈儒降，署裨校。久之，张瑰囚儒，以禹凶慄，欲杀之。禹结千人奔入峡，夜有蛇环其所，祝曰：“有所负者，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袭归州，入之，自称刺史。招还流亡，训士伍，得胜兵三千，秦宗权故将许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讨荆南部将牟权于清江，禽权，取其众。禹又破其将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节度留后，始改名汭，复故姓。

宗权余党常厚攻夔州。是时，西川节度使王建遣将屯忠州，与夔州刺史毛湘相唇齿，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军之间攻之，二军使人诋辱汭，韩楚言尤剧，汭耻之曰：“有如禽贼，当支解以逞！”会存夜斩营袭厚，破之，厚奔万州，为刺史张造所拒，走绵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语夫曰：“君常辱军，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决。李砺刀席下，方共食，复语之，

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断其首，并杀三子，乃自刭。汭畏其烈，礼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马刘昌美守夔，率存溯江略云安，建将皆奔。存按兵渝州，尽下濒江州县。

时王建肇据黔州自守，帝以建肇为武泰军节度使。汭遣将赵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为留后，存为万州刺史。存不得志，汭遣客伺之，方蹴球，汭曰：“存必叛，自试其力矣。”遣将袭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与王建肇皆降于王建。

汭颇知吏治，尝录囚，尽其情。垫江贼阴杀令，其主簿疑小史导之，讯不承。临刑曰：“我且讼地下。”逾月，吏暴死。汭闻，益详于狱。始治州，民版无几，未再期，自占者万余。帝数诏刻石颂功，辄固辞。时镇国节度使韩建亦以治显，号“北韩南郭”。汭进累检校太尉、中书令、上谷郡王。云安榷盐，本隶盐铁，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万。初任贺隐，隐，贤者也，故汭所举少过。晚得妻父任之，谮害诸子，汭皆手杀之，至绝嗣。澧、朗本荆南隶州，为雷满所据，别为节度，汭数请之，宰相徐彦若不许。及彦若罢，道江陵，汭出怨言，彦若曰：“公专一面，自视桓、文，一贼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汭大惭。晚喜术士，饵药濒死而苏。

天复三年，帝诏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围鄂州，硃全忠使韩勅救之，讽汭与马殷、雷彦威犄角。汭身自将而行，下知汭不足亢行密，无敢谏，唯亲吏杨师厚劝之。汭为巨舰，堂皇悉备，行至公安，卜不吉，欲还，师厚曰：“公举全军，中道还，何以见百姓？”汭乃行。彦威潜师略江陵，汭诸将念私，无斗志。淮南将李神福壁沙桥，望汭军曰：“战舰虽盛，首尾断绝，可取也。”击汭君山，败之，火其船，众大溃，汭投江死，士民皆为彦威所劫。韩勅走还。王建遂取夔、施、忠、万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国事，请与杜洪皆立庙云。

杜洪，鄂州人。为里俳儿。乾符末，黄巢乱江南，永兴民皆亡为盗。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侵，于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审中为董昌所拒，走客黄州。中和末，闻绍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为州将，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启二年，安陆贼周通率兵攻审中，审中亡去，洪乘虚入鄂，自为节度留后，僖宗即拜本军节度使。

是时，永兴民吴讨据黄州，骆殷据永兴，二人皆隶土团者也，故军剽甚。洪虽得节制，而附硃全忠，绝东南贡路。乾宁初，身自将击讨，乞师淮南，杨行密遣硃延寿助之。洪引还，延寿拔黄州，俘讨献京师。骆殷弃永兴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骆殷，倚为心腹，间取永兴守之。

全忠方围凤翔，昭宗遣使者东出，道武昌，洪皆杀之。时行密略光州，诏洪出兵，与忠义赵匡凝、武安马殷袭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刘存率舟师万人讨洪，骆殷弃永兴走，县民方诏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诏，大喜，以永兴壮县，馈饷所仰，既得，鄂半矣，遂进围鄂州。

洪婴城，请救于汴，全忠率兵五万营霍丘。行密御之，汴兵不利，引还，使别将吴章以三千兵解围，神福迎破之。时全忠方与河东军薄战，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于马殷，殷不答。洪计穷，复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吴章兵万三千救洪。淮南将刘存浚坎傅城。殷为洪谋曰：“淮兵深入，仰永兴以济，若奇兵取之，贼不战而溃。”洪以精兵合汴人间道掩永兴，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诏、苗璘当之。汴亡卒走淮壁，言军虚实曰：“郢军懦，可取，开道军不可当也。”璘曰：“杀强则弱者挠矣。”乃自击开道军，败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军气沮，存使辩士临说，洪恃汴方强，无降意。或劝存急击援兵，则城自下，存曰：“击之，贼入，则城固矣；若纵其遁，城可

取也。”俄而汴军走，是日城陷，执洪及曹延祚，穷斩其余。行密见洪，责曰：“尔同逆贼弑主，与孤为仇，吾军还，而复为贼后拒，今定何如？”洪谢曰：“不忍负殊公。”与延祚皆斩扬州市。以刘存守鄂州。行密死，马殷遂取其地。

钟传，洪州高安人。以负贩自业，或劝其为盗必大显。时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乱，众推传为长，乃鸠夷獠，依山为壁，至万人，自称高安镇抚使。仙芝遣柳彦璋略抚州，不能守，传入据之，言诸朝，诏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抚民危全諷间传之去，窃州以叛，使弟仔昌据信州。僖宗擢传江西团练使，俄拜镇南节度使、检校太保、中书令，爵颍川郡王，又徙南平。

传率兵围抚州，天火其城，士民大惶惊，诸将请急攻之，传曰：“乘人之险，不可。”乃祝曰：“全諷罪，无害民者。”火即止。全諷闻，谢罪听命，以女女传子匡时。传以匡时为袁州刺史，击马殷。又以彭玕为吉州刺史。玕，健将也，传倚以为重。

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赆，故士不远千里走传府。传少射猎，醉遇虎，与斗，虎搏其肩，而传亦持虎不置，会人斩虎，然后免。既贵，悔之，戒诸子曰：“士处世，尚智与谋，勿效吾暴虎也。”乃画搏虎状以示子孙。凡出军攻战，必祷佛祠，积饷饼为犀象，高数寻。晚节重敛，商人至弃其货去。天祐三年卒。

匡时自立为节度观察留后。次子匡范为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结汴人图扬州。杨渥使秦裴攻匡时，围洪州。匡时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军大掠三日止，执匡时及司马陈象归扬州。渥切责，匡时顿首请死，渥哀赦之，斩象于市。

彭玕既失援，厚结马殷，且观虚实，使者还曰：“殷将校辑睦，未可图也。”遂归款，玕通《左氏春秋》，尝募求西京《石经》，厚赐以金。扬州人至相语曰：“十金易一笔，百金偿一篇，况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始，危全讽闻匡时立，喜曰：“听钟郎为节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潜谋攻渥。会淮南亡将王茂章过州，请曰：“闻公欲大举，愿见诸将军才否。”全讽搜众十万，邀茂章观之，对曰：“扬州有士三等，公众正当其下，盍更益之？”全讽不能答。后为杨氏所并。

刘汉宏，本兖州小史，从大将击王仙芝，劫辎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庐，廛无完家。于是都统王鐸遣将崔锺降之，表为宿州刺史，汉宏恨赏薄，有望言。会浙东观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汉宏观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贡输踵驿而西，帝悦，宠其军为义胜军，即授节度使。汉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辄曰：“天下方乱，卯金刀非吾尚谁哉？”鸦噪诸廷，命斫树，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斩白蛇，何畏一木！”

中和二年，遣弟汉宥率诸将攻杭州，壁西陵，为董昌所败。复遣兵七万濒江而屯，昌使钱镠宵济袭破之。明年，汉宏屯黄岭，发洞獠同攻昌，镠出富阳击诸营，多溃去。汉宏大沮，悉军十万，列舰西陵，谋宵济袭昌。禱于江，有一矢坠前，恶之。俄与镠遇，镠俘馘五千，汉宏羸服走，或执之，绐而免。明日复战，镠斩其弟汉容、将辛约。时钟季文守明州，卢约处州，蒋瑰婺州，杜雄台州，硃褒温州。褒兵最强，故汉宏使褒治大舰习战，以史惠、施坚实、韩公汶将其军。帝闻杭、越拏战，遣中人焦居璠持节诏通好，皆不奉诏。

光启二年，镠率诸将攻越，自趋导山，破公汶于曹娥埭。与褒战，烧其舰，进屯丰山。坚实诣镠降，汉宏率麾下六百人

走台州，鏖斩其母妻于屯。杜雄殄其军，皆醉，执汉宏以见董昌。汉宏曰：“自古岂有不亡国邪？”昌使斩于市，叱刑者曰：“吾节度使，非庸人可杀。我尝梦持金杀我者，必钱鏐也。”昌命鏐斩之。

张雄，泗州涟水人。与里人冯弘鐸皆为武宁军偏将。弘鐸为吏辱，雄为辩数，并见疑于节度使时溥。二人惧祸，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苏州据之。稍稍啸会，战舰千余，兵五万，乃自号“天成军”。

镇海节度使周宝之败，奔常州，闻高骈将徐约兵锐甚，诱之使击雄，与之苏州。雄匿众海中，使别将赵晖据上元，资以舟械。宝兵散，多降晖，众数万。雄即以上元为西州。负其才，欲治台城为府，旌旗衣服僭王者。

杨行密围扬州，毕师鐸厚赍宝币，啖雄连和。雄率军浮海屯东塘。是时扬州围久，皮囊革带食无余，军中杀人代粮，才千钱。闻雄至，间道挟珍走军，以银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为直。雄军富过所欲，即不战去。晖数剽江道，雄击杀之，坑其众，自屯上元。大顺初，以上元为升州，诏授雄刺史。未几，卒。雄善驭众，人思之，为立庙。弘鐸代为刺史。

弘鐸善骑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鐸纳好。然倚兵舰完利，谋取润州，遣客尚公乃进说行密，行密不从。客曰：“公不见听，未知胜几楼船？”时行密大将田頔在宣州，阴图弘鐸，募工治舰。工曰：“上元为舟，市木远方，坚緻可胜数十岁。”頔曰：“我为舟于一用，不计其久，取木于境可也。”弘鐸介宣、扬间，不自安，而州数有怪。天复二年，大风发屋，巨木飞舞，州人骇曰：“州且易主。”大将冯晖等劝弘鐸悉军南向，声言讨钟传，实袭頔。行密知之，遣客说止，不听。頔逆击于曷山，弘鐸大败，收残士欲入海。行密惧复振，

遣人迎犒东塘，好谓曰：“兵有胜负，今众尚强，乃自弃于海，奈何？吾府虽隘，尚可以居。若欲扬州，我且让公。”弘鐸举军尽哭。行密挈飞舫，不持兵入其军，执弘鐸手尉勉，遂以归，表为淮南节度副使。见尚公乃曰：“颇忆为冯公求润州否？何多尚邪？”谢曰：“臣为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忧？”

徐约者，曹州人。已得苏州，有诏授刺史。钱镠遣弟錡攻之，约驱民墨钁其郛曰：“愿战南都。”从事或曰：“都者，国称，杭终有国乎？”约后浸窘，与其下哭而别，入海死。镠使沈粲守苏州。约众降润州阮结，结不能定。镠以成及讨之，尽歼其众。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晔为固始令，民爱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贵显。僖宗入蜀，盗兴江、淮，寿春亡命王绪、刘行全合群盗据寿州。未几，众万余，自称将军，复取光州，劫豪杰置军中，潮自县史署军正，主禀庾，士推其信。绪提二州籍附秦宗权。它日，赋不如期，宗权切责，绪惧，与行全拔众南走，略浔阳、赣水，取汀州，自称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粮少，故兼道驰，约军中曰：“以老孺从者斩！”潮与弟审邽、审知奉母以行，绪切责潮曰：“吾闻军行有法，无不法之军。”对曰：“人皆有母，不闻有无母之人。”绪怒，欲斩其母，三子同辞曰：“事母犹事将军也，杀其母焉用其子？”绪赦之。会母死，不敢哭，夜殡道左。

时望气者言军中当有暴兴者，绪潜视魁梧雄才，皆以事诛之，众惧。次南安，潮语行全曰：“子美须眉，才绝众，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与左右数十人伏丛翳，狙缚绪以徇。众呼万岁，推行全为将军，辞曰：“我不及潮，请以为主。”潮苦让不克，乃除地剗剑祝曰：“拜而剑三动者，

我以为主。”至审知，剑跃于地，众以为神，皆拜之。审知让潮，自为副。绪叹曰：“我不能杀是子，非天乎！”潮令于军曰：“天子蒙难，今当出交、广，入巴、蜀，以干王室。”于是悉师将行，会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闻潮治军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围城，岁余克之，杀彦若，遂有其地。

初，黄巢将窃有福州，王师不能下，建人陈岩率众拔之，又逐观察使郑镒，自领州，诏即授刺史。久之，岩卒，其婿范晖拥兵自称留后。岩旧将多归潮，言晖可取，潮乃遣从弟彦复将兵，审知监之，攻福州。审知乘白马履行阵，望者披靡，号“白马将军”。晖守弥年不下，潮令曰：“兵尽益兵，将尽益将，兵将尽，则吾至矣。”于是彦复急攻，晖亡入海，追斩之。建、汀二州皆举籍听命，潮乃尽有五州地。

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围练使，俄迁观察使。乃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乾宁中，宠福州为威武军，即拜潮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卒，赠司空。

潮病，以审知权节度，让审邽，不许。诏审知检校刑部尚书、节度观察留后。厚事硃全忠，全忠荐为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帝在凤翔，赐审知硃诏，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进琅邪郡王。

审邽，字次都。为泉州刺史，检校司徒。喜儒术，通《书》、《春秋》。善吏治，流民还者假牛犁，兴完庐舍。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振赋以财，如杨承休、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戡等赖以免祸，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以礼之。

刘知谦，寿州上蔡人。避乱客封州，为清海牙将。节度使韦宙以兄女妻之，众谓不可，宙曰：“若人状貌非常，吾以子孙托之。”

黄巢自岭表北还，湖、湘间群盗蚁结，知谦因据封州，有

诏即授刺史兼贺水镇使，以遏梧、桂。知谦抚纳流亡，爱畜用度，养士卒。未几，得精兵万人，多具战舰，境内肃然。久之，疾病，召诸子曰：“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精甲犀械，尔勉建功，时哉不可失也！”

知谦卒，共推其子隐为嗣，清海军节度使刘崇龟表为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领节度，未至，而牙将卢琚叛。隐率兵奉迎知柔，直趋广州，禽琚献之。于是知柔以闻，昭宗拜隐本军行军司马，俄迁副使。天复初，节度徐彦若死，隐自称留后。

虔人卢光稠者，有众数万，据州自为留后，又取韶州。隐与争之，战不胜，悉师攻虔州。光稠伏军掉战，隐纵驱，伏发，挺身免。天祐初，始诏隐权节度留后，乃遣使者入朝，重赂硃全忠以自固。是岁，光稠死，子延昌自称刺史，为其下所杀，更推李图总州事。图死，钟传尽劫其众，欲遣子匡时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谭全播为刺史，附全忠云。

卷第一百八十二 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忠义上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轻用者，忠与义也。后身先义，仁也；身可杀，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义者，宁豫期垂名不朽而为之？虽一世成败，亦未必济也；要为重所与，终始一操，虽颡髡、岱，不吾压也。夷、齐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兴。两人至饿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惭德，而夷、齐为得仁，仲尼变色言之，不敢少损焉。故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欤！奸鋏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杀一义士，则四方解情，故乱臣贼子赧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为彼者，而为我也。义在与在，义亡与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砺生民而窒不轨也。虽然，非烈丈夫，曷克为之？彼委靡软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叙夏侯端以来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寿州寿春人，梁尚书左仆射详孙也。仕隋为大理司直。高祖微时与相友，大业中讨贼河东，表端为副。端邃数术，密语高祖曰：“玉床摇，帝坐不安。晋得岁，真人将兴，安天下之乱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内恶诸李，今金才已诛，次且取公，宜蚤为计。”帝感其言。义师兴，端在河东，吏捕送长安。帝入京师，释囚，引入卧内，擢秘书监。

李密之降，关东地未有所属，端请假节招谕，乃拜大将军，为河南道招尉使。即传檄州县，东薄海，南撻淮，二十余州遣

使顺附。次谯州，会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无所归，计穷彷徨。麾下二千人粮尽不忍委端去，端乃杀马宴大泽中，谓众曰：“我奉王命，义无屈。公等有妻子，徒死无益。吾丐若首，持与贼以取富贵。”众号泣不忍视，端亦泣，欲自刎，争持之，乃止。行五日，饿死十四三。遇贼，众溃，从者才三十余人，遂东走，擷粟豆以食。端持节卧起，叹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纵其下令去，毋俱没。会李公逸守杞州，勒兵迎端。时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节，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书少吏部印绶召端，解所服衣以赠。端曰：“吾，天子使，宁污贼官邪！非持首去不可见。”即焚书及衣，因解节毛怀之，间道走宜阳，历崖峭榛莽。比到，其下仅有在者，皆体发癯焦，人不堪视。端入谒，自谢无功，不及危困状。帝闵之，复拜秘书监。出为梓州刺史。散禄禀周孤穷，不为子孙计。贞观元年卒。

刘感，岐州凤泉人，后魏司徒丰生孙也。武德初，以骠骑将军戍涇州，为薛仁果所围，粮尽，杀所乘马啖士，而煮骨自饮，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长平王叔良救之，贼乃解。与叔良出战，为贼执，还围涇州，令感约城中降。感给诺，至城下大呼曰：“贼大饥，亡在朝暮，秦王数十万众且至，勉之无苦。”仁果怒，执感埋其半土中，驰射之。至死，置益甚。

贼平，高祖购得其尸，祭以少牢，赠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户二千，谥忠壮。诏其子嗣封爵，赐田宅焉。

常达，陕州陕人。仕隋为鹰击郎将。尝从高祖征伐，与宋老生战霍邑，军败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归。帝大悦，命为统军，拜陇州刺史。

时薛举方强，达败其子仁果，斩首千级。举遣将仵士政给降，达不疑，厚加抚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众二千归贼。举

指其妻谓达曰：“识皇后乎？”答曰：“彼癯老姬，何所道？”举奴张贵又曰：“亦识我否？”达瞋目曰：“若乃奴耳。”贵忿，举笏击其面，达不为惧，亦拔刀逐之，赵弘安为蔽捍，乃免。仁杲平，帝见达，劳曰：“君忠节，正可求之古人。”为执士政杀之，赐达布帛三百段，以达并刘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终陇西刺史。

敬君弘，绛州绛人，北齐尚书右仆射显俊曾孙也。累功历骠骑将军，封黔昌侯。以屯营兵守玄武门。隐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车骑将军冯立者，有材武，叹曰：“生赖其宠，死不共难，我无以见士大夫！”乃与巢王亲将谢叔方率兵攻玄武门，殊死斗。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当按兵待变，成列而斗可也。”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呼而进，皆战歿。立顾其下曰：“足以报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败，秦府兵不振。尉迟敬德擢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马恸，亦出奔。明日自归，太宗曰：“义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让曰：“汝离我兄弟，罪一也；杀我将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当战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胜，帝亦劳遣之。诏赠君弘左屯卫大将军，世衡右骁卫将军。

立已蒙贷，归语人曰：“上赦吾罪，吾当以死报。”未几，突厥犯便桥，立引数百骑与虜薄，败之咸阳。帝喜，授广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为蛮夷患，故数叛。立至，不事家产，衣食弗求赢。尝见贪泉曰：“此岂隐之所酌邪？吾虽日汲，庸易吾性哉？”遂极饮去。在职不三年，有惠爱，卒于官。

叔方历伊州刺史，善治军，戎、华爱之。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徙洪、广二州都督。卒，谥曰勤。本万年人，从巢王征讨有功，王表为屈咥真府左军骑云。

吕子臧，蒲州河东人。刚直，健于吏。隋大业末国南阳郡

丞，捕击盗贼有功。高祖入京师，遣马元规慰辑山南，独子臧坚守。元规遣士讽晓，子臧杀之。及炀帝已弑，帝更使其婿薛君傅赉诏，言隋所以亡，谕子臧。子臧为故君发丧讫，即送款，就拜邓州刺史，封南阳郡公。

武德初，硃粲新亡，子臧率兵与元规并力。元规军不进，子臧曰：“乘贼新败，上下惶沮，一战可禽；若迁延，其众稍集，吾食尽，致死于我，不可当也。”不纳。子臧请以所部兵独进，又不许。俄而粲得众，复张，元规婴城，子臧扼腕曰：“谋不见用，坐公死矣。”贼围固。会霖雨，雉堞崩剥，或劝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贼乎？”乃率麾下数百人赴敌死，城亦陷，元规死之。

元规，安陆人。初以队正从帝征伐，持节下南阳，得兵万余，然无谋，至于败。

王行敏，并州乐平人。隋末为盗长，高祖兴，来降，拜潞州刺史，迁屯卫将军。刘武周入并州，寇上党，取长子、壶关。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驰往。既至，与子武不叶，贼围急，储峙空乏，众恟惧，行敏患之。会有告子武谋反，遂斩之。州民陈正谦者，以信义称乡里，出粟千石济军，由是人自奋，贼乃去。行敏又败窦建德兵于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赵，与刘黑闥战历亭，破之。既而释甲不设备，为黑闥所掩，缚致麾下。终不屈，贼遂斩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下知之。”帝闻而悼惜。

黑闥之乱，死事者又有卢士叟、李玄通。

士叟客韩城。隋乱，结纳英豪。高祖与之旧，及兵兴，率数百人上谒汾阴，又使兄子谕降剧贼孙华，与刘弘基败隋将桑显和于饮马泉。擢累右光禄大夫，为瀛州刺史。黑闥遣轻骑破其郭，拒战半日，士见亲属系虏，乃溃。士叟为贼擒，欲使说

下城堡，不从，见杀。

玄通，蓝田人。为隋鹰扬郎将，高祖入关，率所部自归，拜定州总管。为黑闼所破，爱其才，欲以为将。玄通曰：“吾当守节以报，乌能降志贼邪？”不听，囚之。故吏有饷饮馈者，玄通曰：“诸君见哀，吾能一醉。”遂纵饮，谓守者曰：“吾能剑舞，可借刀。”守士与之。曲终，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抚方面，不能保所守，尚可视息邪？”乃溃腹死。帝为流涕，擢其子伏护大将军。

罗士信，齐州历城人。隋大业时，长白山贼王薄、左才相、孟让攻齐郡，通守张须陀率兵击贼。士信以执衣，年十四，短而悍，请自效。须陀疑其不胜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韃，上马顾眄。须陀许之。击贼潍水上，阵才列，执长矛驰入贼营，刺杀数人，取一级掷之，承以矛，戴而行，贼皆眙惧无敢亢。须陀乘之，大破贼。士信逐北，每杀一贼，辄剽鼻纳诸怀，暨还，验以代级。须陀叹伏，遗以所乘马。凡战，须陀先登，士信副，以为常。炀帝遣使图须陀、士信阵法上内史。

后须陀为李密所杀，士信与裴仁基归密，署总管，俾统所部讨王世充。身被重创，见获于世充。世充爱其才，厚遇之，与同寝食。后得密将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耻与伍，率所部千余人来降高祖，拜陕州道行军总管，因谋世充。

士信行则先锋，反则殿，有所获，悉散戏下有功者，或脱衣解马赐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严，至亲旧无少贷，其下亦不甚附。师次洛阳，攻千金堡，堡有恶言诟军，士信怒，夜遣百人载婴儿啼噪堡下，若自东都出奔者，既而阳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开门追掠，士信伏入，屠之无类。贼平，授绛州总管，封郟国公。

从秦王击刘黑闼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贼急攻，

溃而出。王语诸将：“孰能守此？”士信曰：“愿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贼悉众攻，方雨雪，救军不得进。城陷，黑闼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隐悼，购其尸以葬，谥曰勇。初，士信为仁基所礼，及东都平，出家财敛葬北邙以报德，且曰：“我死当墓其侧。”至是，如所志。

张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显。年十四，居父丧，士人贤其孝，县令郭湛署所居曰复礼乡至孝里。道源尝与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卧尸侧，至署乃告，又徒步护送还其家。隋末政乱，辞监察御史，归闾里。

高祖兴，署大将军府户曹参军。至贾胡堡，复使守并州。京师平，遣抚慰山东，下燕、赵。有诏褒美，封累范阳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东，令守赵州，为窦建德所执。会建德寇河南，间遣人诣朝，请乘虚捣贼心胁。即诏诸将率兵影接。俄而贼平，还，拜大理卿。时何稠得罪，籍其家属赐群臣。道源曰：“祸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为也。”更资以衣食遣之。天子见其年耆，拜绵州刺史。卒，赠工部尚书，谥曰节。道源虽官九卿，无产货，比亡，余粟二斛。诏赐帛三百段。

族孙楚金有至行，与兄越石皆举进士。州欲独荐楚金，固辞，请俱罢。都督李勣叹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让，何嫌皆取乎？”乃并荐之。累进刑部侍郎。仪凤初，慧见东井，上疏陈得失。高宗钦纳，赐物二百段。武后时，历秋官尚书，爵南阳侯。有清概，然尚文刻，当时亦少之。为酷吏所构，流死岭表。

李育德，赵州人。祖谔，仕隋通州刺史，为名臣。世富于财，家僮百人。天下乱，乃私完械甲，婴武陟城自保，人多从之，遂为长。剧贼来掠，不能克。隋亡，与柳玭等归李密，私署总管。密为王世充所破，以郡来降，即拜陟州刺史。

兄厚德，自贼所逃归，度河复被执。贼使招育德，阳许之，故兄不死。贼帅段大师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阴得其驤，乃与州人贾慈行谋逐贼。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狱拥群囚噪而出，斩长史，众不敢动，大师绁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亲，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贼河内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锐士攻之，城陷，犹力战，与三弟皆歿。

时死节者又有李公逸、张善相，凡三人。

公逸者，与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为众所归。始附王世充，策其必败，乃献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总管，封阳夏郡公。以善行为刺史。世充遣其弟将徐、亳兵攻之，公逸请援，未报，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状。至襄城，为贼逻送洛阳。世充曰：“君越郑臣唐，何哉？”答曰：“我于天下唯闻有唐。”贼怒斩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县公。

善相，襄城人。大业末为里长，督兵迹盗，为众附赖，乃据许州奉李密。密败，挹州以来，诏即授伊州总管。王世充攻之，屡困贼，遣使三辈请救，朝廷未暇也。会粮尽，众饿死，善相谓僚属曰：“吾为唐臣，当效命。君等无庸死，斩吾首以下贼可也。”众泣不肯，曰：“与公同死，愈于独生。”城陷被执，骂贼见杀。高祖叹曰：“吾负善相，善相不负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叡，京兆万年人，隋尚书左仆射颖孙也。举明经，稍迁通义令，有治劳，人刻石载德。历赵州刺史，平昌县子。圣历初，突厥默啜入寇，叡婴城拒，虜攻益急。长史唐波若度且陷，即与虜通。叡觉之，力不能制，即自经。不得死，为虜执，使降谕诸县，不肯应，见杀。初，虜至，有为叡计者：“突厥蜂锐，所向无完，公不能亢，且当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战而降，罪大矣。”武后叹惜，赠冬官尚书，谥曰节。诏诛

波若，籍其家。下制暴殄忠节、波若臣贼，使天下知之。

子仲舒，通故训学，擢明经，为相王府文学，王所钦器。开元初，宋璟、苏頌当秉，多咨访焉。时舍人崔琳练达政宜，璟等礼异之。当语人曰：“古事问高仲舒，时事问崔琳，何复疑？”终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为皇嗣，少府监裴匪躬、中官范云仙坐私谒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复见，唯工优给使得进。俄有诬皇嗣异谋者，武后诏来俊臣问状，左右畏惨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割腹中，肠出被地，眩而仆。后闻大惊，舆致禁中，命高医内肠，漉桑紖之，阅夕而苏。后临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诏停狱，睿宗乃安。当是时，朝廷士大夫翕然称其谊，自以为弗及也。

神龙初，母丧，葬南阙口，营石坟，昼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涌流庐之侧，李冬有华，犬鹿相扰。本道使卢怀慎上其事，诏表阙于闾。景云时，迁右卫中郎将。玄宗属其事于史官，擢右骁卫将军，爵代国公。诏镌其名于泰、华二山碑以为荣。卒，配飨睿宗庙廷。大历中，赠兵部尚书，谥曰忠。以子承恩为庐州长史。中和中，又擢其远孙敬则为太子右谕德。

王同皎，相州安阳人，陈驸马都尉宽曾孙也。陈亡，徙河北。长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彦范等诛二张，遣同皎与李湛、李多祚即东宫迎太子，请至玄武门指授诸将。太子拒不许，同皎进曰：“逆竖反道，显肆不轨，诸将与衙执事刻期诛之，须殿下到以系众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无不可乎？”同皎曰：“南将相毁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内之鼎镬乎？太子能自出谕之，众乃止。”太子犹豫，同皎即扶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入。兵趋长生殿太后所，

环侍严定，因奏诛易之等状。帝复位，擢右千牛将军，封琅邪公，食实户五百。主进封讼主，拜同皎驸马都尉，迁光禄卿。

神龙后，武三思烝浊王室，同皎恶之，与张仲之、祖延庆、周憬、李俊、冉祖雍谋，须武后灵驾发，伏弩射杀三思。会播州司兵参军宋之逊以外妹妻延庆，延庆辞，之逊固请，乃成昏。延庆心厚之，不复疑。故之逊子昙得其实。之逊兄之问尝舍仲之家，亦得其谋。令昙密语三思。三思遣俊上急变，且言同皎欲拥兵阙下废皇后。帝殊不晓，大怒，斩同皎于都亭驿，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庆皆死。憬遁入比干庙自刭，将死，谓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聪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乱朝，虐害忠良，灭亡不久，可干吾头国门，见其败也。”憬，寿春人。后太子重俊诛三思，天下共伤同皎之不及见也。睿宗立，诏复官爵，谥曰忠壮。诛祖雍、俊等。

先是，许州司户参军燕钦融再上书斥韦后擅政，且逆节已萌。后怒，劝中宗召至廷，扑杀之。宗楚客复私令卫士极力，故死。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乱，被诛。至是，俱赠谏议大夫，备礼改葬，赐钦融一子官。

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潜，字弘志。生三日，赐绯衣、银鱼。幼庄重，不喜儿弄。以帝外孙，补千牛，复选尚公主，固辞。元和中擢累将作监。吏或籍名北军，辄骄蹇不事，潜悉奏罢之，故不戒而辨。监无公食，而息钱旧皆私有，至潜，取以具食，遂为故事。

迁左散骑常侍，拜泾原节度使。宪宗与对，大悦，曰：“吾知而善职，我自用之。”潜至镇，缮壁垒，积粟，构高屋倚兵，利而严。遂引师自原州逾硖石，取虜将一人，斥烽候，筑归化、潘原三垒。请复城原州，度支沮议，故原州复陷。穆宗即位，封琅邪郡公，更节度荆南。疏吏恶，榜之里闾，杀尤纵者。分

射三等，课士习之，不能者罢，故无冗军。大和初，检校尚书左仆射。卒于官，赠司空。

吴保安字永固，魏州从。气挺特不俗。睿宗时，姚、嵩蛮叛，拜李蒙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为判官。时保安罢义安尉，未得调，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见曰：“愿因子得事李将军可乎？”仲翔虽无雅故，哀其穷，力荐之。蒙表掌书记。保安后往，蒙已深入，与蛮战没，仲翔被执。蛮之俘华人，必厚责财，乃肯赎，闻仲翔贵胄也，求千缗。会元振物故，保安留嵩州，营赎仲翔，苦无货。乃力居货十年，得缗七百。妻子客遂州，间关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进。都督杨安居知状，异其故，资以行，求保安得之。引与语曰：“子弃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请赏官货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缗于蛮，得仲翔以归。始，仲翔为蛮所奴，三逃三获，乃转鬻远酋，酋严遇之，昼役夜囚，没凡十五年乃还。

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谊，厚礼仲翔，遗衣服储用，檄领近县尉。久乃调蔚州录事参军，以优迁代州户曹。母丧，服除，喟曰：“吾赖吴公生吾死，今亲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时，何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没，丧不克归。仲翔为服纓经，囊其骨，徒跣负之，归葬魏州，庐墓三年乃去。后为岚州长史，迎保安子，为娶而让以官。

李愷，并州汶水人。或言其先出兴圣皇帝，谱系疏晦，不复传。父希倩，神龙初右台监察御史。愷少秀敏，举明经高第，授成安尉。张说罢宰相，为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说遍问官属后孰当贵，工指愷及临河尉郑岩。说以女妻岩，而归其甥阴于愷。会母丧免。自武功尉以政尤异迁主簿。说在并州，引愷登置幕府。及执政，为长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选官属，多致贤以重其柄。表假愷监察御史，分道检核。以课真拜御史。

坐小累，下除晋阳令。三迁给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称，明簿最，下无敢给。失李林甫意，出为河南少尹。尹萧灵内倚权，骖法殖私，愷裁抑其谬，吏下赖之。道士孙甌生以左道幸，托祠事往来嵩、少间，干请乱吏治，愷不为应，故挟灵譖诸朝。天宝初，除清河太守。举美政，迁广陵长史，民为立祠赛祝，岁时不绝。以捕贼负，徙彭城太守。封酒泉县侯。连徙襄阳、河东，并兼采访处置使；入为京兆尹。杨国忠恶之，改光禄卿、东京留守。

安禄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东京，愷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弈、河南尹达奚珣缮城垒，绥励士卒，将遏贼西锋。帝闻，擢礼部尚书。禄山度河，号令严密，候问不能知。已陷陈留、荥阳，杀张介然、崔波，不数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战不胜，辄北。愷收残士数百，哀断弦折矢坚守，人不堪斗。愷约弈：“吾曹荷国重寄，虽力不敌，当死官。”部校皆夜缒去，愷坐留守府，弈守台。城陷，禄山鼓而入，杀数千人，矢著阙门，执愷、弈及官属蒋清，害之。有诏赠司徒，谥曰忠懿。河、洛平，再赠太尉，拜一子五品官。

愷通《左氏春秋》，颇殖产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阙口，畴墅弥望，时谓“地癖”。岩仕终少府监，产利埒愷云。

愷十余子，江、涵、汾、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脱。

源八岁家覆，俘为奴，转侧民间。及史朝义败，故吏识源于洛阳者赎出之，归其宗属。代宗闻，授河南府参军，迁司农主簿。以父死贼手，常悲愤，不仕不娶，绝酒荤。惠林佛祠者，愷旧墅也，源依祠居，阖户日一食。祠殿，其先寝也，每过必趋，未始践阶。自营墓为终制，时时偃卧垆中。

长庆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荐源，曰：“贾谊称：守圉捍敌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宝时，士罕伏节，逆羯始

兴，委符组、弃城郭者不为耻，而愷约义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终，臣节之光由愷始。而源天与至孝，绝心禄仕五十余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辞开析，百虑洗然。抱此真节，弃于清世，臣窃为陛下惜之。”穆宗下诏曰：“昔盗起幽陵，振荡河、洛，赠太尉愷处难居首，正色就死，两河闻风，再固危壁，殊节卓焉，到今称之。源有曾参之行、巢父之操，泊然无营，汜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劝臣节也；旌孝，所以激人伦也；镇浇浮，莫如尚义；厚风俗，莫如尊老。举是四者，大儆于时。其以源守谏议大夫，赐绯鱼袋。”河南尹遣官敦谕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诏书袍笏即赐，又赐绢二百匹。源顿首受诏，谓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趋拜。”即附表谢，辞吐哀恚，一无受。寻卒。敬宗时，擢愷孙为河南兵曹参军。

彭擢明经第。天宝中，选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宁丞迁右补阙。从天子入蜀。后愷数年卒。有孙景让、景庄、景温，别传。

武德功臣十六人，贞观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录武德以来宰相及实封功臣子孙，赐一子正员官。史馆考勋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条奏。第一等，以其岁授官。第二等，以次年。第三等，子孙数讼于朝，有诏差为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来宰相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来将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诏求李岷、王珪、戴胄、马周、褚遂良、韩瑗、郝处俊、娄师德、王及善、硃敬则、魏知古、陆象先、张九龄、裴寂、刘文静、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桓彦范、刘幽求、郭元振、房琯、寺履谦、李嗣业、张巡、许远、卢弈、南霁云、萧华、张镐、李勉、张镒、萧复、柳浑、贾耽、马燧、李愷三十七人画像，续图凌烟阁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梁国公房玄龄

尚书右仆射、检校侍中、莱国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国公萧瑀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国、申国
公高士廉

太子太师、知政事、特进、郑国公魏征

侍中、永宁郡公王珪

吏部尚书、参豫朝政、道国公戴胄

中书令、江陵县子岑文本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检校吏部尚书、高唐县公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检校吏部礼部民部尚书事、清苑县
男刘洎

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燕国公子志宁

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县公张
行成

中书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蓀县公高季辅

侍中、兼太子宾客、袭颍川县公韩瑗

中书令、兼太子詹事、南阳县侯来济

侍中、兼太子宾客张文瓘

侍中、甌山县公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县公李
义琰

内史、河东县侯裴炎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温国公
苏良嗣

内史、梁国公狄仁杰

纳言、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陇右诸军
大使、谯县子娄师德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石泉县公王方庆

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袭邢国公王及善
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令、知兵部尚书事、齐国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国公姚崇
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硃敬则
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许国公苏瑰
吏部尚书、兼侍中、广平郡公宋璟
黄门监、梁国公魏知古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兖国公陆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许国公苏颋
中书令、河东县侯张嘉贞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水县公李元纁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宜阳县子韩休
中书令、始兴县伯张九龄
司空、河东郡公裴寂
纳言、上柱国、鲁国公刘文静
太尉、检校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扬州大都督、赵国
公长孙无忌
礼部尚书、河间郡王孝恭
尚书右仆射、检校中书令、行太子左卫率、上柱国、卫国
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
开府仪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敬德
左光禄大夫、洛州都督、蒋国公屈突通
陕东道大行台、吏部尚书、郢国公殷开山
卫尉卿、夔国公刘弘基
泽州刺史、邳国公长孙顺德
民部尚书、上柱国、莒国公唐俭

右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谯国公柴绍

右骁卫大将军、褒国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国公刘政会

左武侯将军、相州都督、郟国公张公谨

右武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

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胡国公秦叔宝

弘文馆学士、秘书监、永兴县公虞世南

右卫大将军、兼太子右卫率、工部尚书、武阳县公李大亮

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

夏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边道行军总管、耿国公王

孝杰

中书令、汉阳郡公张柬之

中书令、博陵郡公崔玄

侍中、平阳郡公敬晖

侍中、谯国公桓彦范

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恕已

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韩国公张仁愿

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徐国公刘幽求

黄门侍郎、参知机务、脩文馆学士、齐国公崔日用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

尚书左丞相、兼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燕国公张说

紫微侍郎、上柱国、赵国公王琚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持节朔方军节度大使、中山郡公王唆

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帅、东都留守、冀国公裴冕

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县公房琯

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卫国公桂鸿渐
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兼怀州刺
史、虢国公李嗣业
平卢军节度使、柳城郡太守刘正臣
恒州刺史、卫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颜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谦
河南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将军、检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
丞张巡
睢阳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许远
御史中丞、留台东都、知武选卢弈
睢阳郡太守、特进左金吾卫将军南霁云
右第一
内史令、延安郡公窦威
将作大匠、判纳言、陈国公窦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国公陈叔达
纳言、观国公杨恭仁
判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书令、虞国公温彦博
中书侍郎、检校刑部尚书、参知机务崔仁师
中书令、兼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安国公崔敦礼
户部尚书、平恩县公许圉师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涇江道行军总管任雅相
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范阳郡公卢承庆
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楚国公上官仪
右相、广平郡公刘祥道
左侍极、兼检校左相、嘉兴县子陆敦信
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县公刘仁轨

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袭道国公戴
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护、兼正谏大夫、同东西台三品赵
仁本
中书令、赵国公李敬玄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崔知温
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袭广平郡公刘齐贤
纳言、乐平县男王德真
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钜鹿县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特进、辅国大将军、邓国公
岑长倩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临淮县男刘祎之
纳言、博昌县男韦思谦
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格辅元
司礼卿、判纳言事、渤海县子欧阳通
内史李昭德
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陆元方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杜景佺
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郾国公韦安
石
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知东都留守、赵郡公李怀
远
中书令、逍遥公韦嗣立
守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县男李日
知

检校黄门监、渔阳县伯卢怀慎
中书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阳郡公源乾曜
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魏县侯杜暹
侍中、赵城侯裴耀卿
左武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雀安王神通
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国公武士彠
右屯卫大将军、检校晋州都督总管、谯国公窦琮
少府监、葛国公刘义节
右光禄大夫、罗国公张平高
洛州都督、右卫大将军、鄴国公窦轨
夔州都督、息国公张长孺
金紫光禄大夫、夷国公李子和
左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右武候将军、荣国公樊兴
左监门卫大将军、巢国公钱九陇
右骁卫大将军、归国公安兴贵
右武卫大将军、申国公安脩仁
殿中监、郢国公宇文士及
右武卫大将军、沔阳郡公公孙武达
荊州都督、怀宁郡公杜君绰
右骁卫将军、濮国公庞卿恽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郑仁泰
右翊卫将军、遂安郡公李安远
幽州都督、历阳郡公独孤彦云
始州刺史、左屯卫大将军、襄武郡公刘师立
右威卫大将军、济东郡公李孟尝
右监门卫大将军、河南县公元仲文

右监门卫将军、庐陵郡公秦师行
左领军大将军、新兴公马三宝
右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毕国公阿史那社尔
镇军大将军、虢国公张士贵、左卫大将军、琅邪郡公牛进

达

镇军大将军、嘉州郡公周护
陕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吴兴郡公沈叔安
散骑常侍、丰城县男姚思廉
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特进、朔方道行军大总管，

宋国公唐休璟

左羽林军大将军、辽阳郡王李多祚
左领军大将军、赵国公李湛
刑部尚书、太子宾客、魏国公杨元琰
殿中监、兼知总监、汝南郡公翟无言
冠军大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光禄卿、天水县公赵承恩
将作大匠裴思谅
右羽林军将军、弘农郡公杨执一
左卫将军、河东郡公薛思行
光禄卿、驸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书令、越国公钟绍京
太仆卿、立节郡王薛崇简
右金吾卫大将军、凉国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国公冯道力
少府监、赵国公崔谔之
左监门卫中候、光禄卿、申国公许辅乾
左金吾大将军、邓国公张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左羽林军大将军、平阳郡公薛讷

河南副元帅、太尉侍中、临淮郡王李光弼

河东节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书、霍国公王思礼

左相、豳国公韦见素

太保、韩国公苗晋卿

中书令、赵国公崔圆

太原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云京

河西陇右副元帅、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凉国公李抱玉

太子太师、检校尚书右仆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知省事、扶风郡王马璘

左羽林军大将军、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骑常侍、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东节度副大使、南阳郡公邓景山

河东节度副使、兼雁门郡太守、光禄卿贾循

礼部尚书、东京留守、酒泉县侯李愬

东平郡太守姚闾

右第二

卢弈，黄门监怀慎少子也。疏眉目，丰下，谨重寡欲，斤斤自脩。与兄奂名相上下，而刚毅过之。天宝初为鄆令，所治辄最，积功擢给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怀慎、奂及弈，三居其官，清节似之，时传其美。俄留台东都，兼知武部选。

安禄山陷东都，吏亡散。弈前遣妻子怀印间道走京师，自朝服坐台。被执，将杀之，即数禄山罪，徐顾贼徒曰：“为人

臣者当识逆顺，我不蹈失节，死何恨？”观者恐惧。奔临刑，西向再拜而辞，骂贼不空口，逆党为变色。肃宗诏赠礼部尚书，下有司谥。时以为洛阳亡，操兵者任其咎，执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仇，以死谁怼？博士独孤及曰：“荀息杀身于晋，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礼后身也。彼死之日，皆于事无补。然则禄山乱大于里、丕，奔廉察之任，切于玄冥之官。分命所系，不啻保姆；逆党兵威，烈于水火。于斯时也，能与执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来，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与夫怀安偷生者同其风？请谥曰贞烈。”诏可。

子杞，别有传。杞子元辅。

元辅字子望，少以清行闻。擢进士，补崇文校书郎。杞死，德宗念之不忘，拜元辅左拾遗。历杭、常、绛三州刺史，课当最，召授吏部郎中，进累兵部侍郎，为华州刺史，卒。

元辅端静介正，能绍其祖，故历显剧，而人不以杞之恶为累云。

张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长计画。始为河、陇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领节度，并署营田、支度等使。入奏称旨，赐与良渥。介然启曰：“臣位三品，当给棨戟。若列于京师，虽富贵，不为乡人知，愿得列戟故里。”

“玄宗许之，别赐戟京师第门，仍赐绢五百匹，宴闾里长老。本乡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荐为少府监，历卫尉卿。”

禄山反，授河南节度采访使，守陈留。陈留据水陆剧，居民孳伙，而太平久，不知战。介然到屯不三日，贼已度河。车骑蹂腾，烟尘漫数十里，日为夺色。士闻钲鼓声，皆褫气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诏购贼首而暴诛庆宗状。禄山入陈留，见诏书，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杀

之！”即大恚愤，杀陈留降者万人以逞，血流成川，斩介然于军门。以伪将李廷望为节度使，守陈留。

禄山已拔陈留，则鼓而前，无敢亢。中宿攻荥阳，太守崔无波率众乘城，闻师噪，自队如雨，无波与官属皆死贼手。以伪将武令珣戍焉。

无波者，本韦后外家，博陵旧望也。始，无波娶萧至忠女，至忠败，被贬。久乃为益州司马。素善杨国忠，既用事，引为少府监，守荥阳。有诏赠礼部尚书，谥曰毅勇。

卷第一百八十三 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忠义中

颜杲卿春卿 贾循隐林 张巡 许远南霁云 雷万春 姚
嵩

颜杲卿字昕，与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孙，有名垂拱间，为濠州刺史。杲卿以廕调遂州司法参军。性刚正，莅事明济。尝为刺史诘让，正色别白，不为屈。开元中，与兄春卿、弟曜卿并以书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迁范阳户曹参军。安禄山闻其名，表为营田判官，假常山太守。

禄山反，杲卿及长史袁履谦谒于道，赐杲卿紫袍，履谦绯袍，令与假子李钦凑以兵七千屯土门，杲卿指所赐衣谓履谦曰：“与公何为著此？”履谦悟，乃与真定令贾深、内丘令张通幽定谋图贼。杲卿称疾不视事，使子泉明往返计议，阴结太原尹王承业为应，使平卢节度副使贾循取幽州。谋泄，禄山杀循，以向润客、牛廷玠守。杲卿阳不事事，委政履谦，潜召处士权涣、郭仲邕定策。时真卿在平原，素闻贼逆谋，阴养死士为拒守计。李愔等死，贼使段子光传首徇诸郡，真卿斩子光，遣甥卢逖至常山约起兵，断贼北道。杲卿大喜，以为兵犄角可挫贼西锋。乃矫贼命召钦凑计事，钦凑夜还，杲卿辞城门不可夜开，舍之外邮；使履谦及参军冯虔、郡豪翟万德等数人饮劳，既醉，斩之，并杀其将潘惟慎，贼党殄，投尸滹沱水。履谦以首示杲

卿，则喜且泣。

先是，禄山遣将高邈召兵范阳未还，杲卿使郾城尉崔安石图之。邈至满城，虔、万德皆会传舍，安石给以置酒，邈舍马，虔叱吏缚之。而贼将何千年自赵来，虔亦执之。日未中，送二贼。杲卿乃遣万德、深、通幽传钦凑首，械两贼送京师，与泉明偕。至太原，王承业欲自以为功，厚遣泉明还，阴令壮士翟乔贼于路。乔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业大将军，送吏皆被赏。已而事显，乃拜杲卿卫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谦常山太守，深司马。即传檄河北，言王师二十万入土门，遣郭仲邕领百骑为先锋，驰而南，曳柴扬尘，望者谓大军至。日中，传数百里。贼张献诚方围饶阳，弃甲走。于是赵、钜鹿、广平、河间并斩伪刺史，传首常山。而乐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

禄山至陕，闻兵兴，大惧。使史思明等率平卢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怀会师。不涉旬，贼急攻城。兵少，未及为守计，求救于河东，承业前已攘杀贼功，兵不出。杲卿昼夜战，并竭，粮、矢尽，六日而陷，与履谦同执。贼胁使降，不应。取少子季明加刃颈上曰：“降我，当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卢逖杀之。杲卿至洛阳，禄山怒曰：“吾擢尔太守，何所负而反？”杲卿瞋目骂曰：“汝营州牧羊羯奴耳，窃荷恩宠，天子负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从从尔反耶？”禄山不胜忿，缚之天津桥柱，节解以肉啖之，骂不绝，贼钩断其舌，曰：“复能骂否？”杲卿含胡而绝，年六十五。履谦既断手足，何千年弟适在傍，咀血喷其面，贼啖之，见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属皆被害。杲卿已虏，诸郡复为贼守。

张通幽以兄相贼，谮杲卿于杨国忠，故不加赠。肃宗在凤翔，真卿表其枉，会通幽为普安太守，上皇杖杀之。李光弼、

郭子仪收常山，出杲卿、履谦二家亲属数百人于狱，厚给遗，令行丧。乾元初，赠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郡以杲卿不执政，但谥曰忠，议者不平，故以二惠谥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赠五品官。建中中，又赠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杀，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张凑者，得其发，持谒上皇。是昔见梦，帝寤，为祭。后凑归发于其妻，妻疑之，发若动云。后泉明购尸将葬，得刑者言，死时一足先断，与履谦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长安凤栖原。季明、逖同茔。

泉明有孝节，喜振人之急。既为承业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寿阳。史思明围李光弼，获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间关得免。思明归国，而真卿方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属。始，一女及姑女并流离贼中，及是并得之，悉钱三万赎姑女还，取货复往，则己女复失之。履谦及父故将妻子奴隶尚三百余人，转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给，分多匀薄，相扶挟度河托真卿。真卿随所归资送之。泉明之殡父，与履谦分柩，护还长安。履谦妻疑敛具俭狭，发视之，与杲卿等，乃号踊，待泉明如父。肃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诛宿盗，人情翕然。成都尹举其课第一，迁彭州司马。家贫，居官廉，而孤藐相从百口，飡鬻不给，无愠叹。居母丧，毁骨立。其行义，当世以为难。

春卿，倜傥美姿仪，通当世务。十六举明经、拔萃高第，调犀浦主簿。尝送徒于州，亡其籍，至廷，口记物色，凡千人，无所差。长史陆象先异之，转蜀尉。苏頔代为长史，被谮系狱，为《棕榈赋》自托，頔遽出之。魏征远孙瞻罪抵死，春卿为请玉真公主，得不死，时人高其节。终偃师丞。临终，捉真卿臂曰：“尔当大吾族，顾我不得见，以诸子诿汝。”后真卿主其昏嫁。

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义，明黄老学。解褐博野尉，与

杲卿同死难，赠大理正，官其二子遥、达。”

贾循者，京兆华原人，其先家常山。父会，有高节尝称疾不答辟署，里中号“一龙”。亲亡，负土成墓，庐其左，手蒔松柏，时号“关中曾子”。卒，县人私谥曰广孝征君。

循有大略，礼部尚书苏頲尝谓今颇、牧，及为益州，表署列将。败吐蕃于西山，三迁静塞军营田使。张守珪北伐，次滦河，属冻泮，欲济无梁。循揣广狭为桥以济，破虏而还，以功擢游击将军、榆关守捉使。地南负海，北属长城，林良岑翳，寇所蔽伏。循调土斩木开道，贼遁去。范阳节度使李适之荐为安东副大都护。安禄山兼平卢节度，表为副，迁博陵太守。禄山欲击奚、契丹，复奏循光禄卿自副，使知留后。九姓叛，禄山兼节度河东，而循亦兼雁门副之。母亡将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庸，人以为瑞。玄宗以循有功，诏赠其父常山太守。

禄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倾贼巢穴，循许可。为向润客等发其谋，贼缢之。建中二年，赠太尉，谥曰忠。

从子隐林，为永平兵马使。当入卫，属硃泚难，率众扈行在。德宗见隐林，伟其貌，问家世，答曰：“故范阳节度副使循，臣从父也。”帝异之，引至卧内，以手板画地陈攻守计，即奏曰：“臣尝梦日坠，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纠察行在，迁检校右散骑常侍，封武威郡王。

贼围急，隐林与侯仲庄冒矢石死战。已而解，从臣称庆，隐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群臣大庆宗社无疆之休，然陛下资性急，不能容掩。若不俊，虽今贼亡，忧未艾也。”帝不以为忤，拜神策统军。卒，帝思其质直，赠尚书左仆射，以实户三百封其家。

张巡字巡，邓州南阳人。博通群书，晓战阵法。气志高迈，

略细节，所交必大人长者，不与庸俗合，时人叵知也。开元末，擢进士第。时兄晁已位监察御史，皆以名称重一时。巡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河令，治绩最，而负节义，或以困厄归者，倾赀振护无吝。秩满还都。于是杨国忠方专国，权势可炙。或劝一见，且显用，答曰：“是方为国怪祥，朝宦不可为也。”更调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华南金树威恣肆，邑中语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车，以法诛之，赦余党，莫不改行迁善。政简约，民甚宜之。

安禄山反，天宝十五载正月，贼酋张通晤陷宋、曹等州，谯郡太守杨万石降贼，逼巡为长史，使西迎贼军。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讨贼，从者千余。初，灵昌太守嗣吴王祗受诏合河南兵拒禄山，有单父尉贾贲者，阆州刺史璇之子，率吏称吴王兵，击宋州。通晤走襄邑，为顿丘令卢谔所杀。贲引军进至雍丘，巡与之合，有众二千。是时雍丘令令狐潮举县附贼，遂自将东败淮阳兵，虏其众，反接在廷，将杀之，暂出行部。淮阳囚更解缚，起杀守者，迎贲等入。潮不得归，巡乃屠其妻子，砾城上。祗闻，承制拜贲监察御史。潮怨贲，还攻雍丘，贲趋门，为众躡死。巡驰骑决战，身被创不顾，士乃奉巡主军。间道表诸朝，腾笺祗府，祗乃举兖以东委巡经略。

潮以贼众四万薄城，人大恐。巡谕诸将曰：“贼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今出不意，可惊而溃也，乘之，势必折。”诸将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数队出，身前驱，直薄潮军，军却。明日贼攻城，设百楼，巡栅城上，束刍灌膏以焚焉，贼不敢向，巡伺击之。积六旬，大小数百战，士带甲食，裹疮斗，潮遂败走，追之，几获。潮怒，复率众来。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语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关，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无所立，盍相从以苟富贵乎？”巡曰：“古

者父死于君，义不报。子乃衔妻孥怨，假力于贼以相图，吾见君头干通衢，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

当此时，王命不复通，大将六人白巡以势不敌，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开府、特进。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率军士朝，人人尽泣。巡引六将至，责以大谊，斩之。士心益劝。

会粮乏，潮饷贼盐米数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军来拒，巡遣勇士衔枚滨河，取盐米千斛，焚其余而还。城中矢尽，巡缚藁为人千余，被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久，乃藁人；还，得箭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军大乱，焚垒幕，追奔十余里。贼惭，益兵围之。薪水竭，巡绹潮：“欲引众走，请退军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谋，许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发木而还为备。潮怒，围复合。巡徐谓潮曰：“君须此城，归马三十匹，我得马且出奔，请君取城以藉口。”潮归马，巡悉以给骁将，约曰：“贼至，人取一将。”明日，潮责巡，答曰：“吾欲去，将士不从，奈何？”潮怒欲战，阵未成，三十骑突出，禽将十四，斩百余级，收器械牛马。潮遁还陈留，不复出。七月，潮率贼将瞿伯玉攻城，遣伪使者四人传贼命诏巡，巡斩以徇，余縶送祗所。围凡四月，贼常数万，而巡众才千余，每战辄克。于是河南节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锋。

俄而鲁、东平陷贼，济阴太守高承义举郡叛，巨引兵东走临淮。贼将杨朝宗谋趋宁陵，绝巡饷路。巡外失巨依，拔众保宁陵，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阳，与太守许远、城父令姚闾等合。乃遣将雷万春、南霁云等领兵战宁陵北，斩贼将二十，杀万余人，投尸于汴，水为不流。朝宗夜去。有诏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节度使。巡籍将士有功者请于巨，巨才授折冲、果

毅。巡谏曰：“宗社尚危，围陵孤外，渠可吝赏与赉？”巨不听。

至德二载，禄山死，庆绪遣其下尹子琦将同罗、突厥、奚劲兵与朝宗合，凡十余万，攻睢阳。巡励士固守，日中二十战，气不衰。远自以材不及巡，请禀军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辞，远专治军粮战具。前此，远将李滔救东平，遂叛入贼，大将田秀荣潜与通。或以告远曰：“晨出战，以碧帽为识。”视之如言，尽覆其众。还辄曰：“我诱之也。”请以精骑往，易锦帽。远以告巡，巡召登城，让之，斩首示贼。因出薄战，子琦败，获车马牛羊，悉分士，秋豪无入其家。有诏拜巡御史中丞，远侍御史，闾吏部郎中。

巡欲乘胜击陈留，子琦闻，复围城。巡语其下曰：“吾蒙上恩，贼若复来，正有死耳。诸君虽捐躯，而赏不直勋，以此痛恨！”闻者感概。乃椎牛大飧，悉军战。贼望兵少，大笑。巡、远亲鼓之，贼溃，追北数十里。其五月，贼刈麦，乃济师。巡夜鸣鼓严队，若将出。贼申警。俄自鼓，贼覘城上兵休，乃弛备。巡使南霁云等开门径抵子琦所，斩将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巡。巡阴绾勇士数十人隍中，持钩、陌刀、强弩，约曰：“闻鼓声而奋。”酋恃众不为备，城上噪，伏发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绾士复登陴，贼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琦，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一发中左目，贼还。七月，复围城。

初，睢阳谷六万斛，可支一岁，而巨发其半饷濮阳、济阴，远固争，不听。济阴得粮即叛。至是食尽，士日赋米一勺，齧木皮、煮纸而食，才千余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贼知之，以云冲传堞，巡出钩铭干拄之，使不得进，篝火焚梯。贼

以钩车、木马进，巡辄破碎之。贼服其机，不复攻，穿壕立栅以守。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瘵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飧，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

贼将李怀忠过城下，巡问：“君事胡几何？”曰：“二期。”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从贼，关弓与我确？”怀忠曰：“不然，我昔为将，数死战，竟殁贼，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终夷灭，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并诛，何忍为此？”怀忠掩涕去，俄率其党数十人降。巡前后说降贼将甚多，皆得其死力。

御史大夫贺兰进明代巨节度，屯临淮，许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观望莫肯救。巡使霁云如叔冀请师，不应，遣布数千端。霁云嫚骂马上，请决死斗，叔冀不敢应。巡复遣如临淮告急，引精骑三十冒围出，贼万众遮之，霁云左右射，皆披靡。既见进明，进明曰：“睢阳存亡已决，兵出何益？”霁云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请以死谢大夫。”叔冀者，进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牵制进明，亦兼御史大夫，势相埒而兵精。进明惧师出且见袭，又忌巡声威，恐成功，初无出师意。又爱霁云壮士，欲留之。为大飧，乐作，霁云泣曰：“昨出睢阳时，将士不粒食已弥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广设声乐，义不忍独享，虽食，弗下咽。今主将之命不达，霁云请置一指以示信，归报中丞也。”因拔佩刀断指，一座大惊，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图，矢著砖，曰：“吾破贼还，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贲遗马百匹；次宁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围入。贼觉，拒之，且战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雾，巡闻战声，曰：“此霁云等声也。”乃启门，驱贼牛数百入，

将士相持泣。

贼知外援绝，围益急。众议东奔，巡、远议以睢阳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帅饥众行，必不达。十月癸丑，贼攻城，士病不能战。巡西向拜曰：“孤城备竭，弗能全。臣生不报陛下，死为鬼以疢贼。”城遂陷，与远俱执。巡众见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众不能仰视。子琦谓巡曰：“闻公督战，大呼辄眦裂血面，嚼齿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气吞逆贼，顾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齿存者三四。巡骂曰：“我为君父死，尔附贼，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节，将释之。或曰：“彼守义者，乌肯为我用？且得众心，不可留。”乃以刃胁降，巡不屈。又降霁云，未应。巡呼曰：“南八！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霁云笑曰：“欲将有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与姚讷、雷万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议生致五人庆绪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远洛阳，至偃师，亦以不屈死。巨之走临淮，巡有姊嫁陆氏，遮王劝勿行，不纳，赐百缣，弗受，为巡补缝行间，军中号“陆家姑”，先巡被害。

巡长七尺，须髯每怒尽张。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稿。守睢阳，士卒居人，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战，斩将三百、卒十余万。其用兵未尝依古法，勒大将教战，各出其意。或问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朴，故军有左右前后，大将居中，三军望之以齐进退。今胡人务驰突，云合鸟散，变态百出，故吾止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上下相习，人自为战尔。”其械甲取之于敌，未尝自脩。每战，不亲临行阵，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谓曰：“我不去此，为我决战。”士感其诚，皆一当百。待人封锁所疑，赏罚信，

与众共甘苦寒暑，虽厮养，必整衣见之，下争致死力，故能以少击众，未尝败。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遣民止四百而已。

始，肃宗诏中书侍郎张镐代进明节度河南，率浙东李希言、浙西司空袭礼、淮南高适、青州邓景山四节度犄角救睢阳，巡亡三日而镐至，十日而广平王收东京。镐命中书舍人萧昕诘其行。时议者或谓：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全人？于是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晃、硃巨川、李翰咸谓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无异言。天子下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子孙。睢阳、雍丘赐徭税三年。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远子玖婺州司马。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来将相功效尤著者，以颜杲卿、袁履谦、卢弈及巡、远、霁云为上。又赠姚闾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贞元中，复官巡它子去疾、远子岷。赠巡妻申国夫人，赐帛百。自是讫僖宗，求忠臣后，无不及三人者。大中时，图巡、远、霁云像于凌烟阁。睢阳至今祠享，号“双庙”云。

许远者，右相敬宗曾孙。宽厚长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琼辟署剑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辞。兼琼怒，以事劾贬高要尉。更赦还。会禄山反，或荐远于玄宗，召拜睢阳太守。远与巡同年生而长，故巡呼为兄。

大历中，巡子去疾上书曰：“孽胡南侵，父巡与睢阳太守远各守一面。城陷，贼所入自远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巡临命叹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贼曰：‘公恨我乎？’答曰：‘恨远心不可得，误国家事，若死有知，当不赦于地下。’

‘故远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国威丧衄，巡功业堕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诏下尚书省，使去疾与许岷及百官议。皆以去疾证状最明者，城陷而远独生也。且远本守睢阳，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则远后巡死不足惑。若曰后死者与贼，其先巡死者谓巡当叛，可乎？当此时去疾尚幼，事未详知。且艰难以来，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载简书，若日星不可妄轻重。议乃罢。然议者纷纭不齐。

元和时，韩愈读李翰所为巡传，以为阙远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后异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远畏死而服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见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愈于褒贬尤慎，故著之。

南霁云者，魏州顿丘人。少微贱，为人操舟。禄山反，钜野尉张沼起兵讨贼，拔以为将。尚衡击汴州贼李廷望，以为先锋。遣至睢阳，与张巡计事。退谓人曰：“张公开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劝归，不去。衡赍金帛迎，霁云谢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礼。始被围，筑台募万死一生者，数日无敢应。俄有暗鸣而来者，乃霁云也。巡对泣下。霁云善骑射，见贼百步内乃发，无不应弦毙。

子承嗣，历涪州刺史。刘辟叛，以无备谪永州。

雷万春者，不详所来，事巡为偏将。令狐潮围雍丘，万春立城上与潮语，伏弩发六矢著面，万春不动。潮疑刻木人，谋得其实，乃大惊。遥谓巡曰：“向见雷将军，知君之令严矣。”潮壁雍丘北，谋袭襄邑、宁陵。巡使万春引骑四百压潮，先

为贼所包。巡突其围，大破贼，潮遁去。

万春将兵，方略不及霁云，而强毅用命。每战，巡任之与霁云钧。

姚闾者，开元宰相崇从孙。父弇，楚州刺史。闾性豪荡，好饮谑，善丝竹。历寿安尉。素善巡，及为城父令，遂同守睢阳。累加东平太守。

巡之遣霁云、万春败贼于宁陵也，别将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辞、陆元隤、硃珪、宋若虚、杨振威、耿庆礼、马日升、张惟清、廉坦、张重、孙景趋、赵连城、王森、乔绍俊、张恭默、祝忠、李嘉隐、翟良辅、孙廷皎、冯颜，其后皆死巡难，四人逸其姓名。

赞曰：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脰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巡先死不为遽，远后死不国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贼亡，天以完节付二人，畀名无穷，不待留生而后显也。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卷第一百八十四 列传第一百一十八

忠义下

程千里袁光廷 庞坚薛愿 张兴 蔡廷玉 符令奇璘 刘乃 孟华 张伾周曾 张名振 石演芬 吴淑 高沐 贾直言 辛说 黄碣孙揆

程千里，京兆万年人。长七尺，魁岸有力。应募碣西，累官安西副都护。天宝末，兼北庭都护、安西北庭节度使。突厥首领阿布思内附，本隶朔方，赐氏李，名献忠，度属幽州，素与安禄山有怨，内惧，故叛还碣外，数盗边。玄宗患之，诏千里将兵讨捕。千里谕葛逻禄，阴令犄角。献忠果以穷归葛逻禄，缚之，并妻子帐下数千人送千里所，乃献俘勤政楼，诏斩以徇。擢千里右金吾卫大将军，留宿卫。

禄山反，诏募兵河东，即拜节度副使、云中太守，迁上党长史。贼来攻，麀馘多，累加开府仪同三司、礼部尚书。至德二载，贼将蔡希德围上党，轻骑挑战。千里恃勇开县门，率百骑欲直禽希德，几得而救至，乃退。会桥坏，马颠，为贼执，仰首敕诸骑使还，曰：“为我报诸将，可失帅，不可失城。”军中皆为泣下，增备固守。贼不能下，乃还。囚千里至东都，安庆绪伪署特进，囚客省。庆绪败，为严庄所害。后赦令数下，追褒死难者，惟千里生见执，不及云。

初，禄山构难，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陇郡县皆陷吐蕃，

惟河西戎将袁光廷为伊州刺史，固守历年，虽游说百绪，终不降，诸下同心无携畔者。及粮竭，手杀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赠工部尚书。

庞坚，京兆泾阳人。四世祖玉，事隋为监门直阁。李密据洛口，玉以关中锐兵属王世充击之，百战不衄。世充归东都，秦王东徇洛，玉率万骑降，高祖以隋旧臣，礼之。玉魁梧有力，明军法，久宿卫，习知朝廷制度。帝顾诸将多不闲仪检，故授玉领军、武卫二大将军，使众观以为模{广齐}，出为梁州总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余党四奔，属县獠与反者州里亲戚为贼游说，言不可穷蹙。玉不听，下令军中曰：“谷熟，吾尽收以馈军。非尽贼，吾不反。”闻者惧，相谓曰：“军不止，吾谷尽，且饿死。”乃共入贼营，与所亲相结，斩渠长以降，众遂溃。徙越州都督。召为监门大将军。太宗以耆厚，令主东宫兵。虽老不怠，小大之务无不亲。卒，帝为废朝，赠幽州都督、工部尚书。

坚历颍川太守。安禄山反，南阳节度使鲁灵表坚为长史兼防御副使，以薛愿为颍川太守，共守颍川。时陈留、荥阳已陷贼，南阳被围，而颍川当往来剧。贼将阿史那承庆悉锐攻之，传城百里，树木皆刊。城中士单寡，粮少，而愿、坚昼夜战，诸郡兵无援者，自正月尽十一月。贼设木鹅、冲车、飞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噪，夜半逾城入，二人不肯降。贼缚致东京，将砾解之，有说禄山曰：“义士也，彼为其主，杀之不详。”乃缚于树。比且死，见者哭之。

愿，汾阴人。父縚，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为太子瑛妃。瑛废，贬愿岭外，久乃得还。

张兴者，束鹿人。长七尺，一饭至斗米，肉十斤。悍驍而辩，为饶阳裨将。禄山反，攻饶阳。兴开张祸福，譬晓敌人，

而婴圉弥年，众心遂固。沧、赵已隐，史思明引众传城，兴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贼将入，兴一举刀，辄数人死，贼皆气慑。城破，思明缚之马前，好谓曰：“将军壮士，能屈节，当受高爵。”对曰：“昔严颜一巴郡将，犹不降张飞。我大郡将，安能委身逆虏？今日幸得死，然愿以一言为诫。”思明曰：“云何？”兴曰：“天子遇禄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为国扫除，反为其下，何哉？”思明曰：“将军不观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万，直趣洛阳，天下大定。以偏师叩函谷，守将面缚，唐亡固矣。”兴曰：“桀、纣、秦、隋穷人力，举四海与为怨，故商、周、汉、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无违德，禄山非数帝贤，是苟延岁月，终即禽耳。”思明怒，锯解之。且死，骂曰：“吾能哀强死兵败贼众！”军中凜然为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禄山，未有闻。与硃泚同里闲，少相狎近，泚为幽州节度使，秦署幕府。

廷玉有沈略，善与人交，内外爱附。泚多所叩咨，数遣至京师。当是时，幽州兵最强，财雄，士骄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礼法。廷玉间语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孙者。公南联赵、魏，北奚虏，兵我地险，然非永安计，一日赵、魏反噬，公乃沸鼎鱼耳。不如奉天子，多难，可勒勋鼎彝，若何？”泚善之。廷玉阴欲耗其力，则讽泚出金币礼士，又劝归贡赋助天子经费，献牛马系道，储廩为单。因劝泚入朝，泚将听，诸校怒，缚廷玉辱之，廷玉无桡辞，泚不忍杀，囚岁余出之，谓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导公为逆即悔，勉公以义何悔为？”复絜满岁，问曰：“能省过否？不尔，且死。”对曰：“不杀我，公得名。杀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

又有硃体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体微辄左右之，

故泚愈信，桀傲稍革。廷玉遂蔽朝事。泚乃奏涿州为永泰军，蓟州静塞军，瀛州清夷军，莫州唐兴军，置团练使，以支郡隶属，卢龙军稍削。而泚内畏弟滔逼己，滔亦劝泚入朝，乃以军属滔。廷玉、体微共白泚：“公入朝为功臣首，后务至重，须诚信者乃可付。滔虽大弟，多变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祸也。”泚不听。二人随泚到朝，德宗为太子时，知廷玉名，及见，礼眷殊渥。泚统幽州行营为泾原凤翔节度使，诏廷玉以大理少卿为司马，体微为要籍。

滔有请于泚，或不顺，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悦，浸傲肆自用。左右有恶廷玉者，妄云：“素毁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体微和之。”滔表言二人离间骨肉，请杀于有司。亦遗泚书云云。泚恚滔夺其军，不从。会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发其书，乃归罪于二人，贬廷玉柳州司户参军、体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谍伺诸朝，曰：“上若不杀廷玉，当谪去，得东出洛，我且缚致麾下支解之。”将行，帝劳廷玉曰：“尔姑行，为国受屈，岁中当还。”廷玉至蓝田驿，人白左巡使郑詹：“商于道险，不可往。”詹迫使趋潼关。廷玉告子少诚、少良曰：“我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败于将成，天助逆邪？今更使我出东都，此殆滔计，吾不可以辱国。”比至灵宝，自投于河。

宰相卢杞方疾御史大夫严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状，即抵詹死，而斥出郢。帝闵廷玉忠，归其柩，厚赙之。李晟平硃泚，少诚等适终丧，晟表丐追赠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来滔，寝其奏，遂已。

符令奇，沂州临沂人。初为卢龙军裨将。会幽州乱，挈子璘奔昭义，节度使薛嵩署为军副。嵩卒，田承嗣盗其地，引令奇为右职。

田悦拒命，马燧败之洹水。令奇密语璘曰：“吾阅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纪，无噍类。吾观田氏覆亡无时，安用苟旦夕，系縲京师，宗族屠地？汝能委质朝廷，为唐忠臣，吾亦名扬后世矣。”璘泣曰：“悦，忍人也，近祸可畏。”答曰：“今王师四合，吾属俎中醢。儿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叠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对。初，悦与李纳会濮阳，因乞师，纳分麾下随之。至是，纳兵归齐，使璘以三百骑护送。璘与父啖臂别，乃以众降燧。璘之出，与三子同降。悦怒，引令奇切让。令奇骂曰：“尔忘义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顺，杀身庸何悔？钊死，愈尔远矣！”悦怒，奋而起。令奇临刑，色不变，年七十九，夷其家。

燧署璘为军副，诏拜特进，封义阳郡王。既闻父见害，号绝泣血，燧表其冤，加检校左散骑常侍，赐晋阳第一区、祁田五十顷，赠令奇户部尚书。

璘字元亮。李怀光反，诏燧讨之。璘介五千兵先济河，与西师合。从燧入朝，为辅国大将军，赐靖恭里第一区、蓝田田四十顷。璘之降，母匿里中独免，及悦死，诏迎于魏，赐宴别殿。璘居环卫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赠越州都督。

刘乃字永夷，河南伊阙人。少敬颖，暗诵《六经》，日数千言。善文词，为时推目。天宝中擢进士第。丧父，以孝闻。服终，中书舍人宋昱知铨事，乃方调，因进书曰：《书》称：‘知人则哲，能官人则惠。’此唐虞以为难。今文部始抡材，终授位，是知人、官人，两任其责。昔禹、稷、皋陶之圣，犹曰载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今有司独委一二小宰，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狭词短韵为体，是以小冶鼓众金，虽欲为鼎镛，不可得已。故虽有周公、尼父图书《易象》之训，以判责之，曾不及徐、庾；虽有至德，以

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树也，求尺寸之材，必后于 琢杙；龙吟虎啸，希声也，尚颊舌之感，必下于蛙黾。岂不悲乎！执事诚能先政事，次文学，退观其治家，进察其临节，则庞鸿深沈之事，亦可窥其门闾矣。” 昱嘉之，补剡尉。刘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后。

大历中，召拜司门员外郎。德宗初，进郭子仪为尚父。时册礼废，视诏文者不适所宜，宰相崔祐甫召乃至闇草之，少选成文，词义典裁。俄擢给事中，权知兵部侍郎。杨炎、卢杞当国，五岁不迁。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

帝狩奉天，乃卧疾私第，硃泚遣人召之，固称笃。复遣伪相蒋镇慰诱，乃佯啗不答，灸无完肤。镇再至，知不可胁，乃太息曰：“我尝忝曹郎，不能死，宁以自辱 亶腥，复欲污贤哲乎？”遂止。乃闻车驾如梁州，自投于床，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闻其忠，赠礼部尚书，谥曰贞惠。子伯刍，别传。

孟华，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宝臣为府官属，论议倖倖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斩李惟岳，遣华至京师陈事，德宗问河朔利害，华对称旨，擢检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

硃滔与武俊谋解田悦之围，帝诏华还谕，欲乱其谋。华至，让武俊曰：“安、史未覆灭时，大夫观其兵，自谓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于大夫恩甚厚，将还康中丞他州，而归我深、赵。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后得高官者。大夫何望于失地邪？夫药苦口者利病，大夫后日思愚言，悔无逮！”或曰：“华入朝私奏便宜，欲倾我，故得显职。”武俊惑之，然以华旧人，未忍夺其职，卒进援悦。华从至临清，称病还恒州。武俊令子察所为，乃阖门谢宾客。武俊知不足忌，无杀华意。既僭称王，授礼部侍郎，不肯起，呕血死。

张伾者，本为泽潞将，守临洛，田悦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粮且尽，救不至。伾悉召部将立军门，命女出遍拜，因曰：“诸君战良苦，吾无货为赏，愿以是女卖直，为众士一日费。”士皆哭曰：“请死战！”会马燧自河东将兵击悦城下，败之，伾乘胜出战，无不一当百。以功迁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卫大将军，未拜卒，赠尚书右仆射。

军中议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号诉不肯从，奔告淮南节度使王锬，乃免。诏嘉其忠，起为金吾卫大将军，委锬处以剧职，封徐鲁国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将，与王玢、姚詹韦清志相善，号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计，一二以告李勉。玢为许州镇遏使。会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军据蔡，使玢为应，詹、清居中谋取希烈，密求药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从。次襄城，知其谋，以告。希烈使李克诚率驍军千人劫曾杀之，而收其兵，并杀玢、詹。始，约事觉毋相引。清惧，阳说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请乞师硃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夺刘洽。德宗赠曾太尉，玢司徒，詹工部尚书，擢清安定郡王，实封户二百。

又有吕贲、康秀琳、梁兴朝、贾乐卿、侯仙钦皆死希烈之难，赠贲、秀琳尚书左右仆射，兴朝等皆秩尚书，遣萧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访其家子孙，诏虽三世有罪，常降一等。

曾无后，贞元中，女及曾兄子酆争袭封，有司奏曾首谋归顺，身死贼手，陛下锡真食，不幸绝嗣，宜令酆以五十户奉祀，女亦封五十户。

张名振，李事李怀光为都将。始，怀光已立功，德宗赐铁券，奉诏倨甚。名振到军门大言曰：“太尉见贼不击，使到不迎，将反邪？且安、史、仆固等今皆族灭，公欲何为？是资忠

义士立功耳。”怀光召见，谕以贼强，须蓄锐俟时，诱为不反。及引军入咸阳，又曰：“公不反，来此何邪？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贼谁遗？”怀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杀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怀光至都将，尤亲信，畜为假子。怀光军三桥，将与硃泚连和。演芬使客郅成义到行在，言怀光无破贼意，请罢其总统。成义走告怀光子堆，怀光召演芬骂曰：“尔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负我，宜即死。”对曰：“天子以公为股肱，公以我为腹心；公乃负天子，我何不负公？且我胡人，无异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为贼，死固吾分。”怀光使士啖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断其颈。德宗闻，赠演芬兵部尚书，赐其家钱三百万，斩成义于朔方。

吴淑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诏赠后祖神泉为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瑶太子家令、濮阳郡公，令瑜太子谕德、济阳郡公，淑太子詹事、濮阳郡公，并开府仪同三司。令瑶兄弟故为县令、郎将矣，而淑用盛王府参军进，俄迁鸿胪少卿、金吾将军。建中初，迁大将军。淑循循有礼让，无倨气矜色，见重朝廷，时以为材当所位，不自戚属者。

硃泚反，卢杞、白志贞皆谓泚有功，不宜首难，得大臣一人持节尉晓，恶且悛。德宗顾左右，无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亡能，愿至贼中谕天子至意。”帝大悦。淑退谓人曰：“吾知死无益而决见贼者，人臣食禄死其难，所也。方危时，安得自计？且不使陛下恨下无犯难者。”即日赍诏见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业僭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赠太子太保，谥曰忠，赐其家实户二百，一子五品正员官。京师平，官庀其葬。子士矩，别传。

高沐者，渤海人。父冯，事宣武李灵耀，假守曹州。灵耀

反，冯密遣人奏贼纤悉，有诏即拜曹州刺史。会李正己盗有曹、濮，冯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

沐，贞元中擢进士第，以家托郓，故李师古辟署判官。师道叛，沐率其僚郭晷、郭航、李公度引古今成败，前后镌说，不能入。师道所厚吏李文会、林英等乘间诉曰：“比悉心忧公家事，而为沐等所疾，公奈何举十二州地成沐辈千载名乎？”由是疏斥沐，令守濮州。沐上书盛夸山东煮海之饶，得其地可以富国。师道谋皆露。后英奏事京师，胁邸史言沐以诚款结天子。师道怒，诛沐，而囚户濮州，守卫苛严，凡十年。

吴元济拒命，师道引兵攻彭城，败萧、沛数县而还，以缓王师。晷为缙书藏衣絮间，使郭航间道走武宁军见李愿，请奇兵三千浮海捣莱、淄，贼倚海不为备，且居皆罪人，无与守。始，晷畏事泄，署师道所信吏刘谅名以遣，愿白诸朝，议者疑师道使为之，不得报。航不敢循故道，间关回远还晷所。未几，师道召航，晷疑事露，欲引决，航曰：“事觉，吾独死，君无患。”航卒自杀，遂绝。及王师讨师道，诸节度兵四人，而彭城兵下鱼台金乡、李昕军取海州若拾遗，颇用晷策。

初，淮西平，师道势蹙，内甚惧。李公度与大将李英昙都献三州。使长子入侍。师道然可，俄中悔，欲杀英昙，贾直言讽师道嬖奴曰：“高沐冤气在天，祸且至。英昙复死，是益其崇也。”乃止。逐于莱州，俄杀之。

又有崔承宠、杨偕、陈佑、崔清皆抗节忤贼，李文会指为沐党，沐之死，皆被囚。刘悟既平师道，捉晷臂歔歔流涕，辟置义成节度府，亦请公度为僚属。元和十四年，赠沐吏部尚书，委马■备礼收葬，恤其家。

航，莱州人，以气闻，师道署右职，与晷世居齐。初，晷举进士，权德舆将取之，闻其家贼中，乃罢，遂为贼聘。二人

座能以忠显。

贾直言，河朔旧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艺待诏。代宗时，坐事赐鸩，将死，直言给其父曰：“当谢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辄取鸩代饮，迷而踣。明日，毒溃足而出，久乃苏。帝怜之，减父死，俱流岭南。直言由是镌。

后署师道府属。及师道不轨，提刀负棺入谏曰：“愿前死，不见城之破。”又画缚载槛车状而妻子系累者以献，师道怒，囚之。刘悟既入，释其禁，辟署义成府。后徙潞，亦随府迁。

监军刘承偕与悟不平，阴与慈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节度。事泄，悟以兵围承偕，杀小使，赴言遽入责曰：“司空纵兵胁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芽？它日复为军中所指笑。”悟闻，感悔，匿承偕于第以免。悟每有过，必争，故悟能以臣节光明于朝。穆宗召为谏议大夫，群情洒然称允。而悟固留，得听。

始，悟子从谏贵甚，见直言辄衣紫拥笏，以兵自卫。直言谏悟曰：“郎少年，毋使袭山东熊，朝服可擅著邪？”悟死，从谏不发丧，召大将刘武德等矫悟遗言，与邻道使共表求袭位，直言入让曰：“父死不哭，何颜面见山东义士乎？”从谏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为功臣。然以张汶故，自谓不洁淋头，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从谏起抱直言项哭曰：“计穷而然。”直言曰：“君何忧无土地，今胁朝廷，正速死耳。若从武德谋，吾见刘氏为元济矣。”从谏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摄留后，使从谏居丧。初，从谏惟郢兵二千同谋。直言既折之，军中遂安。

大和九年卒，赠工部尚书。

辛说者，太原尹云京孙也。学《诗》、《书》，能击剑，重然诺，走人所急。初事李峤，主钱谷。性廉劲，遇事不处文法，

皆与之合。罢居扬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济时意。

庞勋反，攻杜慆于泗州。说闻之，挈舟趋泗口，贯贼栅以入。慆素闻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枢尝为吾道夫子为人，何意临教？吾无忧矣！”说亦谓慆可共事，乃请还与妻子决，同慆生死。时贼张甚，众皆南走，独说北行。说未至，慆忧之，延枢知必来，曰：“说至，可表为判官。”慆许诺。俄而至，慆喜曰：“围急，飞鸟不敢过，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劝解白衣被甲。

贼将李圆焚淮口，说曰：“事棘矣，独出可以求援。”乃与杨文播、李行实夜逾淮，坎岸登，驰三十里至洪泽，见戍将郭厚本告急。厚本许出兵，大将袁公异等曰：“贼众我寡，不可往。”说拔剑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诏来，乃逗留不进，欲何为？大丈夫孤国恩，虽生可羞。且失泗，则淮南为寇场，君尚能独存？吾今断左臂杀君去。”推剑直前，厚本持之，公异等仅免。说望泗恸哭，帐下皆流涕。厚本决许付兵五百，说曰：“足矣！”遍问士曰：“能行乎？”皆曰：“诺。”说仆面于地，泣以谢。众既叩淮，有人语曰：“贼破城矣！”说将斩之，众为请。说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济，慆亦出兵，表里击，贼大败。说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审权遣将翟行约赴援，壁莲塘，慆欲遣人廷劳，诸吏惮不敢出，说独往犒而还。

围三月，救兵外败，城益危。说复请乞兵淮南，与壮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斩贼栅出，见节度使令狐綯，复诣浙西见审权。时皆传泗州已陷，疑说为贼计，囚之。说引李峤自明。峤时为大同防御使，称其忠可信。审权乃许救，合淮南兵五千，盐粟具。方淮路梗，不得进。说引兵决战，斩贼六百级，乃克入，城上欢叫，上留与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监察御史。围凡十

月乃解，卒完一州。

初，说求救也，过家十余，未尝见妻子，得粮累二十万。说子及兄子客广陵，托恹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后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终岭南节度使。

方说之少，耕于野，有牛斗，众畏奔践，说直前，两持其角，牛不能动，久而引触，竟折其角。里人骇异，屠牛以饭说。然说癯短，才及中人。后贵，力亦少衰云。

黄碣，闽人也。初为闽小将，喜学问，轩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笔者，碣怒曰：“是笔它日断大事，不可假。”后战安南有功，高骈表其能，为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绩。刘汉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弃州去，客苏州。

董昌为威胜军节度使，表碣自副，久乃应。及昌反，碣谏曰：“大王拔田亩，席贡输之勤，位将相，非有勋业可纪。今不能尽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诛灭无种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汉。今王僻婴一城，乃为大逆，何邪？碣请举族先死，不能见王之灭。”昌怒曰：“碣不顺我邪？”斥出之。碣移书幕府李滔曰：“‘顺天’建元，以愚策之，针可为槩邪？‘或窃其书示昌，昌令使者斩之。使以首至，昌诟曰：‘贼负我，三公不肯为，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镜湖之南同瘞焉。昌败，有诏赠司徒，求其后不能得。”

昌已杀碣，滔亦遇害，乃召会稽令吴镣问策，镣曰：“王为真诸侯，遗荣子孙而不为，乃作伪天子，自取灭亡。”昌叱斩之，族其家。又召山阴令张逊知御史台，固辞曰：“王自弃，为天下笑。且六州势不助逆，王据孤州以速死，谓何？逊不敢以身许王也。”昌恶之，曰：“逊不知天意，议邪说拒我。”囚之。他日谓人曰：“我无碣、镣、逊，何乏事？”即害之。

孙揆，字圣圭，刑部侍郎逖五世从孙也。第进士，辟户部巡官。历中书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讨李克用，以揆为兵马招讨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更授昭义军节度使，以本道兵会战。克用伏兵刀黄岭，执揆，厚礼而将用之，曰：“公辈当从容庙堂，何为自履行阵也？”揆大骂不诎，克用怒，使以锯解之，锯齿不行，揆谓曰：“死狗奴，解人当束之以板，汝辈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骂声不辍至死。昭宗怜之，赠左仆射。

卷第一百八十五 列传第一百一十九

卓行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质厚少缘饰。少孤，事母孝，举进士，不忍去左右，自负母入京师。既擢第，母亡，庐墓侧，食不盐酪，藉无茵席。服除，以窆困调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闻，擢补龙武军录事参军。

德秀不及亲在而娶，不肯婚，人以为不可绝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为？”初，兄子襁褓丧亲，无资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数日湮流，能食乃止。既长，将为娶，家苦贫，乃求为鲁山令。前此堕车足伤，不能趋拜，太守待以客礼。有盗系狱，会虎为暴，盗请格虎自赎，许之。吏白：“彼诡计，且亡去，无乃为累乎？”德秀曰：“许之矣，不可负约。即有累，吾当坐，不及余人。”明日，盗尸虎还，举县嗟叹。

玄宗在东都，酺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是时颇言帝且第胜负，加赏黜。河内太守辇优伎数百，被锦绣，或作犀象，瑰譎光丽。德秀惟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鵠于》。《于鵠于》者，德秀所为歌也。帝闻，异之，叹曰：“贤人之言哉！”谓宰相曰：“河内人其涂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

所得奉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岁满，笥余一缣，驾柴车去。爱陆浑佳山水，乃定居。不为墙垣扃钥，家无仆妾。岁饥，

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弹琴以自娱。人以酒肴从之，不问贤鄙为酣饫。是时程休、邢宇、宇弟宙、张茂之、李嵎、嵎族子丹叔、惟岳、乔潭、杨拯、房垂、柳识皆号门弟子。德秀善文辞，作《蹇士赋》以自况。房琯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苏源明常语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也。”

天宝十三载卒，家惟枕履箪瓢而已。潭时为陆浑尉，庀其葬。族弟结哭之恸，或曰：“子哭过哀，礼欤？”结曰：“若知礼之过，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无固，性无专，老无在，死无余，人情所耽溺、喜爱、可恶者，大夫无之。生六十年未尝识女色、视锦绣，未尝求足，无苟辞、佚色，未尝有十亩之地、十尺之舍、十岁之僮，未尝完布帛而衣，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贪佞、绮紈粱肉之徒耳。”

李华兄事德秀，而友萧颖士、刘迅。及卒，华谥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华于是作《三贤论》。或问所长，华曰：“德秀志当以道纪天下，迅当以《六经》谐人心，颖士当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齐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颖士呼吸折节而获重禄，不易一刻之安易，于孔子之门，皆达者欤！使德秀据师保之位，瞻形容，乃见其仁。迅被卿佐服，居宾友，谋治乱根源，参乎元精，乃见其妙。颖士若百炼之刚，不可屈，使当废兴去就、一生一死间，而后见其节。德秀以为王者作乐崇德，天人之极致，而辞章不称，是无乐也，于是作《破阵乐辞》以订商、周。迅世史官，述《礼》、《易》、《书》、《春秋》、《诗》为《古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颖士尤罪子长不编年而为列传，后世因之，非典训也。自《春秋》三家后，非训齐生人不录。然各有病，元病酒，刘病赏物，萧病贬恶太亟、奖能太重。若取其节，皆可为人师也。”世谓笃论。

休，字士美，广平人。宇字绍宗，宙字次宗，河间人。茂之，字季丰，南阳人。嶧字伯高，丹叔字南诚，惟岳字谟道，赵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齐物，隋观王雄后，举进士，终右骁卫骑曹参军。嶧擢制科，迁南华令。大水，他县饥，人至相属，嶧为具衍食鬻，及去，糗粮送之，吏为立碑。安禄山乱，嶧客清河，为乞师平原太守颜真卿，一郡获全。历庐州刺史。拯与嶧名最著，潭、识以文传后。

皋，字士繇，秦州略阳人，徙润州丹徒，晋安丘公翼十二世孙。父偁与席豫、苏源明以艺文相友，终羽林军参军。

皋擢进士第，为临清尉，安禄山籍其名，表为蓟尉，署幕府。皋度禄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谏，欲行，虑祸及亲。天宝十四载，使献俘京师，还过福昌尉仲谟。谟妻，皋妹也，密约以疾召之，谟来，皋阳啗，直视谟而瞑。谟为尽哀，自含敛之。皋逸去，人无知者。吏以诏书还皋母，母谓实死，恸哭感行路，故禄山不之虞，归其母。皋潜候于淇门，奉侍昼夜南奔，客临淮，为驿亭保以诘问北方。既度江而禄山反，天下闻其名，争取以为属。高适表试大理评事、淮南采访判官。

永王举兵，胁士大夫，皋诡姓名以免。玄宗在蜀闻之，拜监察御史，会母丧，得风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逾年诏命不至。有中人过州，颇求取无厌，南昌令王邁欲按之，谋于皋。皋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邁悟，厚谢。浙西节度使颜真卿表为行军司马，召拜起居舍人，固辞。尝曰：“吾洁身乱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为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

自中原乱，士人率度江，李华、柳识、韩洄、王定皆仰皋节，与友善。洄、定常评皋可为宰辅、师保；华亦以为分天下善恶，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诏赠秘书少

监。元和中，谥为贞孝。子德舆，至宰相，别传。

甄济，字孟成，定州无极人。叔父为幽、凉二州都督，家卫州，宗属以伉侠相矜。济少孤，独好学，以文雅称。居青岩山十余年，远近伏其仁，环山不敢畋渔。采访使苗晋卿表之，诸府五辟，诏十至，坚卧不起。

天宝十载，以左拾遗召，未至而安禄山入朝，求济于玄宗，授范阳掌书记。禄山至卫，使太守郑遵意致谒山中，济不得已为起，禄山下拜钧礼。居府中，论议正直。久之，察禄山有反谋，不可谏。济素善卫令齐，因谒归，具告以诚。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欧血状，阳不支，舁归旧庐。禄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断其头见我。”济色不动，左手书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趋前，济引颈待之，希德歔歔嗟叹，止刀，以实病告。后庆绪复使强舆至东都安国观。会广平王平东都，济诣军门上谒泣涕，王为感动。肃宗诏馆之三司署，使污贼官罗拜，以愧其心。授秘书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

来瑱辟为陕西襄阳参谋，拜礼部员外郎。宜城楚昭王庙坎地广九十亩，济立墅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历初，江西节度使魏少游表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

济生子，因其官字曰礼闾、曰宪台。而礼闾死，宪台更名逢，幼而孤。及长，耕宜城野，自力读书，不谒州县。岁饥，节用以给亲里；大穰，则振其余于乡党贫狭者。朋友有缓急，辄出家货周贍，以义闻。

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国史，欲诣京师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济节行与权皋同科，宜载国史。有诏赠济秘书少监。而逢与元稹善，稹移书于史馆修撰韩愈曰：“济弃去禄山，及其反，有名号，又逼致之，执不起，卒不污其名。夫辨所从于居易之时，坚其操于利仁之世，而犹选儒者之所不为，盖佛人之心难，而

害己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乱，死忠者不必显，从乱者不必诛，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难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禄食不进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乱，则延颈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显而废忠，不以不必诛而从乱。在古与今，盖百一焉。

“愈答曰：‘逢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以标目其先人事，载之天下耳目，彻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惊人，逢与其父俱当得书矣。’”由是父子俱显名。

阳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陕州夏县，世为官族。资好学，贫不能得书，求为吏，隶集贤院，窃院书读之，昼夜不出户，六年，无所不通。及进士第，乃去隐中条山，与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长，不肯娶，谓弟曰：“吾与若孤茆相育，既娶则间外姓，虽共处而益疏，我不忍。”弟义之，亦不娶，遂终身。

城谦恭简素，遇人长幼如一。远近慕其行，来学者迹接于道。闾里有争讼，不诣官而诣城决之。有盗其树者，城过之，虑其耻，退自匿。尝绝粮，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与弟迎之，奴未醒，乃负以归。及觉，痛咎谢，城曰：“寒而饮，何责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余，痴不知人，城常负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远方，城与弟行千里，负其柩归葬。岁饥，屏迹不过邻里，屑榆为粥，讲论不辍。有奴都儿化其德，亦方介自约。或哀其馁，与之食，不纳。后致糠核数杯，乃受。山东节度府闻城义者，发使遗五百缗，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辞，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尝发。会里人郑俶欲葬亲，贷于人无得，城知其然，举缗与之。俶既葬，还曰：“蒙君子之施，愿为奴以偿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为学乎？”俶泣谢，即教以书，俶不能业，城更徙远阜，使颀其习。学如初，惭，缢而死。城惊且哭，厚自咎，为服缞麻瘞之。

陕虢观察使李泌数礼饷，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荐诸朝，诏以著作佐郎召，并赐绯鱼。泌使参军事韩杰奉诏至其家，城封还诏，自称“多病老惫，不堪奔奉，惟哀怜”。泌不敢强。及为宰相，又言之德宗，于是召拜右谏议大夫，遣长安尉杨宁赍束帛诣其家。城褐衣到阙下辞让，帝遣中人持绯衣衣之，召见，赐帛五十匹。

初，城未起，缙绅想见风采。既兴草茅，处谏诤官，士以为且死职，天下益惮之。及受命，它谏官论事苛细纷纷，帝厌苦，而城浸闻得失且熟，犹未肯言。韩愈作《争臣论》讥切之，城不屑。方与二弟延宾客，日夜剧饮。客欲谏止者，城揣知其情，强饮客，客辞，即自引满，客不得已。与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无得关言。常以木枕布衾质钱，人重其贤，争售之。每约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几何，薪菜盐几钱，先具之，余送酒家，无留也。”服用无赢馀，客或称其佳可爱，辄喜，举授之。有陈苕者，候其得俸，常往称钱之美，月有获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窥其际。

及裴延龄诬逐陆贽、张滂、李充等，帝怒甚，无敢言。城闻，曰：“吾谏官，不可令天子杀无罪大臣。”乃约拾遗王仲舒守延英阁上疏极论延龄罪，慷慨引谊，申直贽等，累日不止。闻者寒惧，城愈励。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顺宗方为皇太子，为开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谕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龄。城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龄，城力也。坐是下迁国子司业。引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谒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三年不归侍者，斥之。简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罢。躬讲经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薛约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谪连州。吏捕迹，得之城家。

城坐吏于门，引约饮食讫，步至都外与别。帝恶城党有罪，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何蕃、季偿、王鲁卿、李诜等二百人顿首阙下，请留城。柳宗元闻之，遗蕃等书曰：“诏出阳公道州，仆闻悵然。幸生不讳之代，不能论列大体，闻下执事，还阳公之南也。今诸生爱慕阳公德，恳恫乞留，辄用抚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时，太学生徒仰阙执诉，仆谓讫千百年不可复见，乃在今日，诚诸生见赐甚厚，将亦阳公渐渍导训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伪，来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托门下，飞文陈愚。论者以为阳公过于纳污，无人师道。仲尼吾党狂狷，南郭献讥；曾参徒七十二人，致祸负刍；孟轲馆齐，从者窃屨。彼圣贤犹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枉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阳公在朝，四方闻风，贪冒苟进邪薄之夫沮其志，虽微师尹之位，而人实瞻望焉。与其化一州，其功远近可量哉！诸生之言，非独为己也，于国甚宜。”蕃等守阙下数日，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纪德。

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罚罚之，宜赏赏之，不以簿书介意。月俸取足则已，官收其余。日炊米二斛，鱼一大藿，置瓯杓道上，人共食之。州产侏儒，岁贡诸朝，城哀其生离，无所进。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罢。州人感之，以“阳”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狱，吏有幸于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脱，城辄掳杀之。赋税不时，观察使数诮责。州当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抚字心劳，追科政拙，考下下。”观察府遣判官督赋，至州，怪城不迎，以问吏，吏曰：“刺史以为有罪，自囚于狱。”判官惊，驰入，谒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来候安否耳。”留数日，城不敢归，仆门阖，寝馆外以待命。判官遽辞去。府复遣官来按举，义不

欲行，乃载妻子中道逃去。顺宗立，召还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赠左散骑常侍，赐其家钱二十万，官护丧归葬。

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学太学，岁一归，父母不许。间二岁乃归，复不许。凡五岁，慨然以亲且老，不自安，揖诸生去，乃共闭蕃空舍中，众共状蕃义行，白城请留。会城罢，亦止。初，硃泚反，诸生将从乱，蕃正色叱不听，故六馆士无受污者。蕃居太学二十年，有死丧无归者，皆身为治丧。尝，鲁人。鲁卿，第进士，有名。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人。父舆，有风干。当大中时，卢弘正管盐铁，表为安邑两池榷盐使。先是，法疏阔，吏轻触禁，舆为立约数十条，莫不以为宜。以劳再迁户部郎中。

图，咸通末擢进士，礼部侍郎王凝所奖待，俄而凝坐法贬商州，图感知己，往从之。凝起拜宣歙观察使，乃辟置幕府。召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台劾，左迁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卢携以故宰相居洛，嘉图节，常与游。携还朝，过陕虢，属于观察使卢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为僚佐。会携复执政，召拜礼部员外郎，寻迁郎中。

黄巢陷长安，将奔，不得前。图弟有奴段章者，陷贼，执图手曰：“我所主张将军喜下士，可往见之，无虚死沟中。”图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阳，间关至河中。僖宗次凤翔，即行在拜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狩宝鸡，不获从，又还河中。龙纪初，复拜旧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谏议大夫，不赴。后再以户部侍郎召，身谢阙下，数日即引去。昭宗在华，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会迁洛阳，柳璨希贼臣意，诛天下才望，助丧王室，诏图入朝，图阳堕笏，趣意野耄。璨知无意于世，乃听还。

图本居中条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隐不出。作亭观素室，

悉图唐兴节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见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聩，三宜休；又少也惰，长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济时用，则又宜休。

“因自目为耐辱居士。其言诡激不常，以免当时祸灾云。豫为冢棺，遇胜日，引客坐圻中赋诗，酌酒裴回。客或难之，图曰：“君何不广邪？生死一致，吾宁暂游此中哉！”每岁时，祠祷鼓舞，图与闾里耆老相乐。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时寇盗所过残暴，独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难。

硃全忠已篡，召为礼部尚书，不起。哀帝弑，图闻，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图无子，以甥为嗣，尝为御史所劾，昭宗不责也。

赞曰：节谊为天下大闲，士不可不勉。观皋、济不污贼，据忠自完，而乱臣为沮计。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倾朝复支。不有君子，果能国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图知命，其志凜凜与秋霜争严，真丈夫哉！

卷第一百八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

孝友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闾巷刺草之民，皆得书于史官。

万年王世贵，长安严待封，泾阳田伯明，华原韩难陀，华州王瞿昙，郑县辛法汪、郭士举、张长、郭士度、郑迪、柳仁忠、能君德、刘崇、甘元爽、韩子尚、韩思约，下邳张万彻，朝邑申屠思恭、吕昂，鹑觚张元亮，灵台孙智和，新平冯猛将，宜川司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遗情，贝州马衡，沧州郑士才，清池孙楚信、刘贤，渤海边凤举，瀛州硃宝积，乐陵苏伏念，邯鄲章征，鸡泽冯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达多、张丘感、张艺朗暨孙师才、张义节，沙河赵君惠，南乐谷感德，魏县毛仁，武城茹智达，历亭王师威、李肆仁，临河李文绸，汤阴后斥奴，鼓城彭思义、陈岷、田堤岳，太原卢遗仁、王知道，蒲州贾孝才，解县卫玄表，南岳张利见，安邑曹文行、孙怀应、相里志降、杨王操、邵玄同、张衡、曹存勋、李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张仙儿、张公宪，虞乡董敬直，河东张金城、吕神通、吕云、吕志挺、吕元光、赵举、张祐、姚炽、张师德、冯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阙任仲济、源荣璧，汴州张士岩，陈留家师谅、董允恭，尉氏杨思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阳武时惠珣，封丘杨嵩珪，

许田李颐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孙彦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务荣，荆州刘宝，长寿史抟，益州焦怀肃、郭景华，鄆县曹少微，涪城赵烟，资阳赵光寓、黄昇，梓潼马冬王、秦举、王兴嗣，依政樊漪，巴西韦士宗、文博荧暨子诜，南郑李贞古，巢县张进昭，万载廖洪，南陵苏仲方，鄱阳张讷赞，乐平谢惟勤、沈普、姜岨，上饶鲍嘉福、虞熔真，句容张常洵，弋阳张球、李营暨子凝孙楚，贵溪黄舟，建昌熊士瞻，临江袁鸣，赣县谢俊，余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何起门，桐庐祝希进，诸暨张万和，萧山李渭、许伯会、戴恭、俞仪，信安徐知新、徐惠諲，东阳应先、唐君祐，睦州许利川，建阳刘常，邵武黄亘、张巨钱、吴海，泉山黄嘉猷，永泰王爽，皆事亲居丧著至行者。万年宋兴贵，奉先张郭，澧阳张仁兴，栎阳董思宠，湖城阎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阎酆，正平周思艺、张子英，曲沃张君密、秦德方、马玄操、李君则，太平赵德俨，陇西陈嗣，北海吕元简，经城宋洸之，单父刘九江，无棣徐文亮，乐陵吴正表，河间刘宣、董永，安邑任君义、卫开，龙门梁神义、贺见涉、张奇异，郑县王元绪、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庐戴元益，高安宋练，泾县万晏，弋阳李植，繁昌王丕，皆数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门闾，赐粟帛，州县存问，复赋税，有授以官者。

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进。又有京兆张阿九、赵言，奉天赵正言、滑清泌，羽林飞骑啖荣禄，郑县吴孝友，华阴尹义华，潞州张光毗，解县南锻，河东李忠孝、韩放，鄱陵任客奴，絳县张子英，平原杨仙朝，乐工段日升，河东将陈涉，襄阳冯子，城固雍孙八，虞乡张抱玉、骨英秀，榆次冯秀诚，封丘杨嵩珪、刘浩，清池硃庭玉、弟庭金，繁昌硃卜存，歙县黄芮，左千牛薛

锋及河阳刘士约，或给帛，或旌表门闾，皆名在国史。善乎！韩愈之论也，曰：“父母疾，亨药饵，以是为孝，未闻毁支体者也。苟不伤义，则圣贤先众而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则毁伤灭绝之罪有归矣，安可旌其门以表异之？”虽然，委巷之陋，非有学术礼义之资，能忘身以及其亲，出于诚心，亦足称者。故列十七八焉。广明后，方镇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闻，孝悌笃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载小说者，名字不参见他书，不可录。若李知本、张志宽之属，承上顺下，有礼让君子之风，故辑而序之。张士岩父病，药须鲤鱼，冬月冰合，有獭衔鱼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痢，士岩吮血。父亡，庐墓，有虎狼依之。焦怀肃母病，每尝其唾，若味异，辄悲号几绝。母终，水浆不入口五日，负土成坟，庐守，日一食，杖然后起。继母没，亦如之。张进昭，母患狐刺，左手堕而终。及殡，进昭截左腕庐于墓。张公艺九世同居，北齐东安王永乐、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抚，表其门。高宗有事太山，临幸其居，问本末，书“忍”字以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四人名颇著，详见于篇。

李知本，赵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灵六世孙。父孝端，仕隋为获嘉丞。与族弟太冲俱有世阀，而太冲官婚最高，乡人语曰：“太冲无兄，孝端无弟。”

知本涉经术，事亲笃至，与弟知隐雍顺，子孙百余，至贵用僮仆无间也。大业末，盗贼过闾不入，相戒曰：“无犯义门。”往依者五百余室，皆以免。贞观初，知隐为伊阙丞，知夏津令。开元中，孙瑱为给事中、扬州长史。知隐孙颢，有文辞，至太常少卿。从祖兄弟位给事中，凡四人。

张志宽，蒲州安邑人。居父丧而毁，州里称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闾，倚全者百许姓。后为里正，忽诣县称母疾求急，令问状，对曰：“母有疾，志宽辄病，是以知之。”令谓

其妾，系于狱，驰验如言，乃慰遣之。母终，负土成坟，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吊，拜员外散骑常侍，赐物四十段，表其闾。

刘君良，瀛州饶阳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犹同产也，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隋大业末，荒馑，妻劝其异居，因易置庭树鸟雏，令斗且鸣，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乱，禽鸟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与兄弟别处。月余，密知其计，因斥去妻，曰：“尔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复同居。天下乱，乡人共依之，众筑为堡，因号义成堡。武德中，深州别驾杨弘业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礼节，叹挹而去。贞观六年，表异门闾。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乱兵，遗腹生少玄。甫十岁，问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时野中白骨覆压，或曰：“以子血渍而渗者，父骸也。”少玄镌肤，阅旬而获，遂以葬。创甚，弥年乃兴。贞观中，州言状，拜徐王府参军。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岁丧母，哀毁天至。七岁，问父英曰：“若何可以报母？”英曰：“扬名显亲可也。”乃立志从学。汝南任处权见其文，惊曰：“孔子称颜回之贤，以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见此儿，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枢欲举秀才，自以学未广，遁去。又三年卒業，举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数殒绝，继母曰：“而不胜丧，谓孝可乎？”敬臣更进饘粥。服除，迁秘书郎。休沐，阖门诵书。监虞世南器其人，岁终，书上考，固辞。召为弘文馆学士，俄授越王府西阁祭酒。当代，王再表留，进朝请郎。举制科，擢许王文学。复为弘文馆学士，终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馑，夜丐食野中，还进母，为贼执，欲杀之，告以情，贼闵其孝，为解缚。母病痈，叔才吮疮注药。及亡，庐墓，有白鹄止庐傍。高宗时，表异其家。

至德间，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为贼执，将释一人，兄弟相让死，贼感其意，尽纵之。

程袁师，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带，药不尝不进。代弟戍洛州。母终，闻讣，日走二百里，因负土筑坟，号癯，人不复识。改葬曾门以来，阅二十年乃毕。常有白狼、黄蛇驯墓左，每哭，群鸟鸣翔。永徽中，刺史状诸朝，诏吏敦驾。既至，不愿仕，授儒林郎，还之。

武弘度，士畬兄之子，补相州司兵参军。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发徒跣趋丧所，负土筑茔，晨夕号，日一溢米。素芝产庐前，狸扰其旁。高宗下诏褒美，旌其门。

宋思礼，字过庭，事继母徐为闻孝。补萧县主簿。会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适口，思礼忧惧且祷，忽有泉出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县人异之，尉柳晃为刻石颂其孝感。

郑潜曜者，父万钧，驸马都尉、荥阳郡公。母，代国长公主。开元中，主寝疾，潜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齟面。主疾侵，刺血为书请诸神，丐以身代。火书，而“神许”二字独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无敢言。后尚临晋长公主，历太仆光禄卿。

元让，雍州武功人。擢明经，以母病不肯调，侍膳不出闾数十年。母终，庐墓次，废栉沐，饭菜饮水。咸亨中，太子监国，下令表阙于门。永淳初，巡察使表让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内率府长史。岁满，还乡里，人有所讼，皆诣让判。中宗在东宫，召拜司议郎，入谒，武后望谓曰：“卿孝于家，必能忠于国，宜以治道辅吾子。”寻卒。

裴敬彝，绛州闻喜人。曾祖子通，隋开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丧，哭丧明，有白鸟巢冢樾。兄弟八人皆为名孝，诏表门阙，世谓“义门裴氏”。

敬彝七岁能文章，性谨敏，宗族重之，号“甘露顶”。父智周，补临黄令，为下所讼。敬彝年十四，诣巡察使唐临直枉，临奇之，试命作赋，赋工。父罪已释，表敬彝于朝，补陈王府典签。一日，忽泣涕谓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辄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测。”乃请急，倍道归，而父已卒，羸毁逾礼。乾封初，迁累监察御史。母病，医许仁则者鏹不能乘，敬彝自为舆往迎。既居丧，诏赠缣帛，官为作灵舆。终服，以著作郎兼修国史。历中书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时，为酷吏所陷，死岭南。

梁文贞，虢州閆乡人。少从军守边，逮还，亲已亡。自伤不得养，即穿圻为门，晨夕汛扫，庐墓左，暗默三十年，家人有所问，画文以对。会官改新道，出文贞庐前，行旅见之，皆为流涕。有甘露降莹木，白兔驯扰，县令刊石纪之。开元中，刺史许景先表文贞孝绝伦类，诏付史官。

沈季诠，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尝与人争，皆以为怯。季诠曰：“吾怯乎？为人子者，可遗忧于亲乎哉！”贞观中，侍母度江，遇暴风，母溺死，季诠号呼投江中，少选，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谢叔方具礼祭而葬之。

许伯会，越州萧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孙。举孝廉。上元中，为衡阳博士。母丧，负土成坟，不御絮帛、尝滋味。野火将逮莹树，悲号于天，俄而雨，火灭。岁旱，泉涌庐前，灵芝生。

陈集原，泷州开阳人。世为酋长。父龙树，为钦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辄不食。及亡，呕血数升，即莹作庐，尽以田货让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时，历右豹韬卫大将军。

陆南金，苏州吴人。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春秋》、《司马史》、《班氏汉书》。仕隋为越王侗记室兼侍读。侗称制，

擢著作郎。时王世充将篡逆，侗谓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无忠臣乎？”士季对曰：“见危授命，臣宿志也。请因启事为陛下杀之。”谋泄，停侍读，乃不克。贞观初，终太学博士兼弘文馆学士。

南金仕为太常奉礼郎。开元初，少卿卢崇道抵罪徙岭南，逃还东都。南金居母丧，崇道伪称吊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为仇人迹告，诏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当重法，弟赵璧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请死。”南金固言弟自诬不情，旭怪之，赵璧曰：“母未葬，妹未归，兄能办之，我生无益，不如死。”旭惊，上状。玄宗皆宥之。

南金知书史，履操谨完。张说、陆象先以贤谓之，由库部员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马，卒。

张琬，河中解人。父审素，为虢州都督，有陈纂仁者，诬其冒战级、私庸兵。玄宗疑之，诏监察御史杨汪即按。纂仁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堂礼谋反。于是汪收审素系雅州狱，驰至虢州按反状。堂礼不胜忿，杀纂仁，以兵七百围汪，胁使露章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堂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琬与兄琰尚幼，徙岭南。久之，逃还。汪更名万顷。琰时年十三，琬少二岁。夜狙万顷于魏王池，琰斫其马，万顷惊，不及斗，为琬所杀。条所以杀万顷状系于斧，奔江南，将杀构父罪者，然后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闻。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侍中裴耀卿等陈不可，帝亦谓然，谓九龄曰：“孝子者，义不顾命。杀之可成其志，赦之则亏律。凡为子，孰不愿孝？转相仇杀，遂无已时。”卒用耀卿议，议者以为冤。帝下诏申谕，乃杀之。临刑赐食，琰不能进，琬色自如，曰：“下见先人，复何恨！”人莫不闵之，为诔揭于道，敛钱为葬北邙，尚恐仇人发之，作疑冢，使不知其处。

太宗时，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为乡人李君则所杀，亡命去，时君操尚幼。至贞观时，朝世更易，而君操寡孤，仇家无所惮，诣州自言。君操密挟刃杀之，剔其心肝啖立尽，趋告刺史曰：“父死凶手，历二十年不克报，乃今刷愤，愿归死有司。”州上状，帝为贷死。

高宗时，绛州人赵师举父为人杀，师举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师举长，为人庸，夜读书。久之，手杀仇人，诣官自陈，帝原之。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寿父为族人所害，智寿与弟智爽候诸涂，击杀之，相率归有司争为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智寿自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乃已，见者伤之。

武后时，下邳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韞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韞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

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干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圣人修礼治内，饬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

臣闻刑所以生，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

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臣谓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

时黷其言。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曰：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不得并也。诛其可旌，兹谓滥，黷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

若师韞独以私怨，奋吏气，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号不闻。而元庆能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父不免于罪，师韞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礼之所谓仇者，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黷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宪宗时，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为里人谢全所杀。常安八岁，已能谋复仇。十有七年，卒杀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鄲执不可，卒抵死。

又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

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职方员外郎韩愈曰：

子复父仇，见于《春秋》、于《礼记》、《周官》，若子史，不胜数，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详于律，而律无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许复仇，则人将倚法颡杀，无以禁止。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以议也。

《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者，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下之辞，非百姓相杀也。《周官》曰：“凡报仇讎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则经无失指矣。

有诏以悦申冤，请罪诣公门，流循州。

穆宗世，京兆人康买得，年十四，父宪责钱于云阳张莅，莅醉，拉宪危死。买得以莅赇悍，度救不足解，则举锤击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孙革建言：“买得救父难不为暴，度不解而击不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亲。《春秋》原心定罪，《周书》诸罚有权。买得孝性天至，宜赐矜宥。”有诏减死。

侯知道、程俱罗者，灵州灵武人。居亲丧，穿圻作冢，皆身执其劳，乡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庐坟次，哭泣无节，知道

七年、俱罗三年不止。知道垢尘积首，率夜半傅坟，踊而哭，鸟兽为悲号。李华作《二孝赞》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亲。孝亲为子，忠君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伦。背死不义，忘生不仁。过及智就，为之礼文。至哉侯氏，创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坟。夜黑飘动，如临鬼神。哭无常声，迥彻苍旻。苴斩三年，尔独终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顾后绝配，瞻前无邻。”

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亲病日辄，俗尚鬼，病者不进药。澄粹剔股肉进，亲疾为瘳。后亲没，伏于墓，哭踊无数，以毁卒，当时号“青阳孝子”，士为作诔甚众。

寿州安丰李兴亦有至行，柳宗元为作《孝门铭》，曰：“寿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丰令上所部编户氓兴，父被恶疾，岁月就亟，兴自刃股肉，假托馈献，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兴号呼抚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坟，沾渍涕洟。坟左作小庐，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顿踊，昼夜哭诉。孝诚幽达，神为见异，庐上产紫芝、白芝，庐中醴泉涌。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阴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谨按兴匹庶贱陋，循习浅下，性非文字所导，生与耨耒为业，而能钟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犹锡瑞物以表殊异。伏惟陛下有唐尧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请表其里闾，刻石明白，宣延风美，观示后祀，永无极。臣昧死请。’制曰可。铭曰：‘懿厥孝思，兹惟淑灵。禀承粹和，笃守天经。泣侍羸疾，默祷隐冥。引刃自向，残肌败形。羞膳奉进，忧劳孝诚。惟时高高，曾不视听。创巨痛仍，号于穹旻。捧土濡涕，顿首成坟。搢膺腐眦，寒暑在庐。草木悴死，鸟兽踟蹰。殊类异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兴。克脩厥猷，载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经，以教于曾。惟昔鲁侯，见命夷宫。亦有考叔，寤庄称纯。显显

李氏，实与之伦。哀嗟道路，涕慕里邻。神锡秘祉，三秀灵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门。统一上下，交赞天人。建此碑号，亿龄扬芬。’”

许法慎，沧州清池人。甫三岁，已有知。时母病，不饮乳，惨惨有忧色。或以珍饵诡悦之，辄不食，还以进母。后亲丧，常庐于茔，有甘露、嘉禾、灵芝、木连理、白兔之祥。天宝中，表异其闾。

林攒，泉州莆田人。贞元初，仕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攒闻，弃官还。及母亡，水浆不入口五日。自埏髻作冢，庐其右，有白鸟来，甘露降。观察使李若初遣官属验实，会露晞，里人失色，攒哭曰：“天所降露，祸我邪？”俄而露复集，鸟亦回翔。诏作二阙于母墓前，又表其闾，蠲徭役，时号“阙下林家”。

陈饶奴，饶州人。年十二，亲并亡，孀弱居丧，又岁饥，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饶奴流涕，身丐诉相全养。刺史李复异之，给资储，署其门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许州人。会昌中，侍母至广州，及沙涌口，暴风，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岭南节度使卢贞俾吏沈畧，获二尸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诏为刻石。

万敬儒，庐州人。三世同居，丧亲，庐墓，刺血写浮屠书，断手二指，辄复生。州改所居曰成孝乡广孝聚。大中时，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所鞠。母病，全启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启亡，全益服斩衰，断手一指以报。不畜妻，僮仆处一室，卖药自业，世传能作黄金。居成都四十年，号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赞曰：圣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

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国，国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从，其失则以法绳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单人，行孝一概，而凶盗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于篇。

卷第一百八十七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隐逸

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怏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尝无隐，有之未尝不旌賁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谓“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

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故哀可喜慕者类于篇。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性简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传。通知绩诞纵，不婴以家事，乡族庆吊冠昏，不与也。与李播、吕才善。

大业中，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时天下亦乱，因劾，遂解去。叹曰：“网罗在天，吾且安之！”乃还乡里。有田十六顷在河渚间。仲长子光者，亦隐者也，无妻子，结庐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

食。绩爱其真，徙与相近。子光暗，未尝交语，与对酌酒欢甚。绩有奴婢数人，种黍，春秋酿酒，养鳧雁，蒔药草自供。以《周易》、《老子》、《庄子》置床头，他书罕读也。欲见兄弟，辄度河还家。游北山东皋，著书自号东皋子。乘牛经酒肆，留或数日。

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故事，官给酒日三升，或问：“待诏何乐邪？”答曰：“良酝可恋耳！”侍中陈叔达闻之，日给一斗，时称“斗酒学士”。贞观初，以疾罢。复调有司，时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为丞，吏部以非流不许，绩固请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绝，岁余，又死。绩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弃官去。自是太乐丞为清职。追述革酒法为经，又采杜康、仪狄以来善酒者为谱。李淳风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东南有盘石，立杜康祠祭之，尊为师，以革配。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其饮至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无贵贱辄往，著《五斗先生传》。刺史崔喜悦之，请相见，答曰：“奈何坐召严君平邪？”卒不诣。杜之松，故人也，为刺史，请绩讲礼，答曰：“吾不能揖让邦君门，谈糟粕，弃醇醪也。”之松岁时赠以酒脯。初，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余功，亦不能成。豫知终日，命薄葬，自志其墓。

绩之仕，以醉失职，乡人靳之，托无心子以见趣曰：“无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无喜色。越国法曰：‘秽行者不齿。’俄而无心子以秽行闻，王黜之，无愠色。退而适茫茫之野，过动之邑而见机士，机士抚髀曰：‘嘻！子贤者而以罪废邪？’无心子不应。机士曰：‘愿见教。’曰：‘子闻蜚廉氏马乎？一者殊鬣白毳，龙骧凤臆，骤驰如舞，终日不释辔而以热死；一者重头昂尾，驼颈貉膝，是啮善蹶，弃诸野，终年而肥。夫凤不憎山栖，龙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洁以罹

患，不避秽而养精也。’”其自处如此。

硃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绝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测其为。长史窦轨见之，遗以衣服、鹿帻、麕靴，逼署乡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结庐山中，夏则裸，冬缉木皮叶自蔽，赠遗无所受。尝织十芒屨置道上，见者曰：“居士屨也。”为鬻米茗易之，置其处，辄取去，终不与人接。其为屨，草柔细，环结促密，人争躅之。高士廉为长史，备礼以请，降阶与之语，不答，瞪视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邪？”乃简条目，薄赋敛，州大治。屡遣人存问，见辄走林草自匿云。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其少，异之，曰：“圣童也，顾器大难为用尔！”及长，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诣京师，年已老，而听视聪瞭。帝叹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显庆中，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上元元年，称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居之。

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照邻有恶疾，不可为，感而问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雨霜，张为虹霓，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蒸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端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诊也；寒暑不时，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焦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针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

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

照邻曰：“人事奈何？”曰：“心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之谓也。胆为之将，以果决为务，故欲大。《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谓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方之谓也。智者动，天之象，故欲圆。《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圆之谓也。”

复问养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故士无畏则简仁义，农无畏则堕稼穡，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贷不殖，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勋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远。知此则人事毕矣。”

初，魏征等修齐、梁、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永淳初，卒，年百余岁，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

孙处约尝以诸子见，思邈曰：“俊先显，侑晚贵，侏祸在执兵。”后皆验。太子詹事卢齐卿之少也，思邈曰：“后五十年位方伯，吾孙为属吏，愿自爱。”时思邈之孙溥尚未生，及溥为萧丞，而齐卿徐州刺史。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永徽时，补太学生。罢归，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与共栖迟山水间。自蜀历荆、楚，爱夷陵青溪，止庐其侧。长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师，行及汝，辞疾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由东邻”，频召不出。

高宗幸嵩山，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赐药物絮帛。帝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仪止谨朴，帝令左右扶止，谓曰：

“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异汉获四皓乎？”薛元超赞帝曰：“汉欲废嫡立庶，故四人者为出，岂如陛下亲降岩穴邪？”帝悦，因敕游岩将家属乘传赴都，拜崇文馆学士。帝营奉天宫，游岩旧宅直宫左，诏不听毁。天子自书榜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进太子洗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还山。蚕衣耕食，不交当世，惟与韩法昭、宋之问为方外友云。

时又有史德义者，昆山人，居虎丘山。骑牛带瓢，出入麋野。高宗闻其名，召至洛阳，俄称疾归。天授初，江南宣劳使周兴荐之，复召赴都，擢朝散大夫。兴死，免官归，素誉顿衰。

孟诜，汝州梁人。擢进士第，累迁凤阁舍人。他日至刘祎之家，见赐金，曰：“此药金也，烧之，火有五色气。”试之，验。武后闻，不悦，出为台州司马，频迁春官侍郎。相王召为侍读。拜同州刺史。神龙初，致仕，居伊阳山，治方药。睿宗召，将用之，以老固辞，赐物百段，诏河南春秋给羊酒糜粥。尹毕构以诜有古人风，名所居为子平里。开元初，卒，年九十三。

诜居官颇刻敛，然以治称。其闲居尝语人曰：“养性者，善言不可离口，善药不可离手。”当时传其当。

王友贞，怀州河内人。父知敬，善书隶。武后时，仕为麟台少监。友贞少为司经局正字。母病，医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贞剔股以进，母疾愈。诏旌表其门。素好学，训诲子弟如严君。口不语人过，重然诺，时以为君子。历长水令，罢归。中宗在东宫，召为司仪郎，不就。神龙初，以太子中舍人征，固辞疾。诏致珍饌，给全禄终身，四时送其所，州县存问。玄宗在东宫，表以蒲车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赠银青光禄大夫，赖县令吊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贫，父母丧，为人牧羊，取佣以葬。隐嵩山，师黄颐学养生四十年。颐卒，更居兖州徂徕，与刘玄博友善。喜读《周易》、《老子》，饵松柏叶、杂华，年七十余，筋力柔强。刺史卢齐卿就谒问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

玄宗东巡狩，诏州县敦劝见行在，时九十余，帝令张说访以政事，宦官扶入宫中，与语甚悦，拜国子博士，听还山。敕州县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赐绢百、衣一称。

李元恺，邢州人。博学，善天步律历，性恭慎，未尝敢语人。宋璟尝师之，既当国，厚遗以束帛，将荐之朝，拒不答。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问经义毕，赠衣服，辞曰：“吾躯不可服新丽，惧不称以速咎也。”行冲垢屣复与之，不获已而受。俄报身所蚕素丝，曰：“义不受无妄财也。”先是，定州崔元鉴善《礼》学，用张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给半禄。元恺谓曰：“无功而禄，灾也。”卒，年八十余。

卫大经，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无二言。武后时，召之，固辞疾。素善魏夏侯乾童，闻其母卒，盛暑步往吊，或止之曰：“方夏，涉远不如致书。”答曰：“书能尽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设席行吊礼，不讯其家而还。开元初，毕构为刺史，使县令孔慎言就谒，辞不见。

大经邃于《易》，人谓之“《易》圣”。豫筮死日，凿墓自为志，如言终。

武攸绪，则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庄周书。少变姓名，卖卜长安市，得钱辄委去。后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鸿胪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从封中岳，固辞官，愿隐居。后疑其诈，许之，以观所为。攸绪庐岩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谕，卒不起，后乃异之。

盘桓龙门、少室间，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赐金银铛鬲、野服，王公所遗鹿裘、素障、瘿杯，尘皆流积，不御也。市田颍阳，使家奴杂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胔，瞳有紫光，昼能见星。

中宗初，降封巢国公，遣国子司业杜慎盈赍书以安车召，拜太子宾客。苦祈还山，诏可。安乐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邕以玺书迎之。将至，帝敕有司即两仪殿设位，行问道礼，诏见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绪至，更冠带。仗入，通事舍人赞就位，攸绪趋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礼不及行，朝廷叹息。赐予无所受，亲贵来谒，道寒温外，默无所言。及还，中书、门下、学士、朝官五品以上，并祖城东。

俄而诸韦诛，武氏连祸，唯攸绪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诏慰谕，复召拜太子宾客，不就。谯王重福之乱，攸绪以诬被系，张说表置庐山，中书令姚元崇奏：“攸绪在武后时未尝辄出，今州县逼遣，士为惊嗟。愿诏赐嵩山旧居，令州县存问。”诏可。开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仪人。贯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时号梁丘子。景云中，召为校书郎，弃官去。开元十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荐履忠博学守操，可代褚无量、马怀素入阁侍读，国子祭酒杨珣又表其贤，召赴京师。辞病老不任职，诏拜朝散大夫。乞还，手诏许游京师，徐返里闾。履忠留数月乃去。

吴兢，其里人也，谓曰：“子素贫，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今终身高卧，宽徭役，岂易得哉！”

卢鸿，字颢然，其先幽州范阳人，徙洛阳。博学，善书籀。庐嵩山。玄宗开元初，备礼征再，不至。五年，诏曰：“鸿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钩深诣微，确乎自高。诏书屡下，每辄

辞托，使朕虚心引领，于今数年。虽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谊，岂朝廷之故与生殊趣邪？将纵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今城阙密迩，不足为劳，有司其赍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有以翻然易节，副朕意焉”。

鸿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问状，答曰：“礼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见。”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制，许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状闻。将行，赐隐居服，官营草堂，恩礼殊渥。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赐万钱。鸿所居室，自号宁极云。

吴筠，字贞节，华州华阴人。通经谊，美文辞，举进士不中。性高鲠，不耐沈浮于时，去居南阳倚帝山。

天宝初，召至京师，请隶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师正，究其术。南游天台，观沧海，与有名士相娱乐，文辞传京师。玄宗遣使召见大同殿，与语甚悦，敕待诏翰林，献《玄纲》三篇。帝尝问道，对曰：“深于道者，无如《老子》五千文，其余徒丧纸札耳。”复问神仙冶炼法，对曰：“此野人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开陈，皆名教世务，以微言讽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门嫉其见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于帝，筠亦知天下将乱，恳求还嵩山。诏为立道馆。安禄山欲称兵，乃还茅山。而两京陷，江、淮盗贼起，因东入会稽剡中。大历十三年卒，弟子私谥为宗元先生。

始，蟋嗜恶于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诋释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诗略相甲乙云。

潘师正者，贝州宗城人。少丧母，庐墓，以孝闻。事王远知为道士，得其术，居逍遥谷。高宗幸东都，召见，问所需，对曰：“茂松清泉，臣所需也，既不乏矣。”帝尊异之，诏即

其庐作崇唐观。及营奉天宫，又敕直逍遥谷作门曰仙游，北曰寻真。时太常献新乐，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赠太中大夫，谥体玄先生。

又有刘道合者，亦与师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隐立太一观，使居之。时将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霁，乃令驰传先行太山祈祓。得赏赐辄散贫乏，无所蓄。

咸亨中，为帝作丹，剂成而卒。帝后营宫，迁道合墓，开其棺，见骸垢若蝉蛻者。帝闻，恨曰：“为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余丹无它异。

司马承祯，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师正，传辟谷道引术，无不通。师正异之，曰：“我得陶隐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

“因辞去，遍游名山，庐天台不出。武后尝召之，未几，去。睿宗复命其兄承祯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对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广成之言也！”锡宝琴、霞纹帔，还之。

开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诏于王屋山置坛室以居。善篆、隶，帝命以三体写《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縚至所居，按金篆，设祠，厚赐焉。卒，年八十九，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亲文其碑。

自师正、道合与承祯等，语言诙谑似方士，戮之于不录，直取其隐概云。

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性旷夷，善谈说，与族姑子陆象先善。象先尝谓人曰：“季真清谈风流，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

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累迁太常博士。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表知章及徐坚、赵冬曦入院，撰《六典》等书，累年无功。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一日并谢。宰相源乾曜语说曰：“贺公两命之荣，足为光宠，然学士、侍郎孰为美？”说曰：“侍郎衣冠之选，然要为具员吏；学士怀先王之道，经纬之文，然后处之。此其为间也。”玄宗自为赞赐之。迁太子右庶子，充侍读。

申王薨，诏选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廕子喧诉不能止，知章梯墙出首以决事，人皆靳之，坐徙工部。肃宗为太子，知章迁宾客，授秘书监，而左补阙薛令之兼侍读。时东宫官积年不迁，令之书壁，望礼之薄，帝见，复题“听自安者”。令之即弃官，徒步归乡里。

知章晚节尤诞放，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每醉，辄属辞，笔不停书，咸有可观，未始刊饬。善草隶，好事者具笔研从之，意有所愜，不复拒，然纸才十数字，世传以为宝。

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赐诗，皇太子百官饯送。擢其子僧子为会稽郡司马，赐绯鱼，使侍养，幼子亦听为道士。卒，年八十六。肃宗乾元初，以雅旧，赠礼部尚书。

令之，长溪人。肃宗亦以旧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秦系，字公绪，越州会稽人。天宝末，避乱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训奏为右卫率府仓曹参军，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余章，俗传东晋时所植，系结庐其上，穴石为研，注《老子》，弥年不出。刺史薛播数往见之，岁时致羊酒，而系未尝至城。姜公辅之谪，见系辄穷日不能去，筑室与相近，

忘流落之苦。公辅卒，妻子在远，系为葬山下。张建封闻系之不可致，请就加校书郎。

与刘长卿善，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虽老益壮。”其后东度秣陵，年八十余卒。南安人思之，为立于亭，号其山为高士峰云。

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始名龟龄。父游朝，通庄、列二子书，为《象罔》、《白马证》诸篇佐其说。母梦枫生腹上而产志和。十六擢明经，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有韦谔者，为撰《内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兄鹤龄恐其遁世不还，为筑室越州东郭，茨以生草，橡栋不施斤斧。豹席棕榈，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县令使浚渠，执畚无忤色。尝欲以大布制裘，嫂为躬绩织，及成，衣之，虽暑不解。

观察使陈少游往见，为终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门隘，为买地大其闾，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游为构之，人号大夫桥。帝尝赐奴婢各一，志和配为夫妇，号渔童、樵青。

陆羽常问：“孰为往来者？”对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也，何有往来？”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值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敝漏，请更之，志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辩捷类如此。

善图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成。尝撰《渔歌》，宪宗图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称志和“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严光之比”云。

孙述睿，越州山阴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孙。高祖德绍，事

窦建德为中书侍郎，尝草檄毁薄太宗，贼平，执登汜水楼，责曰：“尔以檄谤我云何？”对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贼乃主邪？”命壮士摔殒楼下。曾祖昌寓，字广成，贞观中对策高第，历魏州司马，有治状，帝为不置刺史。为政三年，玺书褒美，进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为监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驯于廷。

述睿少与兄充符、弟克让笃孝，已孤，偕隐嵩山。而述睿资嗜学。大历中，刘晏荐于代宗，以太常寺协律郎召，擢累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述睿每一迁，即至朝谢。俄而辞疾归，以为常。

德宗立，拜谏议大夫，命河南尹赵惠伯赍诏书束帛，备礼敦遣。既至，对别殿，赐第宅，给厩马，兼皇太子侍读。固辞，弗许。久乃改秘书少监，兼右庶子，复为史馆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详。性退让，未始忤物，虽亲朋燕集，至严默终日，人皆畏之。与令狐绹同职，绹数抵侮，然卒不校也，时称长者。

贞元四年，帝念平凉之难尤惻怛，以述睿精悫而诚，故遣持祠具称诏临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许，以太子宾客还乡，赐帛五十匹、衣一袭。故事，致仕不给公驲，帝特命给焉。卒，年七十一，赠工部尚书。

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进士第。岳鄂吕元膺表在节度府，元膺徙东都、河中，辄随府迁。入拜右拾遗，四迁司勋郎中、集贤殿学士、谏议大夫。李绛遇害，事本监军杨叔元，时无敢言，敏行上书极论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洁，及仕宦，能交当时豪俊，有名一时，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赠工部侍郎。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不知所生，

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而字之。

幼时，其师教以旁行书，答曰：“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师怒，使执粪除圯堦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潜以竹画牛背为字。得张衡《南都赋》，不能读，危坐效群儿嗷嗷若成诵状，师拘之，令薙草莽。当其记文字，懵懵若有遗，过日不作，主者鞭苦，因叹曰：“岁月往矣，奈何不知书！”呜咽不自胜，因亡去，匿为优人，作诙谐数千言。

天宝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师，太守李齐物见，异之，授以书，遂庐火门山。貌佻陋，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自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嗔。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久之，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末，卒。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炆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崔颢，梁州城固人。以儒自业，身耕耨取给。老无子，乃以田宅财货分给奴婢各为业，而身与妻隐南山，约奴婢过其舍则给酒食，夫妇啸咏相视为娱。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辟为参谋，敦趣就职，不晓吏事，余庆称长者。文宗时，左补阙王直

方，其里中人也，上书论事，见便殿，访遗逸，直方荐覲高行，诏以起居郎召，辞疾不至。

陆龟蒙，字鲁望，元方七世孙也。父宾虞，以文历侍御史。龟蒙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货无十日计，不少辍也。文成，窜稿筐中，或历年不省，为好事者盗去。得书熟诵乃录，讎比勤勤，硃黄不去手，所藏虽少，其精皆可传。借人书，篇帙坏舛，必为辑褫刊正。乐闻人学，讲论不倦。

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锸，蓐刺无休时，或讥其劳，答曰：“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后客至，挈壶置杯不复饮。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宽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龟蒙卒。光化中，韦庄表龟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赠右补阙。

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事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世保其居云。

卷第一百八十八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循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矣。在尧、舜时，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时”也；在周文、武时，曰“《棫朴》，能官人也”，“《南山有台》，乐得贤也”；是循吏之效也。尧、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显王，不能去是而治，后世可乎哉？

唐兴，承隋乱离，祓荒荼，始择用州刺史、县令。太宗尝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又诏内外官五品以上举任县令者。于是官得其人，民去叹愁、就妥安。都督、刺史，其职察州县，间遣使者循行天下，劾举不职。始，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后不复册，然犹受命日对便殿，赐衣物，乃遣。玄宗开元时，已辞，仍诣侧门候进止，所以光宠守臣，以责其功。初，刺史准京官得佩鱼，品卑者假绯、鱼。开元中，又罢废酷吏，惩无良，群臣化之，革苛娆之风，争以惠利显。复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长人不可轻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间，虽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协气嘉生，薰为太平，垂祀三百，与汉相埒。致之之术，非循吏谓何？

故条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将相大臣兼以勋阀著者，名见本篇，不列于兹。

韦仁寿，京兆万年人。隋大业末，为蜀郡司法书佐，断狱平，得罪者皆自以韦君所论，死无恨。高祖入关，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寿为州都督府长史。南宁州纳款，朝廷岁遣使抚接，至率贪沓，边人苦之，多叛去。帝素闻仁寿治理，诏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巂，诏岁一按行尉劳。仁寿将兵五百人，循西洱河，开地数千里，称诏置七州十五县，酋豪皆来宾见，即授以牧宰，威令简严，人人安悦。将还，酋长泣曰：“天子藉公镇抚，奈何欲去我？”仁寿以池壁未立为解，诸酋即相率筑城起廨，旬旬略具。仁寿乃告以实曰：“吾奉诏第抚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随贡方物，天子大悦。仁寿请徙治南宁州，假兵遂抚定，诏可，敕益州给兵护送。刺史窦轨疾其功，詆言山獠方叛，未可以远略，不时遣。岁余，卒。

陈君宾，陈鄱阳王伯山子也。仕隋为襄国通守。武德初，挈郡听命，封东阳郡公，迁邢州刺史。贞观初，徙邓州。州承丧乱后，百姓流冗，君宾加意劳徠，不期月，皆还自业。明年，四方霜潦，独君宾所治有年，储仓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诏劳之曰：“去年关内六州谷不登，糒粮少，令析民房逐食。闻刺史与百姓识朕此怀，务相安养，还有赢粮，出布帛赠遗行者。此知水旱常数，更相拯赡，礼让兴行，海内之人皆为兄弟，变浇薄之风，朕顾何忧？已命有司录刺史以下功最；百姓养户，免今年调物。”是岁，入为太府少卿，转少府少监，坐事免。起为虔州刺史，卒。

张允济，青州北海人。仕隋为武阳令，以爱利为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妇家者，久之，孳十余犊，将归，而妇家不与牛。民诉县，县不能决，乃诣允济，允济曰：“若自有令，吾何与

为？”民泣诉其抑，允济因令左右缚民，蒙其首，过妇家，云捕盗牛者，命尽出民家牛，质所来，妇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无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还婿家。”妇家叩头服罪，元武吏大惭。允济过道旁，有姥庐守所蒔葱，因教曰：“第还舍，脱有盗，当告令。”姥谢归。俄大亡葱，允济召十里内男女尽至，物色验之，果得盗者。有行人夜发，遗袍道中，行十余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尝拾遗，可还取之。”既而得袍。举政尤异，迁高阳郡丞，郡缺太守，独统郡事，吏下畏悦。贼帅王须拔攻郡，于是粮屈，吏食槐叶藁节，无叛者。贞观初，累迁刑部侍郎，封武城县男，擢幽州刺史，卒。

时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称。初仕隋，为门下录事。炀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乱，谋徙都丹阳，召群臣议。左右希意，以为江左且望幸，若巡狩勒石纪功，复禹旧迹，顾不其然。桐客独曰：“吴会卑湿而陋，不足奉万乘、给三军，吴人力屈，无以堪命，且逾越险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讪毁，几得罪而免。为宇文化及胁，将至黎阳，又陷窦建德。贼平，授秦王府法曹参军。贞观初，累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为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赵州高邑人。曾祖义深，仕北齐为梁州刺史。父政藻，为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盗。素立仕武德初，擢监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杀之，素立谏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动摇，则人无以措手足。方大业经始，奈何輶轂下先弃刑书鸿炜。”帝嘉纳，由是恩顾特异。以亲丧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拟雍州司户参军，帝曰：“要而不清。”复拟秘书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贞观中，转扬州大都督府司马。

初，突厥铁勒部内附，即其地为瀚海都护府，诏素立领之。

于是，阙泥熟别部数梗边，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谕降，夷人感其惠，率马牛以献，素立止受酒一杯，归其余。乃开屯田，立署次，虏益畏威。历太仆、鸿胪卿，累封高昌县侯。出为绵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将行，还所余储乾并什器于州，赍家书就道。会卒，高宗特废朝一日，谥曰平。

孙至远，始名鹏。而素立方奉使，谓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孙矣。”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书》、《左氏春秋》，未见杜预《释例》而作《编记》，大趣略同。复撰《周书》，起后稷至赧，为传纪，令狐德棻许其良史。始调蒲州参军，累补乾封尉。上元时，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丧解官，既除，调鸿胪主簿。奏戎狄簿领，高宗悦，擢监察御史里行。忤贵幸，外迁，久乃历司勋、吏部员外郎中。迁天官侍郎，知选事，疾令史受贿谢，多所绌易，吏肃然敛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谬书其姓为“土”，欲拟訖增成之，至远曰：“调者三万，无土姓，此必王忠。”吏叩头服罪。至远之知选，以内史李昭德进，人或劝其往谢，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谢以私？”卒不诣。故昭德衔之，出为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

至远父休烈，亦有文，终鄆令，年四十九。世叹其父子材不尽云。至远见桓彦范，力言其贤。卢从愿尚少，高以评目。许弟从远且贵，豫言其位，以验所至。苏颋，其出也，少失母，至远爱视甚谨，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礼，世称其德。

从远清密有学，神龙初，历中书令、太府卿，累封赵郡公，谥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从父游道，武后时冬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至远子畬，字玉田，少聪警。初历汜水主簿，遇事蜂锐，虽厮竖，一阅辄记姓名、居业。黜陟使路敬潜荐其清白，擢右台监察御史里行。台废，授监察御史，累转国子司业。事母谨，

累世同居，长幼有礼。畜妻物故，时母病，恐悲伤，约家人无以哭闻母所，朝夕省侍无忧色。母终，毁而卒。

从远子岩，年十余岁，会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执笾豆，岩进止中礼，授右宗卫兵曹参军。历洛阳尉，累迁兵部郎中。发扶风兵应姚、嵩，称旨，迁谏议大夫，封赞皇县伯。终兵部侍郎。岩善草隶。为参军时制一裘，服终身。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阴人。父粹，为隋介州长史，与汉王谅同反，诛。大鼎赏为官奴，流辰州，用战功得还。高祖兵兴，谒见龙门，因说帝绝龙门，军永丰仓就食，传檄远近，据天府，示豪桀，为拊背扼喉计，帝奇之。时诸将已决策先攻河东，故议置。授大将军府察非掾。出为山南道副大使，开屯田以实仓廩。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祐，以大鼎为饶州道军师，引兵度彭蠡湖，以功迁浩州刺史。累徙沧州。无棣渠久廕塞，大鼎浚治属之海，商贾流行，里民歌曰：“新沟通，舟楫利。属沧海，鱼盐至。昔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长芦、漳、衡三渠，泄污潦，水不为害。是时，郑德本在瀛州，贾敦颐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称“铛脚刺史”。永徽中，迁银青光禄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长史。卒，谥曰恭。

子克构，有器识，永隆初，历户部郎中。族人黄门侍郎顗，以弟绍尚太平公主，问于克构，答曰：“室有傲妇，善士所恶。夫惟淑德，以配君子，无患可矣。”顗不敢沮，而绍卒诛。陈思忠居父丧，诏夺服，客往吊，思忠辞以辰日不见。克构曰：“事亲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则无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迁麟台监。坐弟为酷吏所陷，流死岭南。

贾敦颐，曹州冤句人。贞观时，数历州刺史，资廉洁。入朝，常尽室行，车一乘，敝甚，羸马绳羁，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为洛州司马，以公累下狱，太宗赏之，有司执不赏，帝

曰：“人孰无过，吾去太甚者。若悉绳以法，虽子不得于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获原。徙瀛州刺史，州濒滹沱、滹二水，岁溢溢，坏室庐，浸洳数百里。敦颐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时弟敦实为饶阳令，政清静，吏民嘉美。旧制，大功之嫌不连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宠。永徽中，迁洛州。洛多豪右，占田类逾制，敦颐举没者三千余顷，以赋贫民，发奸擿伏，下无能欺。卒于官。

咸亨初，敦实为洛州长史，亦宽惠，人心怀向。洛阳令杨德干矜酷烈，杖杀人以立威，敦实喻止，曰：“政在养人，伤生过多，虽能，不足贵也。”德干为衰减。始，洛人为敦颐刻碑大市旁，及敦实入为太子右庶子，人复为立碑其侧，故号“常棣碑”。历怀州刺史，有美迹。永淳初致仕，病笃，子孙迎医，敦实不肯见，曰：“未闻良医能治老也。”卒，年九十余。子膺福，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以窦怀贞党诛。

德干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有威严急语曰：“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干。”天授初，子神让与徐敬业起兵，皆及诛。

田仁会，雍州长安人。祖轨，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袭封，至陵州刺史。仁会擢制举，仕累左武侯中郎将。太宗征辽东，而薛延陀以数万骑掩河内，诏仁会与执失思力率兵击败之，尾逐数百里，延陀几生得，玺书嘉尉。永徽中，为平州刺史，岁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谷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诚兮上天闻，中田致雨兮山出云，仓廩实兮礼义申，愿君常在兮不患贫。”五迁胜州都督，境有夙贼，依山剽行人，仁会发骑捕格，夷之。城门夜开，道无寇迹。入为太府少卿，迁右金吾将军。所得禄，估有赢，辄入之官，人以为尚名。然资强摯疾恶，昼夜循行，有丝毫奸必发，廷中谪罚日数百，京师无贵贱举惮之。有女巫传鬼道惑众，自言能活

死人，市里尊神，仁会劾徙于边。转右卫将军，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谥曰威。

子归道，明经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内供奉、左卫郎将。突厥默啜请和，武后诏将军阎知微册可汗号，持节往。默啜又遣使谢，知微遇诸道，即与绯袍银带，因表使者即到，请备礼廷赐。归道谏曰：“虜背惠积年，今悔过入朝，解辫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赐，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须天子命。小国使者，不足备礼迓之。”后从焉。默啜将至单于都护府，诏归道摄司宾卿往劳。默啜请六胡州及都护府地不得，大怨望，执归道将害之。归道色不挠，置且让，为陈祸福，默啜亦悔。会有诏赐默啜粟三万石，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且许结婚，于是更以礼遣归道。既还，具陈默啜不臣状，请备边。已而果反，乃擢归道夏官侍郎，益亲信。

迁左金吾将军、司膳卿，押千骑宿卫玄武门。桓彦范等诛二张，而归道不豫闻，及索骑士，拒不应。事平，彦范欲诛之，以辞直，免，还私第。然中宗壮其守，召拜太仆少卿，迁殿中少监、右金吾将军。卒，赠辅国大将军，追封原国公，谥曰烈，帝自为文以祭。

子宾庭，开元时至光禄卿。

裴怀古，寿州寿春人。仪凤中，上书阙下，补下邳主簿，迁监察御史。姚、嵩道蛮反，命怀古驰驿往怀辑之，申明诛赏，归者日千计。俄缚首恶，遂定南方，蛮夏立石著功。恒州浮屠为其徒诬告祝诅不道，武后怒，命按诛之。怀古得其枉，为后申诉，不听，因曰：“陛下法与天下画一，岂使臣杀无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状，臣何情宽之？”后意解，得不诛。

阎知微之使突厥，怀古监其军。默啜胁知微称可汗，又欲官怀古，不肯拜，将杀之。辞曰：“守忠而死与毁节以生孰愈？”

请就斩，不避也。”遂囚军中，因得亡，而素羸弱，不能骑，宛转山谷间，仅达并州。时长史武重规纵暴，左右妄杀人取赏，见怀古至，急执之。有果毅尝识怀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迁祠部员外郎。

姚、嵩酋等叩阙下，愿得怀古镇安远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辞。始安贼欧阳倩众数万，剽没州县，以怀古为桂州都督招尉讨击使，未逾岭，逆以书谕祸福，贼迎降，自陈为吏侵而反。怀古知其诚，以为示不疑，可破其谋，乃轻骑赴之。或曰：“獠夷难亲，备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况裔人耶！”身至壁抚谕，倩等大喜，悉归所掠出降，虽诸洞素翻覆者，亦牵连根附，岭外平。

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长史，所至吏民怀爱。神龙中，召为左羽林大将军，未至官，还为并州。人知其还，携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为长史，亦野次。怀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驱迎者还，而来者愈众，得人心类如此。俄转幽州都督，绥怀两蕃，将举落内属，会以左威卫大将军召，而孙佺代之，而佺不知兵，遂败其师。卒于官。

怀古清介审慎，在幽州时，韩琬以监察御史监军，称其“馭士信，临财廉，国名将”云。

韦景骏，司农少卿弘机孙。中明经。神龙中，历肥乡令。县北濒漳，连年泛滥，人苦之。旧防迫漕渠，虽峭岸，随即坏决。景骏相地势，益南千步，因高筑鄣，水至堤趾辄去，其北燥为腴田。又维艚以梁其上，而废长桥，功少费约，后遂为法。方河北饥，身巡闾里，劝人通有无，教导抚循，县民独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后为贵乡令，有母子相讼者，景骏曰：“令少不天，常自痛。尔幸有亲，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呜咽流涕，付授《孝经》，使习大义。于是母子感悟，

请自新，遂为孝子。当时治有名者：景骏与清漳令冯元淑、临洺令杨茂谦三人。

景骏后数年为赵州长史，道出肥乡，民喜，争奉酒食迎犒，有小儿亦在中。景骏曰：“方儿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旧恩，何故来？”对曰：“耆老为我言，学庐、馆舍、桥郭皆公所治，意公为古人，今幸亲见，所以来。”景骏为留终日。后迁房州刺史。州穷险，有蛮夷风，无学校，好祀淫鬼，景骏为诸生贡举，通隘道，作传舍，罢祠房无名者。景骏之治民，求所以便之，类如此。。转奉天令，未行，卒。

茂谦擢制举，授左拾遗内供奉，为吏介而勤，历秘书郎。始窦怀贞雅重其材，及执政，荐为大理正、左台御史中丞。开元初，出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与司马张怀玉同乡，长相善，洎晚有隙，掉讪短长，左迁桂州都督。徙广州。卒。

景骏子述，自有传。

李惠登，营州柳城人，为平卢军裨将。安禄山乱，从董秦泛海，略定沧、棣等州。轻兵远斗，贼不支，战辄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贼，以计挺身走山南，依来瑱，表试金吾卫将军。李希烈反，属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归，即拜刺史。州数被乱，野如艺，人无处业。惠登虽朴素无学术，而视人所谓利者行之，所谓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与古合。政清静，居二十年，田亩辟，户口日增，人歌舞之。于是节度使于頔状其绩，诏加御史大夫，升隋为上州。俄检校国子祭酒，卒，赠洪州都督。

罗珣，越州会稽人。宝应初，诣阙上书，授太常寺太祝。曹王皋领江西、荆襄节度使，常署幕府，迁累副使。皋卒，军乱，劫府军，珣取首恶十余人斩以徇，环棘廷中，俾投所劫库物，一日皆满，乃赏余党。召为奉天令。中官出入系道，吏缘

以犯禁，珣撻笞之，虽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庐州刺史。民间病者，舍医药，祷淫祀，珣下令止之。修学宫，政教简易，有芝草、白雀。淮南节度使杜佑上治状，赐金紫服。再迁京兆尹，请减平余半，以常赋充之，人赖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宾客，累封襄阳县男。卒，谥曰夷。

子让，字景宣，以文学蚤有誉。举进士、宏辞、贤良方正，皆高第，为咸阳尉。父丧，几毁灭。服除，布衣粝饭，不应辟署十余年。淮南节度使李鄘即所居敦请置幕府，除监察御史，位给事中，累迁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遗让者，问所从，答曰：“女兄九人皆为官所卖，留者独老母耳。”让惨然，为焚券，召母归之。入为散骑常侍，拜江西观察使。卒，年七十一，赠礼部尚书。

韦丹，字文明，京兆万年人，周大司空孝宽六世孙。高祖琨，以洗马事太子承乾，谏不听。太宗才之，擢给事中。高宗在东宫，为中舍人，封武阳县侯。孝敬为太子，琨以右中护为詹事。卒，赠秦州都督，谥曰贞。

丹蚤孤，从外祖颜真卿学，擢明经，调安远令，以让庶兄，入紫阁山事从父能。复举《五经》高第，历咸阳尉，张献甫表佐邠宁幕府。顺宗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为舍人。新罗国君死，诏拜司封郎中往吊。故事，使外国，赐州县十官，卖以取贐，号“私覬官”。丹曰：“使外国，不足于资，宜上请，安有贸官受钱？”即具疏所宜费，帝命有司与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罗立君死，还为容州刺史。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民贫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迁河南少尹，未至，徙义成军司马。以谏议大夫召，有直名。

刘辟反，议者欲释不诛，丹上疏，以为“孝文世，法废人

慢，当济以威，今不诛辟，则可使者唯两京耳”。宪宗褒美。会辟围梓州，乃授丹剑南东川节度使，代李康。至汉中，上言康守方尽力，不可易。召还议蜀事。辟去梓，因以让高崇文，乃拜晋慈隰州观察使，封咸阳郡公。阅岁，自陈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张职，为国家费，不如属之河东，帝从之。

徙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丹计口受俸，委余于官，罢八州冗食者，收其财。始，民不知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则戛而焚。丹召工教为陶，聚材于场，度其费为估，不取赢利。人能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逃未复者，官为为之；贫不能者，畀以财；身往劝督。置南北市，为营以舍军，岁中旱，募人就功，厚与直，给其食。为衢南北夹两营，东西七里。以废仓为新廩，马息不死。筑堤捍江，长十二里，窦以疏涨。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有吏主仓十年，丹覆其粮，亡三千斛，丹曰：“吏岂自费邪？”籍其家，尽得文记，乃权吏所夺，召诸吏曰：“若恃权取于仓，罪也。与若期，一月还之。”皆顿首谢，及期无敢违。有卒违令当死，释不诛，去，上书告丹不法，诏丹解官待辨。会卒，年五十八。验卒所告，皆不实，丹治状愈明。

太和中，裴谊观察江西，上言为丹立祠堂，刻石纪功，不报。宣宗读《元和实录》，见丹政事卓然，它日与宰相语：“元和时治民孰第一？”周墀对：“臣尝守江西，韦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诏观察使纆干夔上丹功状，命刻功于碑。

子宙，推廕累调河南府司录参军，李珣表河阳幕府。宣宗谓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对。帝曰：“与好官。”乃拜侍御史，三迁度支郎中。

卢钧节度太原，表宙为副。是时，回鹘已破诸部，入塞下，

剽杀吏民。钧欲得信重吏视边，宙请往。自定襄、雁门、五原，绝武州塞，略云中，逾句注，遍见酋豪，镌谕之；视亭障守卒，增其禀；约吏不得擅以兵侵诸戎，犯者死，于是三部六蕃诸种皆信悦。召拜吏部郎中。出为永州刺史。州方灾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多万钱，为市粮饷。俗不知法，多触罪，宙为书制律，并种植为生之宜，户给之。州负岭，转饷艰险，每饥，人辄孳死，宙始筑常平仓，收谷羨余以待乏。罢冗役九百四十四员。县旧置吏督赋，宙俾民自输，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岁市上供，人苦之，宙为奏罢。民贫无牛，以力耕，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立学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力不足，则不迎，至淫奔者。宙条约，使略如礼，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击鼓，群入民家，号“行盗”，皆迎为办具，谓之“起盆”，后为解素，喧呼广只斗。宙至，一切禁之。

还为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观察使，政简易，南方以为世官。迁岭南节度使。南诏陷交趾，抚兵积备，以干闻。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岭南，以从女妻小校刘谦，或谏止之，岫曰：“吾子孙或当依之。”谦后以功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隐、龚。卢携举进士，陋甚，岫独谓携必大用。携执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观察使云。

卢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进士第。郑权帅襄阳，辟署幕府。李愬代权，又二人交憾。弘宣始谒愬，愬敕左右谨卫，既与语，见其冲远，不觉洗然。裴度留守东都，表为判官，迁累给事中。驸马都尉韦处仁拜虢州刺史，弘宣谓非所任，还诏

不下。

开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诏弘宣与吏部郎中崔璿分道赈恤，使有指。还，迁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剑南东川节度使。时岁饥，盗赆结，酋豪自王，伪署官吏，发敖廩招亡命，联蓬、泸、嘉、荣诸州，誅蛮落摇乱，根株磐炽。弘宣下檄胁谕，贼党稍降，其黠强者署军中，孱无能还之农。魁长逃入峡中，吏捕诛之。徙义武节度使。弘宣性宽厚，政目简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贷。河朔故法，偶语军中则死，弘宣使除之。初，诏赐其军粟三十万斛，贮飞狐，弘宣计輓费不能满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随力往取，时幽、魏饥甚，独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贷，军食以饶。历工部尚书、秘书监，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赠尚书右仆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

子告，字子有，及进士第，终给事中。

薛元赏，亡里系所来。太和初，自司农少卿，出为汉州刺史。时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会维州降，德裕受之以闻，牛僧孺沮其议，执还之。元赏上书极言可因抚之，溃虜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状元赏治当最。迁累司农卿、京兆尹。出为武宁节度使，罢泗口猥税，人以为便。俄徙邠宁。

会昌中，德裕当国，复拜京兆尹。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钁肤，夸诡力，剽夺坊间。元赏到府三日，收恶少，杖死三十余辈，陈诸市，余党惧，争以火灭其文。元赏长吏事，能推言时弊，件白之。禁屯怙势扰府县，元赏数与争，不少纵，由是军暴折戢，百姓赖安。就加检校吏部尚书。阅岁，进工部尚书，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德裕用元赏弟元龟为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罢德裕，而元龟坐贬崖州司户参军，元赏下除袁王傅。久之，复拜昭义节度使，卒。

何易于，不详何所人及所以进。为益昌令。县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与宾属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朴愧，与宾客疾驱去。盐铁官榷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赋毒之乎？”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民有死丧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为办。召高年坐，以问政得失。凡斗民在廷，易于丁宁指晓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狱三年无囚。督赋役不忍迫下户，或以俸代输。馈给往来，传符外一无所进，故无异称。以中上考，迁罗江令。刺史裴休尝至其邑，导侍不过三人，廉约盖资性云。

卷第一百八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儒学上

高祖始受命，鉏耒夷荒，天下略定，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求其后，议加爵土。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又诏宗室、功臣子孙就秘书外省，别为小学。

太宗身囊鞬，风纚露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坱集京师，文治焜然勃兴。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箠踵堂者，凡八千余人。纡侈袂，曳方履，闾闾秩秩，虽三代之盛，所未闻也。帝又雋正《五经》缪阙，颁天下示学者，与诸儒稗章句为义疏，俾久其传。因诏前代通

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萸、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庭”。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称贞观，宁不其然。

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权变，至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初，孔颖达等始署官，发《五经》题与诸生酬问；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罢。

玄宗诏群臣及府郡举通经士，而褚无量、马怀素等劝讲禁中，天子尊礼，不敢尽臣之。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汇群书至六万卷，经籍大备，又称开元焉。禄山之祸，两京所藏，一为炎埃，官商私楮，丧脱几尽，章甫之徒，劫为纆胡。于是嗣帝区区救乱未之得，安暇语贞观、开元事哉？自杨绾、郑余庆、郑覃等以大儒辅政，议优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经》，镌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寥寥一二可纪。由是观之，始未尝不成于艰难，而后败于易也。

尝论之，武为救世砭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砭剂，其伤多矣！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专诵习传授、无它大事业者，则次为《儒学篇》。

徐旷，字文远，以字行。南齐司空孝嗣五世孙。父彻，梁秘书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师，贫不能自给。兄文林鬻书于肆，文远日阅之，因博通《五经》，明《左氏春秋》。时耆儒沈重讲太学，授业常千人，文远从之质

问，不数日辞去。或问其故，答曰：“先生所说，纸上语耳。若奥境，彼有所未见者，尚何观？”重知其语，召与反复研辩，嗟叹其能。性方正，举动纯重，窦威、杨玄感、李密、王世充皆从受学。

隋开皇中，累迁太学博士，诏与汉王谅授经。会谅反，除名为民。大业初，礼部侍郎许善心荐文远及包恺、褚徽、陆德明、鲁达为学官，擢国子博士，恺等为太学博士。世称《左氏》有文远，《礼》有褚徽，《诗》有鲁达，《易》有陆德明，皆一时冠云。文远说经，遍举先儒异论，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听者忘劳。越王侗署国子祭酒。

时洛阳饥，文远自出城樵拾，为李密所得。密使文远南向坐，备弟子礼拜之，文远谢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将军，今将军拥兵百万，威振四海，犹能屈体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尽？将军若欲为伊、霍，继绝扶倾，吾虽老，犹愿尽力；如为莽、卓，乘危迫险，则仆耄矣，无能为也！”密顿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化及刷国耻，然后入见天子，请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将军，名臣子，累世尽节，前陷玄感党，迷未远而复，今若终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于将军者。”密顿首曰：“恭闻命。”俄而世充专制，密又问焉，对曰：“彼残忍而意褊促，必速于乱，将军非破之不可以朝。”

“密曰：‘常谓先生儒者，不学军旅，至筹大计，乃明略过人’。”

密败，复入东都。世充给稍异等，而文远见辄先拜。或问：“君踞见李密而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邾生之揖；世充，小人，无容故人义。相时而动可也。”世充僭号，以为国子博士。子士会奔长安，世充怒，绝其禀，文远饿几死，数矣。身出樵，为罗士信所获，送京师，仍为国子博士。

高祖幸国学观释奠，文远发《春秋》题，论难锋生，随方

占对，莫能屈。帝异之，封东莞县男。卒，年七十四。

孙有功，自有传。

陆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苏州吴人。善名理言，受学于周弘正。陈太建中，后主为太子，集名儒入讲承光殿，德明始冠，与下坐。国子祭酒徐孝克敷经，倚贵纵辩，众多下之，独德明申答，屡夺其说，举坐咨赏。解褐始兴国左常侍。陈亡，归乡闾。

隋炀帝擢秘书学士。大业间，广召经明士，四方踵至。于是德明与鲁达、孔褒共会门下省相酬难，莫能诎。迁国子助教。越王侗署为司业，入殿中授经。王世充僭号，封子玄恕为汉王，以德明为师，即其庐行束脩礼。德明耻之，服巴豆剂，僵偃东壁下。玄恕入拜床垂，德明对之遗利，不复开口，遂移病成瘳。

世充平，秦王辟为文学馆学士，以经授中山王承乾，补太学博士。高祖已释奠，召博士徐文远、浮屠慧乘、道士刘进喜各讲经，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诚辩，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赐帛五十匹，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卒。

论撰甚多，传于世。后太宗阅其书，嘉德明博辩，以布帛二百段赐其家。

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极检校右相，累封嘉兴县子，以老疾致仕，终大司成。

曹宪，扬州江都人。仕隋为秘书学士，聚徒教授凡数百人，公卿多从之游。于小学家尤邃，自汉杜林、卫宏以后，古文亡绝，至宪复兴。炀帝令与诸儒撰《桂苑珠丛》，规正文字。又注《广雅》，学者推其该，藏于秘书。

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以弘文馆学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当世荣之。太宗尝读书，有奇难字，辄遣使

者问宪，宪具为音注，援验详复，帝咨尚之。卒，年百余岁。

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句容许淹者，自浮屠还为儒，多识广闻，精故训，与罗等并名家。罗官沛王府参军事、无锡丞。模，武后时为左拾遗，子景倩亦世其学，以拾遗召，后历度支员外郎。善，见子邕传。

颜师古，字籀，其先琅邪临沂人。祖之推，自高齐入周，终隋黄门郎，遂居关中，为京兆万年人。父思鲁，以儒学显。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

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仁寿中，李纲荐之，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其年弱，谓曰：“安养，剧县。子何以治之？”师古曰：“割鸡未用牛刀。”素惊其言大，后果以干治闻。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与之推旧，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职，归长安，不得调，窶甚，资教授为生。

高祖入关，谒见长春宫，授朝散大夫，拜熒煌公府文学，累迁中书舍人，专典机密。师古性敏给，明练治体。方军国务多，诏令一出其手，册奏之工，当时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以母丧解。服除，还官。岁余，坐公事免。

帝尝叹《五经》去圣远，传习浸讹，诏师古于秘书省考定，多所厘正。既成，悉诏诸儒议，于是各执所习，共非诘师古。师古辄引晋、宋旧文，随方晓答，谊据该明，出其悟表，人人叹服。寻加通直郎、散骑常侍。帝因颁所定书于天下，学者赖之。

俄拜秘书少监，专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讨析申熟，必畅本源。然多引后生与讎校，抑素流，先贵势，虽商贾富室

子，亦甯选中，由是素议薄之，斥为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让曰：“卿之学，信可称者，而事亲居官，朕无闻焉。今日之行，自谁取之？念卿曩经任使，朕不忍弃，后宜自戒。”师古谢罪，复留为故官。

师古性简峭，视辈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负其才，早见驱策，意望甚高。及是频被谴，仕益不进，罔然丧沮，乃阖门谢宾客，巾褐裙帔，放情萧散，为林墟之适。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亦性所笃爱。与撰《五礼》成，进爵为子。又为太子承乾注班固《汉书》上之，赐物二百段、良马一，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

帝将有事泰山，诏公卿博士杂定其仪，而论者争为异端。师古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于时诸儒谓为适中。”于是以付有司，多从其说。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从征辽，道病卒，年六十五，谥曰戴。

其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永徽三年，子扬廷为符玺郎，表上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篇。

初，思鲁与妻不相宜，师古苦谏，父不听，情有所隔，故帝及之。

师古弟相时，字睿，亦以学闻。为天策府参军事。贞观中，累迁谏议大夫，有争臣风。转礼部侍郎。羸瘠多病。”师古死，不胜哀而卒。

师古叔游秦，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闥初平，人多强暴，比游秦至，礼让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玺书奖劳。终郢州刺史。撰《汉书决疑》，师古多资取其义。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八岁就学，诵记日百余言，暗记《三礼义宗》。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尝造同郡刘焯，

焯名重海内，初不之礼，及请质所疑，遂大畏服。

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隋乱，避地虎牢。

太宗平洛，授文学馆学士，迁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时帝新即位，颖达数以忠言进。帝问：“孔子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对曰：“此圣人教人谦耳。己虽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虽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资其多。内有道，外若无；中虽实，容若虚。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称‘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若其据尊极之位，炫聪耀明，恃才以肆，则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帝称善。除国子司业，岁余，以太子右庶子兼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事，多从其说。以论撰劳，加散骑常侍，爵为子。

皇太子令颖达撰《孝经章句》，因文以尽箴讽，帝知数争太子失，赐黄金一斤、绢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讲东宫。帝幸太学观释菜，命颖达讲经，毕，上《释奠颂》，有诏褒美。后太子稍不法，颖达争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长，不宜数面折之。”对曰：“蒙国厚恩，虽死不恨。”剴切愈至。后致仕，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至相讥诋。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

颖达子志，终司业。志子惠元，力学寡言，又为司业，擢累太子谕德。三世司业，时人美之。

王恭者，滑州白马人。少笃学，教授乡间，弟子数百人。贞观初，召拜太学博士，讲《三礼》，别为《义证》，甚精博。盖文懿、文达皆当时大儒，每讲遍举先儒义，而必畅恭所说。

马嘉运，魏州繁水人。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论议。贞观初，累除越王东阁祭酒。退隐白鹿山，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以孔颖达《正义》繁酿，故摘摭其疵，当世诸儒服其精。高宗为太子，引为崇贤馆学士，数与洗马秦 侍讲宫中，终国子博士。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父纥，陈广州刺史，以谋反诛。询当从坐，匿而免。江总以故人子，私养之。貌寝悦，敏悟绝人。总教以书记，每读辄数行同尽，遂博贯经史。仕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数与游，既即位，累擢给事中。

询初仿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帝叹曰：“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邪？”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类此。贞观初，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子通，仪凤中累迁中书舍人。居母丧，诏夺哀。每入朝，徒跣及门。夜直，藉藁以寝。非公事不语，还家辄号恸。年饥，未克葬，居庐四年，不释服。冬月，家人以氍毹潜置席下，通觉，即彻去。迁累殿中监，封渤海子。天授初，转司礼卿，判纳言事。辅政月余，会凤阁舍人张嘉福请以武承嗣为太子，通与岑长倩等固执，忤诸武意。及长倩下狱，坐大逆死，来俊臣并引通同谋，通虽被惨毒无异词，俊臣代占，诛之。神龙初，追复官爵。

通蚤孤，母徐教以父书，惧其堕，尝遗钱使市父遗迹，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为笔，覆以免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尝书。

硃子奢，苏州吴人，从乡人顾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辞。隋大业中，为直秘书学士。天下乱，辞疾还乡里。后从杜伏威入朝，授国子助教。

太宗贞观初，高丽、百济同伐新罗，连年兵不解。新罗告急，帝假子奢员外散骑侍郎，持节谕旨，平三国之憾。子奢有仪观，夷人尊畏之。二国上书谢罪，赠遗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学，卿为讲大谊，然勿入其币，还当以中书舍人处卿。”子奢唯唯。至其国，为发《春秋》题，纳其美女。帝责违旨，而犹爱其才，以散官直国子学，累转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

始，武德时，太庙享止四室，高祖崩，将祔主于庙，帝诏有司详议。子奢建言：“汉丞相韦玄成奏立五庙，刘歆议当七，郑玄本玄成，王肃宗歆，于是历代庙议不能一。且天子七庙，诸侯五，降杀以两，礼之正也。若天子与子、男同，则间无容等，非德厚游广、德薄游狭之义。臣请依古为七庙。若亲尽，则以王业所基为太祖，虚太祖室以俟无疆，迭迁乃处之。”于是尚书共奏：“自《春秋》以来，言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推亲亲，显尊尊，为不可易之法，请建亲庙六。”诏可。乃祔弘农府君、高祖神主为六室。及帝崩，礼部尚书许

敬宗议：“弘农府君庙应毁。按玄成说，毁庙主当瘞，且四海常所宗享矣，举而瘞之，非神理所愜。晋范宣议别庙以奉毁庙之主，或言当藏天府。天府，瑞异所舍也。《礼》去祧有坛有墀，臣皆所未安。唐家宗庙，共殿异室，以右为首。若奉迁主纳右夹室，而得尊处，祈之祷之未绝也。”有诏如敬宗议。然言七庙者，本之子奢。

帝尝诏：“起居纪录臧否，朕欲见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举无过事，虽见无嫌，然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史官全身畏死，则悠悠千载，尚有闻乎？”

池阳令崔文康坐事，栎阳尉魏礼劾治，狱成，御史言其枉。礼臣诉御史阿党，乞下有司杂讯，不如所言请死。鞫报礼臣不实，诏如请。子奢曰：“在律，上书不实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复生，虽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书获罪，欲自言者，皆惧而不敢申矣。”诏可。

子奢为人乐易，能剧谈，以经谊缘饰。每侍宴，帝令论难群臣，恩礼甚笃。卒于官。

张士衡，瀛州乐寿人。父文庆，北齐国子助教。士衡九岁居母丧，哀慕过礼。博士刘轨思见之，为泣下，奇其操，谓文庆曰：“古不亲教子，吾为君成就之。”乃授以《诗》、《礼》。又从熊安生、刘焯等受经，贯知大义。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

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幽州都督燕王灵夔以礼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风迎致，谒太宗洛阳宫，帝赐食，擢朝散大夫、崇贤馆学士。

太子以士衡齐人也，问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瑰之凶险，骆提婆之佞，韩长鸾之虐，皆奴隶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诛，骨肉内离，剥丧黎元，故周师临郊，人莫为之用，此

所以亡。”复问：“事佛营福，其应奈何？”对曰：“事佛在清静仁恕尔，如贪婪骄虐，虽倾财事之，无损于祸。且善恶必报，若影赴形，圣人言之备矣。为君仁，为臣忠，为子孝，则福祚永；反是而殃祸至矣！”时太子以过失闻，士衡因是规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废，给传罢归乡里，卒。

士衡以《礼》教诸生，当时显者：永平贾公彦、赵李玄植。

公彦终太学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隐，仪凤中，为太常博士。会太常仲春告瑞太庙，高宗问礼官：“何世而然？”大隐对曰：“古者祭以首时，荐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则二月告庙。告者必有荐，本于始不得其时焉。”迁累中书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憬请武氏庙为七室，唐庙为五，下比诸侯。大隐奏言：“秦、汉母后称制，未有戾古越礼者。憬损国庙数，悖大义，不可以训。”武后不获已，伪听之。时皆服大隐沈正不谄从，有大臣体。终礼部侍郎。

公彦传业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于王德韶，受《诗》于齐威，该览百家记书。贞观间，为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数召见，与方士、浮屠讲说。玄植以帝暗弱，颇箴切其短，帝礼之，不寤。坐事迁巴令，卒。

张后胤，字嗣宗，苏州昆山人。祖僧绍，梁零陵太守。父冲，陈国子博士，入隋为汉王谅并州博士。

后胤甫冠，以学行禅其家。高祖镇太原，引为客，以经授秦王。义宁初，为齐王文学，封新野县公。武德中，擢员外散骑侍郎，赐宅一区。

太宗即位，进燕王谏议，从王入朝，召见。初，帝在太原，尝问：“隋运将终，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业，天下系心，若顺天而动，自河以北，指撚可定。然后长驱关右，帝业可成。”至是自陈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赐

燕月池。帝从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后胤曰：“昔孔子门人三千，达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乃王天下，计臣之功，过于先圣。”帝为之笑，令群臣以《春秋》酬难。帝曰：“朕昔受大谊于君，今尚记之。”后胤顿首谢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为己力，罪也。”帝大悦，迁燕王府司马。出为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见其强力，问欲何官，因陈谢不敢。帝曰：“朕从卿受经，卿从朕求官，何所疑？”后胤顿首，愿得国子祭酒，授之。迁散骑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朝朔望，禄赐防阁如旧。卒，年八十三，赠礼部尚书，谥曰康，陪葬昭陵。

孙齐丘，历监察御史、朔方节度使，终东都留守，谥曰贞献。子镒，别有传。

盖文达，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载，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窦抗集诸生讲论，于是，刘焯、刘轨思、孔颖达并以耆儒开门授业，是日悉至，而文达依经辩举，皆诸儒意所未叩，一坐厌叹。抗奇之，问：“安所从学？”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问寡，则焯为之师。”抗曰：“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其谓此邪？”

武德中，授国子助教，为秦王文学馆直学士。贞观初，擢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为蜀王师。王有罪，文达免官。拜崇贤馆学士，卒。

宗人文懿，亦以儒学称，当时号“二盖”。高祖于秘书省置学以教王公子，文懿为国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质问，文懿譬晓密微，远近宗仰。终国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乐人。贞观中，累迁国子博士。淹识群书，褚遂良尝称为“《九经》库”。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从太宗出猎，遇雨沾渍，因问曰：“油衣若为而无漏邪？”那律

曰：“以瓦为之，当不漏。”帝悦其直，赐帛二百段，卒。

孙倚相，仕为秘书省正字，讎覆图书，多所刊定。子崇义，天宝末为幽州大将，以雄敢闻。历左金吾卫大将军，遂客蓟门。生子从政，略涉儒学，有风操。事李宝臣，历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宝臣及张孝忠妻，其女兄弟也。

宝臣初倚任，晚稍疏忌，从政乃阖门谢交游不事。及惟岳知节度，与田悦谋拒天子命，从政谏曰：“上神断，绌诸侯，欲致太平。尔考与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讨，命帅莫先于燕。诛怨复仇，必尽力后已。前日而考诛大将百余，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谁不能尔？昔魏有洺、相之围，王师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赖尔考保佑，顿兵不进，而先帝宽厚，仅获赦贷。不然，田氏尚有种乎？今悦凶狻，孰与承嗣？尔又幼富贵，不出户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难知，天道难欺，军中诸将乘危投隙，自古岂少哉！今图久安计，莫若令而兄惟诚摄留后，尔速入宿卫，则福禄可保矣。”不纳。从政塞门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从政惧，乃吐血，即仰药，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后惟岳被杀于王武俊，如其揣云。

萧德言，字文行，陈吏部郎引子也，系出兰陵。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国子生为岳阳王宾客。陈亡，徙关中。诡浮屠服亡归江南，州县部送京师。仁寿中，授校书郎。贞观时，历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哀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德言晚节学愈苦，每开经，辄被濯束带危坐，妻子谏曰：“老人何终日自苦？”答曰：“对先圣之言，何复惮劳？”诏

以经授晋王。时许叔牙为侍读，同劝讲。王为太子，德言又兼侍读，而叔牙亦兼弘文馆学士。德言请致仕，太宗不许，下诏敦勉。封武阳县侯，进秘书少监，久乃得谢。

高宗立，拜银青光禄大夫，全给其禄，遣通事舍人即家致问。乘舆至肃章门引见，礼遇隆重。由是晋府及东宫旧臣子孙，并增秩赐金。卒，年九十七，赠太常卿，谥曰博。

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贞观时，迁晋王府参军事、弘文馆直学士。于《诗》、《礼》尤邃，献《诗纂义》十篇，太子写付司经。御史大夫高智周见之曰：“欲明《诗》者，宜先读此”。

子子儒，字文举。高宗时为奉常博士。初，太尉长孙无忌等议：“祠令及礼用郑玄六天说，圆丘祀昊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据纬为说，不指苍旻为天，而以昊上帝当北辰耀魄宝，郊、明堂当太微五帝。唐家祀圆丘，太史所上图，昊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风曰：‘昊上帝位于坛，北辰、斗列第二垓。’与纬书驳异。司马迁《天官书》，太微宫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犹房、心有天王象，安得尽为天乎？日月丽于天，草木丽于地，以日月为天，草木为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经》称‘郊祀后稷’，王肃以郊、圆丘为一，玄析而二之，曰圆丘，曰郊，非圣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说，与著式相违，宜有刊正。且《经》‘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谷上帝’，《春秋》‘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后稷以祈农，《诗》‘春夏祈谷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为不稽。请四郊迎气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罢六天说，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载经，请止一祠。”诏曰：“可。”

乾封初，帝已封禅，复诏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北郊。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言：“显庆定礼，废感帝祀而祈谷昊天，以高祖配。旧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谷为祀感帝，又祀神州，还以高祖配，何升降纷纷焉？虞氏禘黄帝，郊啻；夏禘黄帝，郊鲧；殷禘啻，郊冥；周禘啻，郊稷。玄谓禘者，祭天圆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灵恩说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谓‘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则禘远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礼无所归。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阴用事也。玄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灵恩谓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愿会奉常、司成、博士普议。”于是，子儒与博士陆遵楷、张统师、权无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经见，汉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议北郊以正月，武德以来用十月，请循武德诏书。”明年，诏圆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于明堂。

子儒，长寿中，历天官侍郎、弘文馆学士，封颖川县男。以选事委令史句直，日偃卧不下笔，时人语曰“句直平配”。既而补授失序，传为口实。

德言曾孙至忠，自有传。

敬播，蒲州河东人。贞观初，擢进士第。时颜师古、孔颖达撰次《隋史》，诏播诣秘书内省参纂。再迁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从太宗伐高丽，而帝名所战山为驻蹕，播谓人曰：“銮舆不复东矣，山所以名，盖天意也！”其后果然。迁太子司议郎。时初置是官，尤清近，中书令马周叹曰：“恨资品妄高，不得历此职！”又与令狐德棻等撰《晋书》，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

有司建言：“谋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请更议。”诏群臣大议，播曰：“兄弟虽孔怀之重，然比于父子则轻，故生有异室，死有别宗。今高官重爵，本廕唯逮子孙，而不及

昆季，乌得荣隔其廕，而罪均其罚？”诏从播议。

永徽后，仕益贵，历谏议大夫、给事中。始，播与许敬宗撰《高祖实录》，兴创业，尽贞观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实录》，讫二十三年。坐事出为越州长史，徙安州，卒。

房玄龄尝称播：“陈寿之流乎！”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皆名家。

伯庄者，彭城人，为弘文馆学士，迁国子博士，与许敬宗等论撰甚多，终崇贤馆学士。自所著书亦百余篇。

子之宏，世其学。武后时，以著作郎兼修国史，终相王府司马。睿宗立，赠秘书监。

景通者，晋陵人。与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后复践其官及职。

讷言，乾封中历都水监主簿，以《汉书》授沛王。王为太子，擢讷言洗马兼侍读。尝集俳谐十五篇，为太子欢。太子废，高宗见，怒，除名为民。复坐事流死振州。

罗道琮，蒲州虞乡人。慷慨尚节义。贞观末，上书忤旨，徙岭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间，临终泣曰：“人生有死，独委骨异壤邪？”道琮曰：“吾若还，终不使君独留此。”瘞路左去。岁余，遇赦归，方霖潦积水，失其殡处，道琮恸诸野，波中忽若湓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复涌，乃得尸，负之还乡。寻擢明经，仕至太学博士，为时名儒。

卷第一百九十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儒学中

郎余令，定州新乐人。祖颖，字楚之，与兄蔚之俱有名。隋大业中，为尚书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炀帝语称“二郎”。武德时，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与李纲、陈叔达定律令。持节谕山东，为窦建德所获，胁以白刃，终不屈。贼平，以老乞身，谥曰平。

余令博于学，擢进士第，授霍王元轨府参军事。从父知年，亦为王友。元轨每曰：“郎家二贤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为林也。”徙幽州录事参军。有为浮屠者，积薪自焚，长史裴旻率官属将观焉，余令曰：“人好生恶死，情也。彼违蔑教义，反其所欲，公当察之，毋轻往。”旻试廉按，果得其奸。

孝敬在东宫，余令以梁元帝有《孝德传》，更撰《后传》数十篇献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

兄余庆，为吏清而刻于法。高宗时，为万年令，道无掇遗。累迁御史中丞，务谦谨下人，引御史坐与议论。吏部侍郎杨思玄倨贵，视选者不以礼，余庆劾免其官。久之，出为苏州刺史。坐累下迁交州都督。

驩州司马裴敬敷与余庆雅故，以事笞余庆婢父，婢方嬖，谮敬敷死狱中。又哀货无艺，民诣阙诉之，使者十辈临按，余庆谩谪，不能得其情。最后，广州都督陈善弘按之，余庆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轻善弘，不置对。善弘怒曰：“舞文弄法，

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余矣。”欲撈械之，余庆惧，服罪。高宗诏放琼州。会赦当还，朝廷恶其暴，徙春州。

始，余庆治万年，父知运嫌其酷，将杖之，余庆避免。父叹曰：“国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为御史中丞，复叹曰：“郎氏危矣！”以忧死。余庆卒以贪残废。

徐齐聃，字将道，湖州长城人，世客冯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孙。八岁能文，太宗召试，赐所佩金削刀。举弘文生，调曹王府参军。高宗时，为潞王府文学、崇文馆学士，侍皇太子讲，修书于芳林门。时姑为帝婕妤，嫌以恩进，故求出为桃林令。召为沛王侍读，再迁司议郎，皆不就。累进西台舍人。

咸亨初，诏突厥酋长子弟得事东宫，齐聃上书谏，以为：“氈裘冒顿之裔，解辫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谓‘恭慎威仪，以近有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之义。”又长孙无忌以谗死，家庙毁顿，齐聃言于帝曰：“齐献公，陛下外祖，虽后嗣有罪，不宜毁及先庙。今周忠孝公庙反崇饰逾制，恐非所以示海内。”帝寤，有诏复献公官，以无忌孙延主其祀。

齐聃善文诰，帝爱之，令侍皇太子及诸王属文，以职枢剧，许间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贬蕲州司马。又流钦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时，赠礼部尚书。子坚。

坚，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闻其名，召见，授纸为赋，异之。十四而孤，及壮，宽厚长者。举秀才及第，为汾州参军事，迁万年主簿。

天授三年，上言：“书有五听，令有三覆，虑失情也。比犯大逆，诏使者勘当，得实辄决。人命至重，万有一不实，欲诉无由，以就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检下之奸乱，适长使人威福耳。臣请如令覆奏，则死者无恨。又古者罚不逮嗣，故却芮乱国而缺升诸朝，嵇康蒙戮而绍死于难，则于它亲不复致疑。

今选部广责逆人亲属，至无服者尚数十条。且诏书‘与逆同堂亲不任京畿，缙麻亲不得侍卫’，臣请如诏书外，一切不禁，以申旷荡。”

圣历中，东都留守杨再思，王方庆共引为判官，方庆善《礼》学，尝就质疑晦，坚为申释，常得所未闻。属文典厚，再思每目为凤阁舍人样。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累迁给事中，封慈源县子。

中宗怒韦月将，欲即斩之，坚奏盛夏生长，请须秋乃决，时申救者亦众，得以撓死。俄以礼部侍郎为修文馆学士。

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修史，进东海郡公，迁黄门侍郎。时监察御史李知古兵击姚州洱河蛮，降之，又请筑城，使输赋徭。坚议：“蛮夷羁縻以属，不宜与中国同法，恐劳师远伐，益不偿损。”不听，诏知古发剑南兵筑城堡，列州县。知古因是欲诛其豪酋，入子女为奴婢，蛮惧，杀知古，相率溃叛，姚、嵩路闭不通者数年。

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屡邀请坚，坚不许。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辞机密，转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祸耳。”羲败，不染于恶，出为绛州刺史。数外徙，久乃迁秘书监、左散骑常侍。

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以坚充学士，副张说知院事。帝大酺集贤，幔舍在百司上，说令揭大榜以侈其宠，坚见，遽命撤之，曰：“君子乌取多尚人！”从上泰山，以参定仪典，加光禄大夫。坚于典故多所谙识，凡七当撰次高选。卒，年七十余，帝悼惜，遣使就吊，赠太子少保，谥曰文。

齐聃姑为太宗充容，仲为高宗婕妤，皆明图史，议者以坚父子如汉班氏。

子峤，字巨山。开元中为驾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迁中书舍人、内供奉、河南尹。封慈源县公。父子相次为学士，自祖及孙，三世为中书舍人。

沈伯仪，湖州吴兴人。武后时，为太子右谕德。

初，太常少卿韦万石议明堂大享事，上言：“郑玄说祀五天帝，王肃谓祀五行帝。《贞观礼》从玄，至《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乾封诏书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元诏书从《贞观礼》，仪凤初诏祀事一用周制。今应何乐？”高宗乃诏尚书省集诸儒议，未能定。于是大享参用《贞观》、《显庆》二礼。

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义奏：“严父莫大配天，天于万物为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极也。《易》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上帝之祭，宜祖、考并配，请以太宗、高宗配上帝于圆丘，神尧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义。《经》称‘宗祀文王’，文王当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与二经合。”伯仪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啗，祖颡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颡而宗禹；殷人禘啗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圆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为最详。虞夏退颡郊啗，殷舍契郊冥，去取违舛，惟周得礼之序，至明堂始两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别父子也。《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又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严武王以配天，则武王虽在明堂，未齐于配，虽同祭而终为一主也。纬曰：‘后稷为天地主，文王为五帝宗。’若一神而两祭之，则荐献数渎，此神无二主也。贞观、永徽礼实专配，由显庆后始兼尊焉。今请以高祖配圆丘、

方泽，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议：“今礼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诗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荐上帝，配祖、考’，有兼配义。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当如旧。请奉高宗历配焉。”自是郊、丘，三帝并配云。

伯仪历国子祭酒、修文馆学士，卒。

路敬淳，贝州临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乱，阖门死于盗。文逸遁免，流离辛苦，自伤家多难，闭口不食，行者哀其穷，强饮食之，更负以行，乃得脱。贞观末，官申州司马。

敬淳少力学，足不履门。居亲丧，倚庐不出者三年。服除，号恸入门，形容癯毁，妻不之识。后擢进士第。天授中，再迁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崇贤馆学士。数受诏纂辑庆恤仪典，武后称之。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后坐慕容绍宗交通，下狱死。神龙初，赠秘书少监。

弟敬潜，少与敬淳齐名，历怀州录事参军，亦坐耀事系狱，免死。后为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潜欲辞，妻曰：“君不死狱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从之。到官，有梟啸其屏，鼠数十走于前，左右驱之，拥杖而号，敬潜不为惧。久之，迁卫令，位中书舍人。

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后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经高第，调博城丞。纪王慎为兖州都督，厚加礼，敕其子东平王续往受业。天授中，稍迁左卫率府录事，兼直弘文馆。武后时，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诏与韦叔夏等草仪具，众推其练洽。转四门博士，仍直弘文馆。

年虽老，读书不废夜。所撰《书纠谬》、《春秋振滞》、《礼

绳愆》等凡数十百篇，长安时上之，丐官笔楮写藏秘书。有诏两馆学士、成均博士议可否。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本章句家，见元感诋先儒同异，不恚，数沮诘其言，元感缘罅申释，竟不诎。魏知古见其书，叹曰：“《五经》指南也。”而徐坚、刘知几、张思敬等惜其异闻，每为助理，联疏荐之，遂下诏褒美，以为儒宗。拜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中宗以东宫官属，加朝散大夫，卒。

元感初著论三年之丧以三十有六月，讥诋诸儒。凤阁舍人张柬之破其说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由古则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氏曰：‘礼也。’杜预谓：‘僖丧终是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故谓之礼。’《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终二十五月，故讥云。’杜预推历乙巳乃在十一月，《经》书十二月为误。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传》曰：‘缓。’夫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缓，则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竞，乃一月，非一岁，则二十五月，其一验也。《书》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则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顾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恚。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则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见庙。明汤崩在十一月。比殡讫，以十二月祗见其祖。《顾命》见庙讫‘诸侯出庙门俟’，《伊训》言‘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则崩及见庙，周因于殷也，非元年前复有一岁，此二十五月之二验。《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然而以是为

断者，送死有已，服生有节。’又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期之丧，三年；期之丧，二年；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五月之丧，二时；三月之丧，一时。’此二十五月之三验。《仪礼》：‘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验。《书》、《春秋》、《礼》皆周公、尼父所定，敢问此可为法否？昔郑玄以中月而禫者，内容一月，自丧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无疑论。大抵子于亲丧，有终身之痛，创巨者日久，痛深者愈迟，何岁月而止乎？故练而慨然，悲慕未尽，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廓然，哀伤已除，而孤藐之怀更剧。此情之所致，宁外饰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两称，是以祥则缟带素紕，禫则无不佩。夫去衰麻，袭锦黼，行道之人皆不忍，直为节之以礼，叵如之何。故仲由不能过制为姊服，孔鲤不能过期哭母，彼诿不怀？畏名教之严也。”当世谓束之言不诡圣人，而元感论遂废。

王绍宗，字承烈，梁左民尚书铨曾孙。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贫侠，嗜学，工草隶，客居僧坊，写书取庸自给，凡三十年。庸足给一月即止，不取赢，人虽厚偿，辄拒不受。

徐敬业起兵，闻其行，以币劫之，称疾笃。复令唐之奇强遣，不肯赴，敬业怒，将杀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杀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总管李孝逸表其节，武后召赴东都，谒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学。累进秘书少监，使侍皇太子。绍宗雅修饰，当时公卿莫不慕悦其风，张易之兄弟亦颇结纳。易之诛，坐废，卒于家。

尝与人书曰：“鄙夫书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习耳。常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吴中陆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临写故也。闻虞被中画腹，与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绍宗兄玄宗，隐嵩山，号太和先生，传黄老术。

彭景直，瀛州河间人。中宗景龙末，为太常博士。时献、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

在礼，陵不日祭，宗庙有月祭，故王者设庙、祧、坛、

墀，为亲疏多少之杀。立七庙、一坛、一墀。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皆月祭。远庙为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墀，有祷祭之，无祷乃止。谯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庙，皆朔加荐，以象生时朔食，号月祭，二祧庙不月祭。”则古无日祭者。今诸陵朔、望进食，近古之殷事；诸节进食，近古之荐新。郑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荐新奠也。”于《仪礼》，朔、半日，犹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时焉，此其祭皆在庙云。近世始以朔、望诸节祭陵寝，唯四时及腊，五享于庙。寻经质礼，无日祭于陵之文。汉时，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庙。园各有寝、便殿，故日祭诸寝，月祭诸便殿。贡禹以礼节烦数，白元帝愿罢郡、国庙。丞相韦玄成等后因议七庙外寝园皆无复修。议者亦以祭不欲数，宜复古四时祭于庙。刘歆引《春秋外传》曰：“祖、祢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时享，坛、墀岁贡。”魏、晋以降，不祭墓。唐家择古作法，臣谓宜罢诸陵日祭，如礼便。

帝不从，因下诏：“有司言诸陵不当日进食。夫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乾陵宜朝晡进奠，昭、献陵日一进，或所司乏于费，可减朕常膳为之。”

帝崩，葬定陵，有司议以和思皇后祔葬，后为武后所杀，不得其丧所，将以招魂合诸梓宫，景直曰：“招魂古无传，不可。请如桥山藏衣冠故事，纳后祔衣，复寝宫，举衣魂辂，告以太牢，内之方中，奉帝梓棺右，覆以夷衾。”众当其言，制

曰：“可。”景直后历礼部郎中卒。

卢粲，幽州范阳人，后魏侍中阳乌五世孙。祖彦卿，亦善著书。粲始冠，擢进士第。神龙中，累迁给事中。时节愍太子立，韦后疾之，讽中宗以卫府封物给东宫，粲驳奏：“太子匕鬯主，岁时服用，宜取于百司。《周礼》：诸用财器，‘岁终则会，唯王及太子不会’。今乃与诸王等夷，非所谓宪章古昔者。”诏可。

武崇训死，诏墓视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无称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后人所援比。崇训茔兆，请视诸王。”诏曰：“安乐公主与永泰不异，崇训于主当同穴，为陵不疑。”粲固执，以“陵之称，本施尊极，虽崇训之亲，不及雍王，雍墓不称陵，崇训缘主而得假是名哉？”诏可。主大怒，出粲陈州刺史。粲曰：“苟所论得行，虽远何惮！”开元初，为秘书少监。

其从父行嘉，仕为雍王记室，亦以学闻。

粲累封固安县侯，终邠王傅，谥曰景。

尹知章，绛州翼城人。少虽学，未甚通解，忽梦人持巨凿破其心，内若剂焉，惊悟，志思开彻，遂遍明《六经》。诸生尝讲授者，更北面受大义。

长安中，擢定王府文学。迁太常博士。中宗时，或建言以凉武昭王为七庙始祖，知章议：“武昭远世，非王业所因。”乃止。出为陆浑令，坐事，辄弃官去。时散骑常侍解琬亦罢归，与知章覃思经术，举欣欣然。张说表诸朝，擢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马怀素绪定秘书，奏知章是正文字。

每休沐，讲授未始辍。于《易》《老》《庄》书尤县解。弟子贫者，赈给之。性和厚，人不见有喜愠。未尝问产业，其子欲广市樵米为岁中计，知章曰：“如而计，则贫人何以取资？”

且吾乌应夺民利邪？”卒官。所注传颇多，行于时。门人孙季良等颂其德，刻著东都国子监门外。

季良，偃师人，一名翌，仕历左拾遗、集贤院直学士。

张齐贤，陕州陕人。圣历初，为太常奉礼郎。

武后诏百官议告朔于明堂，讲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于廷。太常博士辟閻仁谓曰：“经无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听朔南门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听朔同谊。今元日读时令，合古听朔事，独郑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听朔必以特牲告时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谓宣令告人，使奉时务业，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诸侯礼也，《春秋》：‘既视朔，遂登台。’玄又说人君月告朔于庙，其祭为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谓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请罢告朔、月祭，以应古礼。”齐贤不韪其说，质曰：“谷梁氏称‘闰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鲁‘不告闰朔，为弃时政’，则诸侯虽闰告朔矣。《周太史》‘颁朔于邦国’，《玉藻》‘闰月，王居门’，是天子虽闰亦告朔。二家去圣不远，载天子、诸侯告朔事，显显弗缪。今议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国，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岁之元，六官自布所职之典。干宝谓吉为朔，故世人谬吉为告，据缪失经，不得为法。议者又引左氏说，专在诸侯，不知《玉藻》与左说正同，而独于天子言岁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谓时帝，五人帝也。玄于时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并告两五帝为不疑。诸侯受朔天子，藏于庙。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时帝，配祖考。议者曰：‘天子月告祭颁朔，则

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岁首布一岁事，太史颁之也。’是不然。

《周太史》‘颁朔邦国’，是总颁十二朔于诸侯；天子犹月告者，颁官府都鄙也。内外异言之也。礼不可罢。”凤阁侍郎王方庆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宫，所以明天气，统万物也。汉儒以明堂、太庙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庙，正室为太室，向阳为明堂，建学为太学，圜水为辟雍，异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总受十二月政于南郊，还藏于祖庙，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诸侯则受于天子，藏之祖庙，月取一政，行之于国。王者以其礼告庙，谓之告朔；视月之政，谓之视朔。《玉藻》：‘玄冕而朝日东门之外，听朔南门之外。’郑玄说：‘明堂在国阳，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宿路寝。’今元日通天宫受朝，有司遂读时令、布政，古之礼也。旧说天子岁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时迎气，四；巡狩之岁，一。今议者唯许岁首一入，不亦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听，则近于烦，每孟月视朔，惟制定其礼，臣下不敢专。”成均博士吴杨吾等共言：“秦灭学，告朔废。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时帝堂上，请兼如齐贤、方庆议。”不数岁，礼亦废。

久之，齐贤迁博士。时东都置太社，礼部尚书祝钦明问礼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齐贤与太常少卿韦叔夏、国子司业郭山恽、尹知章等议：“《春秋》：‘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灵恩曰：‘社主用石，以地产最实欤！’《吕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后魏天平中，迁太社石主，其来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间之社欤！非太社也。”于是旧主长尺有六寸，方尺七寸，问博士云何，齐贤等议：“社主之制，礼无传。天子亲征，载以行，则非过重。《礼》：

‘社祭土，主阴气。’《韩诗外传》：‘天子太社方五丈，诸侯半之。’五，土数。社主宜长五尺，以准数五；方二尺，以准阴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体；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请度以古尺”云。又问：“社稷坛随四方用色，而中不数尺，冒黄土，谓何？”齐贤等曰：“天子太社，度广五丈，分四方，上冒黄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则当以黄土覆坛上。旧坛上不数尺，覆被之狭，乖于古。”于是以方色饰坛四面及陛，而黄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后改先农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齐贤等参定。

中宗即位，因武后东都庙改为唐庙，议满七室，以凉武昭王为始祖。齐贤上议：“《礼》，天子七庙，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迁，始祖无闻焉。殷自玄王至汤，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后，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实为太祖，以世数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为始祖，异乎殷、周之本高、稷也。高、稷兴胙，景皇帝是也。昭王国不世传，后嗣失守。景帝实始封唐，子孙是承。若近舍唐，远引凉，不见其可。且魏不祖曹参，晋不祖司马卞，宋不祖楚元王，齐、梁不祖萧何，陈、隋不祖胡公、杨震，今谓昭王为祖，可乎？汉以周郊后稷，议欲郊尧，杜林以为周兴自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托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临享，殆非诒厥孙谋者。”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浅深，代系有远迩。祖以功，昭穆以亲。有功者不迁，亲尽者毁。今不宜以庙数未备，引当迁之主于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号太祖，以世浅犹在六室位，则室未当有七，非天子庙不当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当迁。宣非始祖，又无宗号，亲尽而迁，不可复立。请仍为六室。”诏宰相详裁。于是祝钦明等上言：“博

士等三百人为两说：齐贤等不祖武昭王，刘承庆等请迁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诏可。俄以孝敬皇帝为义宗，列于庙为七室。西京太庙亦如之。

齐贤迁累谏议大夫，卒。

柳冲，蒲州虞乡人，隋饶州刺史庄曾孙。父楚贤，大业中为河北县长。高祖兵兴，尧君素据郡固守，楚贤说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图策，动以诚信，豪英景赴，天所赞也。君子见几而作，俟终日邪？”君素不从，楚贤潜行自归，授侍御史。贞观中，持节册拜突厥，辞其遗不受。历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

冲好学，多所研总。天授初，为司府寺主簿，诏遣安抚淮南，使有指，封河东县男。中宗景龙中，迁左散骑常侍，修国史。

初，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改修其书，帝诏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湜、徐坚、刘宪、吴兢及冲共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会元忠等继物故，至先天时，复诏冲及坚、兢与魏知古、陆象先、刘子玄等讨缀，书乃成，号《姓系录》。历太子宾客、宋王师、昭文馆学士，以老致仕。开元初，诏冲与薛南金复加刊窜，乃定。

后柳芳著论甚详，今删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

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辩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左丘明传《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为族。”昔尧赐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

则文、武、成、宣；氏于官，则司马、司徒；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众矣。

秦既灭学，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

汉高帝兴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誓曰：“非刘氏王、无功侯者，天下共诛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不辨士与庶族，然则始尚官矣。然犹徙山东豪杰以实京师，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豪英，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硃、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

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又诏代人诸胄，初无族姓，其穆、陆、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视“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屠层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氏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

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土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弊，则失其所尚矣。

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管仲曰：“为国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伦。周、汉之官人，齐其政，一其门，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晋官人，尊中正，立九品，乡有异政，家有竞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诸姓，纷乱

不一，其要无归，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乡党之行修，则人物之道长；人物之道长，则冠冕之绪崇；冠冕之绪崇，则教化之风美；乃可与古参矣。

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

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

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氏族次第为举选格，名曰“方司格”，人至于今称之。

马怀素，字惟白，润州丹徒人。客江都，师事李善，贫无资，昼樵，夜辄然以读书，遂博通经史。擢进士第，又中文学优赡科，补郾尉。积劳，迁左台监察御史。长安中，大夫魏元忠为张易之构谪岭表，太仆崔贞卣、东宫率独孤祿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变，告贞卣等与元忠谋反。武后诏怀素按之，使者促迫，怀素执不从，曰：“贞卣钱流入当得罪，以为谋反，则非。昔彭越以逆诛，栾布奏事尸下，汉不坐罪。今

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饯阔之人。且陛下操生杀柄，欲加之罪，自当处决圣心。既付臣按状，惟知守陛下法尔。”后意解，贞卞贞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势，敛赀谗法，怀素劾罢之。转礼部员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处决平恕。迁考功，核取实才，权贵谒请不能阿挠。擢中书舍人内供奉，为修文馆直学士。

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封常山县公，进兼昭文馆学士。笃学，手未尝废卷。谦恭慎畏，推为长者。玄宗诏与褚无量同为侍读，更日番入。既叩阁，肩舆以进；或行在远，听乘马。宫中每宴见，帝自送迎以师臣礼。有诏句校秘书。是时，文籍盈漫，皆贫朽蟬断，签商纷舛。怀素建白：“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者，续俭《志》以藏秘府。”诏可。即拜怀素秘书监。乃诏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陆浑丞吴琬、桑泉尉韦述、扶风丞马利征、湖州司功参军刘彦直、临汝丞宋辞玉、恭陵丞陆绍伯、新郑尉李子钊、杭州参军殷践猷、梓潼尉解崇质、四门直讲余钦、进士王愜、刘仲丘、右威卫参军侯行果、邢州司户参军袁晖、海州录事参军晁良、右率府胄曹参军毋𤑔、荥阳主簿王湾、太常寺太祝郑良金等分部撰次，践猷从弟秘书丞承业、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怀素奏秘书少监卢甫、崔沔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然怀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绪别。会卒，帝举哀洛阳南城门，赠润州刺史，谥曰文，给舆还乡里，丧事官办。

怀素卒后，诏秘书官并号修书学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无所统一，逾年不成。有司疲于供拟，太仆卿王毛仲奏罢内料。又诏右常侍褚无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绌不应选者，无量

等奏：“修撰有条，宜得大儒综治。”诏委行冲。乃令昶、述、钦总缉部分，践猷、愬治经，述、钦治史，昶、彦直治子，湾、仲丘治集。八年，《四录》成，上之。学士无赏擢者。

行冲知丽正院，又奏绍伯、利征、彦直、践猷、行果、子钊、直、昶、述、湾、玄默、钦、良金与朝邑丞冯朝隐、冠氏尉权寅献、秘书省校书郎孟晓、扬州兵曹参军韩覃、王嗣琳，福昌令张悝、进士崔藏之入校丽正书。由是秘书省罢撰缉，而学士皆在丽正矣。

愬、仲丘老病还乡里。绍伯卒于官。直终岐王府记室参军事。玄默集贤直学士。利征，出为山茌令，儒缓无治术，免官，终于家。子钊坐保任非人，终德州长史。钦至太学博士、集贤院学士。湾，洛阳尉。良金，右补阙、京兆府仓曹参军事。寅献，临淮太守。晓，左补阙。覃，莱州别驾，坐诬告刺史，流远方。藏之，膳部员外郎，明年，以将仕郎梁令瓚文学直书院，后以右率府兵曹参军而罢，终恒王府司马。秘书省校书郎源幼良代利征，后以协律郎罢。

殷践猷，字伯起，陈给事中不害五世从孙。博学，尤通氏族、历数、医方。与贺知章、陆象先、韦述最善，知章尝号为“五总龟”，谓龟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初为杭州参军，举文儒异等科，授秘书省学士，用曹州司法参军，兼丽正殿学士。以叔父丧，哀恸欧血而卒，年四十八。

少子寅，举宏辞，为太子校书，出为永宁尉。吏侮谩甚，寅怒杀之，贬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萧老，不忍决。及敛，其子亮断指剪发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后侍萧疾，不脱衣者数年，有白燕巢其楣。后终给事中、杭州刺史。

践猷弟季友，历秘书郎，善画。

从父仲容，终冬官郎中，有重名。子承业，以谨朴称，历

太子左谕德、右威卫将军。

族子成己，晋州长史。初，母颜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为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诉冤，敬仲得减死。及成己生，而左耳缺云。

孔若思，越州山阴人，陈吏部尚书奂四世孙。祖绍安，与兄绍新蚤知名。陈亡，客居鄞，励志于学。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沦覆，吾分湮灭，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绍安与孙万寿皆以文辞称，时谓“孙孔”。隋大业末，为监察御史。高祖讨贼河东，绍安与夏侯端同监军，礼遇尤密。帝受禅，端先归，拜秘书监。已而绍安间道走长安，帝悦，擢内史舍人，赐宅一区、良马二匹。

若思早孤，其母躬训教，长以博学闻。有遗以褚遂良书者，纳一卷焉。其人曰：“是书贵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审尔，此为多矣。”更还其半。擢明经，历库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中宗初，敬晖、桓彦范当国，以若思多识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质后行。三迁礼部侍郎，出为卫州刺史。故事，以宗室为州别驾，见刺史，骛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别驾李道钦，请讯状。有诏别驾见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银青光禄大夫，赐绢百匹，累封梁郡公。开元七年卒，谥曰惠。

从父祜，第进士，历监察御史，门无宾谒，时讥其介。高宗时，再迁绛州刺史，封武昌县子，谥曰温。

子季诩，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秘书郎。陈子昂常称其神清韵远，可比卫玠。终左补阙。

若思子至，字惟微。历著作郎，明氏族学，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戮去之。说子垺方有宠，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纷纷邪？”垺弟素善至，以实告。初，书成，示韦述，述谓可传。

及闻埴语，惧，欲更增损，述曰：“止！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因人动摇？有死不可改。”遂罢。时述及颖士、冲皆撰《类例》，而至书称工。

卷第一百九十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儒学下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盐官人。幼授经于沈子正、曹福，刻意坟典。家滨临平湖，有龙出，人皆走观，无量尚幼，读书若不闻，众异之。尤精《礼》、司马《史记》。擢明经第，累除国子博士，迁司业兼修文馆学士。

中宗将南郊，诏定仪典。时祝钦明、郭山恽建言皇后为亚献，无量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郊祀，国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礼》。《周礼》冬至祭天圆丘，不以地配，唯始祖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与。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是后不应助祭。又内宰职‘大祭祀，后裸献则赞瑶爵。’祭天无裸，知此乃宗庙祭耳。巾车、内司服，掌后六服与五路，无后祭天之服与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汉有天地合祭，皇后参享事。宋代黜神，事不经见，不可为法。”时左仆射韦巨源佐钦明，故无量议格。以母老解官。

玄宗为太子，复拜国子司业兼侍读，撰《翼善记》以进，厚被礼答。太子释奠国学，令讲经，建端树义，博敏而辩，进银青光禄大夫，锡予蕃渥。及即位，迁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母丧解，诏州刺史薛莹吊祭，赐物加等。庐墓左，鹿犯所植松柏，无量号诉曰：“山林不乏，忍犯吾莹树耶？”自是群鹿驯扰，不复桄触，无量为终身不御其肉。丧除，召复

故官。以耆老，随仗听徐行，又为设腰舆，许乘入殿中。频上书陈得失。

开元五年，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坏，姚崇建言：“庙本苻坚故殿，不宜罢行。”无量鄙其言，以为不足听，乃上疏曰：“王者阴盛阳微，则先祖见变。今后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应变异。举峻良，擢奢靡，轻赋，慎刑，纳谏争，察谄谀，继绝世，则天人和会，灾异讫息。”帝是崇语，车驾遂东。无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遍群神。汉孝景祠黄帝桥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过魏祭信陵君墓，过赵封乐毅后，孝章祠桓谭冢。愿陛下所过名山、大川、丘陵、坟衍，古帝王、贤臣在祀典者，并诏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兴灭继绝，崇德报功。故存人之国，大于救人之灾；立人之后，重于封人之墓。愿到东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绝者，虽在支庶，咸得承袭。”帝纳其言，即诏无量祠尧平阳，宋璟祠舜蒲坂，苏颐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参献。又求武德以来勋臣苗裔，绍续其封。

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无量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天子诏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无量为之使。因表闻喜尉卢僎、江夏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卫尉设次，光禄给食。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讎，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不数年，四库完治。帝诏群臣观书，赐无量等帛有差。无量又言：“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不从。帝西还，徙书丽正殿，更以脩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比京官预朝会。复诏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学，无量以《孝经》、《论语》五通献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选郗常亨、郭谦光、潘元祚等为太子、诸王侍读。七年，太子齿胄于学，诏无量升坐讲劝，百官观礼，厚

资赐。卒，年七十五。病困语人，以丽正书未毕为恨。帝闻悼痛，诏宰相曰：“无量，朕师，今其永逝，宜用优典。”于是赠礼部尚书，谥曰文，葬事官给。所撰述百余篇。歿后有于书殿得讲《史记》、《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叹息，以绢五百匹赐其家。

始，无量与马怀素为侍读，后秘书少监康子原、国子博士侯行果亦践其选，虽赏赉亟加，而礼遇衰矣。

陆去泰，历左右补阙内供奉。

王择从，京兆人，终汜水令。

徐楚璧，初应制举，三登甲科，开元时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帝属文多令视草。终中书侍郎，东海县子。在中书省久，是时李林甫用事，或言计议多所参助。后更名安贞。

元澹，字行冲，以字显，后魏常山王素莲之后。少孤，养于外祖司农卿韦机。及长，博学，尤通故训。及进士第，累迁通事舍人。狄仁杰器之。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储积以自资也，脯腊膾臠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疾疢。门下充旨味者多矣，愿以小人备一药石，可乎？”仁杰笑曰：“君正吾药笼中物，不可一日无也。”

景云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无编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详文约，学者尚之。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继马之象。魏收以晋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马姓，以著石符。行冲谓昭成皇帝名健，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

开元初，罢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兼关内按察使。自以书生，非弹治才，固辞。入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嗣

彭王子志谦坐仇人告变，考讯自诬，株蔓数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见原。四迁大理卿，不乐法家，固谢所居官，改左散骑常侍，封常山县公。充使检校集贤，再迁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先是，马怀素撰书志，褚无量校丽正四部书，业未卒，相次物故。诏行冲并代之。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以老罢丽正校书事。

初，魏光乘请用魏征《类礼》列于经，帝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获刊缀为五十篇，上于官。于是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撙类相比，有如钞缀，诸儒共非之。至征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意诸儒间已，因著论自辩，名曰《释疑》。曰：

客问主人：“小戴之学，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经孰优？”主人曰：“《小戴礼》行于汉末，马融为传，卢植合二十九篇而为之解，世所不传。钩党狱起，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拏之典，虽存探究，咨谋靡所。具《郑志》者百有余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肃因之，或多攻诋。而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条例支分，箴石间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群言之冗胜，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荑，书毕以闻，太宗嘉赏，录赐储贰。陛下纂业，宜所循袭，乃制诸儒，甄分旧义。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摈压不申，疑于知新，果于仍故？”

客曰：“当局称迷，傍观必审，何所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难：汉孔安国注《古文尚书》，族兄臧与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也。浮学守株，众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独智为谴。’一也。昔孔季产专古学，有孔扶者与俗浮沈，每诫产曰：‘今

朝廷率章句内学，君独脩古义。古义非章句内学，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世，君其殆哉！’二也。刘歆好《左氏》，欲建学官，哀帝纳之，诸儒迁延不肯置对。歆移书诘让，诸博士皆忿恨。龚胜时为光禄大夫，见歆议，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诋歆改乱前志，非毁先帝所立。歆惧，出为五原太守。以君宾之学，公仲之博，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三也。王肃规郑玄数千百条，郑学马昭诋劾肃短。诏遣博士张融按经问诂，融推处是非，而肃酬对疲于岁时。四也。王粲曰：‘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所学，得《尚书注》，退思其意，意皆尽矣，所疑犹未谕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则郑、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道之行废，必有其时者欤？何遽速近名之嫌邪？”

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陈贞节，颍川人。开元初，为右拾遗。初，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并建陵庙，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时祠官进飧。贞节以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犹亲尽而毁，四太子庙皆别祖，无功于人，而园祠时荐，有司守卫，与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颂功德，《诗》曰：‘钟鼓既设，一朝飧之。’使无功而颂，不曰舞咏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称小庙。未知四庙欲何名乎？请罢卒吏，诏祠官无领属，以应礼典。古者别子为祖，故有大、小宗。若谓祀未可绝，宜许所后子孙奉之。”

“诏有司博议。驾部员外郎裴子余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圣念懿属而为之享。《春秋》书晋世子曰：‘将以晋畀秦，秦

将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类，君祀无乃戾乎！’此有庙也。鲁定公元年，立炀宫。炀，伯禽子，季氏远祖，尚不为限，况天子笃亲亲以及旁期，谁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庙皆天子睦亲继绝也。逝者锡蘋繁，犹生者之开茅土。古封建子弟，讎皆有功？生无所议，死乃援礼停祠，人其谓何？隐于上，伯祖也，服缌；章怀，伯父也，服期；懿德、节愍，堂昆弟也，服大功。亲未尽，庙不可废。”礼部尚书郑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于是四陵庙惟减吏卒半，它如旧。

迁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肃明皇后并升焉。贞节奏言：“庙必有配，一帝一后，礼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妣之德，宜升配睿宗；肃明皇后既非子贵，宜在别庙。周人‘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庙曰闕宫。晋简文帝郑宣皇后不配食，筑宫于外，以岁时致享。肃明请准周姜嫄、晋宣后，纳主别庙，时享如仪。”于是，留主仪坤庙，诏隶太庙，毋置官属。贞节又与博士苏献上言：“睿宗于孝和，弟也。按贺循说，兄弟不相为后。故殷盘庚不序阳甲，而上继先君；汉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晋怀帝继世祖，不继惠帝。故阳甲、孝成出为别庙。”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则毁二庙。有天下者，从祢而上事七庙，尊者所统广，故及远祖。若容兄弟，则上毁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请以中宗为别庙，大裕则合食太祖。奉睿宗继高宗，则裸献永序。”诏可。乃奉中宗别庙，升睿宗为第七室。

五年，太庙坏，天子舍神主太极殿，营新庙，素服避正寝，三百不朝，犹幸东都。伊阙男子孙平子上书曰：“乃正月太庙毁，此跻二帝之验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今皆违之。鲁文公之二年，跻僖于闵上，后太室坏，《春秋》书其灾，说曰：‘僖虽闵兄，尝为之

臣，臣居君上，是谓失礼，故太室坏。’且兄臣于弟，犹不可跻；弟尝臣兄，乃可跻乎？庄公薨，闵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庙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鲁自是陵夷，堕周公之祀。太庙今坏，意者其将陵夷，堕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后君。昔跻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坏，今太庙毁，与《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国，孝和中兴有功，今内主别祠，不得立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弃，君不可下，长不可轻。且臣继君，犹子继父。故禹不先鲧，周不先不窋，宋、郑不以帝乙、厉王不肖，犹尊之也，况中兴邪？晋太康时，宣帝庙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庙殿陷而及泉，更营之，梁又折。天之所谴，非必朽而坏也。晋不承天，故及于乱。臣谓宜迁孝和还庙，何必违礼，下同鲁、晋哉？”帝异其言，诏有司复议。贞节献与博士冯宗质之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与焉。殷自成汤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则兄弟不为世矣。殷人六庙：亲庙四，并汤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为世，方上毁四室，乃无祖祢，是必不然。古者繇祢极祖，虽迭毁迭迁，而三昭穆未尝阙也。《礼》：大宗无子，则立支子。又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无兄弟相为后者，故舍至亲，取远属。父子曰继，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庙，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统，告享不得称嗣子、嗣孙，乃言伯考、伯祖，何统绪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为别庙。汉世祖列七庙，而惠帝不与。文、武子孙昌衍，文为汉太宗。晋景帝亦文帝兄，景绝世，不列于庙。及告谥世祖，称景为从祖。今谓晋武帝越崇其父，而庙毁及亡，何汉出惠帝而享世长久乎？七庙、五庙，明天子、诸侯也；父子相继，一统也；昭穆列序，重继也。礼，兄弟相继，不得称嗣子，明睿

宗不父孝和，必上继高宗者。偶室于庙，则为二穆，于礼可乎？礼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绍伯考，弃己亲正统哉？孝和中兴，别建园寝，百世不毁，尚何议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寝，圣真方祔庙，则未尝一日居上也。”帝语宰相召平子与博士详论。博士护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经辩数分明，献等不能屈。苏颐右博士，故平子坐贬都城尉。然诸儒以平子孤挺，见连于礼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决，然卒不复中宗于庙。

明年，帝将大享明堂，贞节恶武后所营，非古所谓“木不镂、土不文”之制，乃与冯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宪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寝占阳午地，先帝所以听政，故毁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哗讟，以为神灵不悦。堂成，灾火从之。后不脩德，俄复营构，殫用极侈，诡褻厥变，又欲严配上帝，神安肯临？且密迩掖廷，人神杂扰，是谓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则。天子听政，乃居便坐，无以尊示群臣。愿以明堂复为乾元殿，使人识其旧，不亦愈乎？”诏所司详议。刑部尚书王志愔等劾谓：“明堂瑰怪不法，天烜之余，不容大享。请因旧循制，还署乾元正寝。正、至，天子御以朝会。若大享，复寓圜丘。”制曰可。贞节以寿卒。

施敬本，润州丹阳人。开元中，为四门助教。玄宗将封禅，诏有司讲求典仪。旧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诏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郁人，下士二，掌裸事。汉无郁人，用近臣。汉世侍中微甚，籍孺、闾孺等幸臣为之。后汉邵闾自侍中迁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职省起居，执虎子，盖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郁人比。祝者荐主人意于神，非贱职也。古二君相见，卿为上宾，况天人际哉！周太祝，下

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员外郎、博士之比。汉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轻重不伦，非礼也。旧制，谒者引太尉升坛。谒者位下，升坛礼重。汉尚书御史属，有谒者仆射一，秩六百石，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以郎中满岁称给事中，未岁称谒者。光禄勋属，有谒者，掌宾赞，员七十，秩比六百石。则古谒者名秩差异等，今谒者班微，循空名，忘实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诏中书令张说引敬本熟悉其议，故侍中、祝、谒者，视礼轻重，以它官摄领。

敬本以太常博士为集贤院脩撰。逾年，迁右补阙、秘书郎，卒。

卢履冰，幽州范阳人，元魏都官尚书义僖五世孙。开元五年，仕历右补阙。建言：“古者父在为母期，彻灵而心丧。武后始请同父三年，非是，请如礼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议。刑部郎中田再思曰：“会礼之家比聚讼。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为母三年，高宗实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阅人子之情，爱一期服于其亲，使与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实制之，阅百年无异论，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为母三年，后虽请，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孙妇没，行服再期，不可谓宜。礼，女子无专道，故曰‘家无二尊’。父在为母服期，统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后世复有妇夺夫之败，不可不察。”书留未下。履冰即极陈：“父在为母立几筵者一期，心丧者再期，父必三年而后娶，以达子之志。夫圣人岂蔑情于所生？固有意于天下。昔武后阴储篡谋，豫自光崇，升期齐，抗斩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启衅阶。孝和仅得反正，韦氏复出，鸩杀天子，几亡宗社。故臣将以正夫妇之纲，非特母子

间也。议者或言：‘降母服，非《诗》所谓罔极者，而又与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齐、斩已有升降，则岁月不容异也。’此迂生鄙儒，未习先王之旨，安足议夫礼哉？罔极者，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谓君子有终身之忧，何限一期、二期服哉？圣人之于礼，必建中制，使贤不肖共成文理而后释，彼伯叔、姑姊，乌有筵杖之制、三年心丧乎？母齐父斩，不易之道也。”左散骑常侍元行冲议曰：“古缘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斩衰三年，情礼俱尽者，因心立极也。妻丧杖期，情礼俱杀者，远嫌疑，尊乾道也。为嫡子三年斩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礼，杀其情也。孝莫大于严父，故父在为母免官，齐需而期，心丧三年，情已申而礼杀也，自尧、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舍尊厌之重，亏严父之义，谓之礼，可乎？姨兼从母之名，以母之女党，加以舅服，不为无礼。嫂叔不服，则远嫌也。请据古为适。”帝弗报。是时言丧服，各以所见奋，交口纷腾。七年，乃下诏：“服纪一用古制。”自是人间父在为母服，或期而禫，禫而释，心丧三年；或期而禫，终三年；或齐衰三年。

后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师顺，仕高宗，议漕输事有名当时，终司门郎中。仲丘开元中历左补阙内供奉、集贤脩撰、起居舍人。

时典章差驳，仲丘欲合《贞观》、《显庆》二礼，据“有其举之，莫可废之”之谊，即上言：“《贞观礼》，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祈谷。臣谓《诗》‘春夏祈谷于上帝’，《礼》‘上辛祈谷于上帝’，则上帝当昊天矣。郑玄曰：‘天之五帝递王，王者必感一以兴。玆夏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谷。’感帝之祀，《贞观》用之矣。请因祈谷之坛，遍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谷

之宗也。请二礼皆用。《贞观礼》，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臣谓雩上帝，为百谷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乐。’郑玄说：‘帝，上帝也，乃天别号。祀于圆丘，尊天位也。’《显庆》祀昊天与《月令》合，而《贞观》尝祀五帝矣，请二礼皆用。《贞观礼》，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明堂。臣谓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则属之昊天。郑玄称《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异礼，不容并而为一。故于《孝经》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无二主，但异其处，以避后稷。今《显庆》享上帝，合于《经》，然《贞观》尝祀五方帝矣。请二礼皆用。”诏可。

迁礼部员外郎。卒，赠秘书少监。

康子元，越州会稽人。仕历献陵令。开元初，诏中书令张说举能治《易》、《老》、《庄》者，集贤直学士侯行果荐子元及平阳敬会真于说，说籍以闻，并赐衣帀，得侍读。子元擢累秘书少监，会真四门博士，俄皆兼集贤侍讲学士。

玄宗将东之泰山，说引子元、行果、徐坚、韦縯商裁封禅仪。初，高宗之封，中书令许敬宗议：“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说、坚、子元白奏：“《周官》：乐六变，天神降。是降神以乐，非缘燔也。宋、齐以来，皆先啻福酒，乃燎。请先祭后燔，如《贞观礼》便。”行果与赵冬曦议，以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无由降。”子元议挺不徙。说曰：“康子独出蒙轮，以当一队邪？”议未判，说请决于帝，帝诏后燔。

乘輿自岱还，减从官，先次东都，唯子元、毋旻、韦述以学士从。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书监，致仕。卒，赠汴州

刺史。帝尝制赞赐说、子元，命工图其象，诏冬曦、述、巽分为傅。

行果者，上谷人，历国子司业，侍皇太子读。卒，赠庆王傅。

始，行果、会真及长乐冯朝隐同进讲。朝隐能推索《老》、《庄》秘义，会真亦善《老子》，每启篇，先薰盥乃读。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无贤行果云。”朝隐终太子右谕德，会真太学博士。

赵冬曦，定州鼓城人。进士擢第，历左拾遗。神龙初，上书曰：“古律条目千余。随时奸臣侮法，著律曰：‘律无正条者，出罪举重以明轻，入罪举轻以明重。’一辞而废条目数百。自是轻重沿爱憎，被罚者不知其然，使贾谊见之，恸哭必矣。夫法易知，则下不敢犯而远机阱；文义深，则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谓宜刊定科条，直书其事。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之类，皆勿用。使愚夫愚妇相率而远罪，犯者虽贵必坐。律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当时称是。

开元初，迁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廩业入集贤院脩撰。是时，将仕郎王嗣琳、四门助教范仙厦为校勘，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未几，冬曦知史官事，迁考功员外郎。逾年，与季良、廩业、知章、吕向皆为直学士。冬曦俄迁中书舍人内供奉，以国子祭酒卒。

冬曦性放达，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贞、居贞、颐贞、汇贞，皆擢进士第。安贞给事中，居贞吴郡采访使，颐贞安西都护。居贞子昌，别传。

王嗣琳以太子校书郎罢。东方颢上书忤旨，左迁高安丞。廩业亦坐事左迁余杭令。仙厦善讲论，后为道士。

开元集贤学士，又有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尝受学于国子博士王道珪，称之曰：“吾门人多矣，尹子叵测也。”以亲丧哀毁。除丧，不仕。左右史张说、尹元凯荐为国子大成。每释奠，讲辨三教，听者皆得所未闻。迁四门助教，撰《诸经义枢》、《续史记》皆未就。梦天官、麟台交辟，寤而会亲族叙诀，二日卒，年四十。

愔博学，尤通老子书。初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荐愔者，召对，喜甚，厚礼之，拜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脩国史，固辞不起。有诏以道士服视事，乃就职，颛领集贤、史馆图书。开元末，卒，赠左散骑常侍。

陆坚，河南洛阳人。初为汝州参军，以友婿李慈伏诛，贬涪州参军，再迁通事舍人。有诏起复，遣中官敦谕，不就。以给事中兼学士。善书。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刚正，更赐名。从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图形禁中，亲制赞。以秘书监卒，年七十一，赠吏部尚书，谥曰懿。

郭钦说，后魏濮阳太守敬叔八世孙。开元初，繇新津丞请试五经，擢第，授巩县尉、集贤院校理。历右补阙内供奉。通历术，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圻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旬服黄钟启灵址。瘞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圻。”当时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诸子曰：“世世以铭访通人，有知之者，吾死无恨。”昉五世孙升之，隐居商洛，写以授钦说。钦说出使，得之于长乐驿，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岁月，而先识墓圻日辰。旬服，五百也，黄钟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却求汉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圻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

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惊，服其智。

钦说雅为李林甫所恶，韦坚死，钦说时位殿中侍御史，常为坚判官，贬夜郎尉，卒。

子克钧，为都官郎中。吐蕃围灵州，军饷匱竭，德宗以克钧为灵、夏二州运粮使，转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卢僎，吏部尚书从愿三从父也。自闻喜尉为学士，终吏部员外郎。

兄辅，中宗时历右补阙。默啜入寇，败沙吒忠义，诏百官陈破贼胜策，独辅上疏以为：“治内可以及外，赏罚明则士尽节。鸣沙之役，主将先遁，中军犹能死战。正法纪功，则戎行可劝。若忠义，骑将材，不可当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边，免行役，次庐伍，明教令，赏虏获，近战则守家，远战则利货。购辩勇，强诸蕃，以图攻取。择边州刺史，搜乘积粟，谨烽燧以备守。”中宗善其言，然无施行者。辅终秘书少监。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后徙关中。淹该经术。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秩满，屏居，甘足疏糗。

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撮其纲条为例统。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敝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之化，难行于

季世，而夏之忠，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古语曰：‘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厉虽衰，《雅》未为《风》。逮平王之东，人习余化，苟有善恶，当以周法正之。故断自平王之季，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礼之失也。”助爱公、谷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者。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刺，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助之凿意多此类。

助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哀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匡者，字伯循，河东人，历洋州刺史，质所称为赵夫子者。

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荅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

士丐，吴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繇四门助教为博士，秩满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丐撰《春秋传》，未甚传。后文宗喜经术，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读。帝曰：“朕见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为得邪？”

子陵，蜀人，好古学，舍峨眉山。举贤良方正，擢太常博

士，通后苍、大小戴《礼》。有司请正太祖东向位，而迁献、懿二主。子陵议藏主德明、兴圣庙，其言典正。后异论纷沓，复为《通难》示诸儒，诸儒不能诎。久之，典黔中选补，乘传过家，西人以为荣。终司门员外郎。子陵以文义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图书及酒数斛而已。

赞曰：《春秋》、《诗》、《易》、《书》，由孔子时师弟子相传，历暴秦，不断如系。至汉兴，划挟书令，则儒者肆然讲授，经典浸兴。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缪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訛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

韦彤，京兆人。四世从祖方质为武后时宰相。彤名治《礼》，德宗时为太常博士。

先此，天宝中，诏尚食朔望进食太庙，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与也。贞元十二年，帝始诏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于是彤与博士裴堪议曰：“礼，宗庙朔望不祭，园寝则有之。贞观、开元间，在礼若令，不敢变古。天宝中，始有进食事，殆王玙缘生事亡，用燕具褻饌，参渎礼荐，不可示远。传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圣人等牲牢，布筯豆，昆虫、草木可荐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庙，交神明，全孝敬也。洁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膳甘旨，谓之褻味，所以燕宾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则荐与宴，圣人判为二物，不可乱

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异为敬之意。且祭不欲数，亦不欲疏，感时致享，以制中也。今园寝月二祭，不为疏，庙岁五享，不为数，有司奉承，得尽其恭。若又加盛饗于朔望，是失礼之中，有司不得尽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极而溢礼，弗敢以肴品之多而剩味。愿罢天宝所增，奉园寝以珍，奉宗庙以礼，两得所宜。”帝曰：“是礼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谓朕何？徐议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废。

会昭陵寝宫为原火延燔，而客祭瑶台佛寺。又故宫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惮劳，欲即行宫作寝，诏宰相百官议。吏部员外郎杨于陵议曰：“园寝非三代制，自秦、汉以来，附陵置寝，或远若迺，则无闻焉。韦玄成等议园陵，于兴废初无适语。且寝宫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远，使诸陵之寝，皆有区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则故寝已燔，行宫已久，因以治饰，亦复何嫌？或曰：‘太宗创业，寝宫不辄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静，今大兴荒废，器役密迺，非幽窅所安，改之便。”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则为之迁，况有故邪？今文寝灾，徙而宫之，非无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寝，于礼至顺。又它陵皆在柏城，随便营作，不越封兆，力省易从。”帝重改先帝制，还宫山颠。

彤卒后，武宗会昌五年，诏京城不许群臣作私庙。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议：“古制：庙必中门之外，吉凶皆告，以亲而尊之，不自专也。今俾立庙京外，不能得其意于礼。宫之南九坊，三坊曰围外，地荒左，立庙无嫌；余六坊可禁。”诏不许，听准古即居所立庙。

陈京，字庆复，陈宜都王叔明五世孙。父兼，为右补阙、翰林学士。京善文辞，常衮称之，妻以兄子。擢进士第，迁累太常博士。

德宗在奉天，闻段秀实为贼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为“方多难时，不宜壅万机，天下其谓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节，恤贤臣，天下所以安，况卓卓特异者乎？”帝曰：“善。”还京师，擢左补阙。帝以卢 已为饶州刺史，京与赵需、裴佖、宇文炫、卢景亮、张荐共劾：“ 已辅政要位，大臣逾时月不得对，百官懔懔常若兵在颈。陛下复用之，奸贼唾掌复兴。”帝不听。京等争尤确，帝大怒，左右辟易，谏者稍引却。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极道不可，以死请， 已遂废。帝之立，迎访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白：“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终代不敢置。

初，玄宗、肃宗既附室，迁献、懿二祖于西夹室，引太祖位东向。礼仪使于休烈议：“献、懿属尊于太祖，若合食，则太祖位不得正，请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肃宗从世祖南向，高宗、玄宗从高祖北向。” 帝裕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丧毕，当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义，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合食于祖，无毁庙迁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与周异，周以后稷为始封祖，而毁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东向，常统其尊。司马晋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为别庙，大祫则正太祖位，无所屈。别庙祭高、太以降，所以叙亲也。唐家宜别为献、懿二祖立庙， 帝裕则祭，太祖遂正东向位。德明、兴圣二帝，向已有庙，则藏祔二祖为宜。”

诏百官普议。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曰：“今议者有三：一谓献、懿亲远而迁，不当祫，宜藏主西室；二谓二祖宜祫食，与太祖并昭穆，阙东向位；三谓引二祖 帝裕，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庙。虽然，于人神未厌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迁矣，而又配天，尊无与上，至 帝裕时， 帝裕

昭穆以申孝尊先，实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晋蔡謨等有成议，不为无据。请大祫享奉献主东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顺，为万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别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时议者举然。于是还献、懿主祫于庙，如真卿议。

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高、稷为祖，上无余尊，故合食有序。汉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晋祖宣帝，故高皇、处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献、懿亲尽庙迁，犹居东向，非礼之祀，神所不享。愿下群臣议。”于是太子左庶子李嶠等上言：“谨按晋孙钦议：‘太祖以前，虽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后未毁已升藏于二祧者，故虽百代及之。’献、懿在始封前，亲尽主迁，上拟三代，则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则《春秋》所谓‘陈于太祖’者。汉议罢郡国庙，丞相韦玄成议：‘太上皇、孝惠亲尽宜毁。太上主宜瘞于园，惠主迁高庙。’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于园，不及禘祫，献、懿比也。惠迁高庙，在太祖后，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迁处士主置园邑，岁时以令丞奉荐；东晋以征西等祖迁入西除，同谓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讫开元，禘祫犹虚东向位。洎立九庙，追祖献、懿，然祝于三祖不称臣。至德时，复作庙，遂不为弘农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广德中，始以景皇帝当东向位，以献、懿两主亲尽，罢祫而藏。颜真卿引蔡謨议，复奉献主东向，懿昭景穆。不记謨议晋未尝用，而唐一王法容可准乎？臣等谓尝、禘、郊、社无二尊，瘞、毁、迁、藏，各以义断。景皇帝已东向，一日改易，不可谓礼，宜复藏献、懿二主于西室，以本《祭法》‘远庙为祧，去祧而坛，去坛而墠，坛、墠，有祷祭，无祷止’之义。太祖得正，无所屈。”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曰：“天子以受命之君为太祖，诸侯以始封之主为祖，故自太祖、祖以下，亲尽迭毁。洎秦灭学，汉不暇礼，晋失宋因，故有连王庙之制，有虚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谓有序；不建迭毁，非所谓有杀；连王庙，非所谓有别；虚太祖位，非所谓一尊，此礼所由废也。《传》曰：‘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献、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时，犹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礼祭之，而不敢奉以东向位。今而易之，无乃乱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礼；及其祭，则亲尽而毁。汉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礼；及祭也，亲尽而毁。唐家追王献、懿二祖以天子礼；及其祭也，亲尽而毁，复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迁主，藏后稷之庙，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先王迁主，藏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异庙也。今自献而下，犹先公也；自景而下，犹先王也。请别庙以居二祖，则行周道，复古制，便。”

工部郎中张荐等请自献而降，悉入昭穆，虚东向位。司勋员外郎裴枢曰：“《礼》：‘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复追尊焉，则尊祖之义乖。太庙之外，别祭庙焉，则社稷不重。汉韦玄成请瘞主于园，晋虞喜请瘞庙两阶间。喜据左氏自证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祫及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是谓郊宗之祖。’喜请夹室中为石室以处之，是不然。何者？夹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处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园寝，安迁主，采汉、晋旧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变之正。”

是时，京以考功员外郎又言：“兴圣皇帝则献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孙祔曾高之庙，人情大顺也。”京兆少尹韦武曰：

“ 祫则大合，禘则序祧。当祫之岁，常以献东向，率懿而后以昭穆极亲亲。及禘，则太祖筵于西，列众主左右，于是太祖不为降，献无所厌。”时诸儒以左氏“子齐圣，不先父食”，请迎献主权东向，太祖暂还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谓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数未足时，言禹不先鲧乎？魏、晋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迁主。引《閼宫》诗，则永閼可也。因虞主，则瘞园可也。缘远祧，则筑宫可也。以太祖实卑，则虚位可也。然永閼与瘞园，臣子所不安。若虚正位，则太祖之尊无时而申。请奉献、懿二祖迁于德明、兴圣庙为顺。或曰二祖别庙，非合食。且德明、兴圣二庙禘祫之年，皆有荐飧，是已分食，奚独疑二祖乎？”

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质众议，自申其说曰：“一谓献、懿二主宜永藏夹室，臣不谓可。且礼，祫祭，毁主皆合食。今藏夹室，至祫得不食太庙乎？若二祖不豫，不谓之合矣。二谓两主宜毁而瘞之，臣不谓可。礼，天子七庙、一坛、一墀，迁主皆藏于祧，虽百代不毁。祫则太庙享焉。魏晋以来，始有毁瘞之议，不见于经。唐家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犹在坛墀，可毁瘞而不禘祫乎？三谓二祖之主宜各迁诸陵，臣不谓可。二祖享太庙二百年，一日迁之，恐眷顾依违，不即享于下国。四谓宜奉主祔兴圣庙而不禘祫，臣不谓可。礼，‘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于献、懿，子孙也。今引子东向，废父之祭，不可谓典。五谓献、懿宜别立庙京师，臣不谓可。凡礼有降有杀，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墀，去墀为鬼，渐而远者，祭益希。昔鲁立炀宫，《春秋》非之，谓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复筑宫以祭。今议正同，故臣皆不谓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世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始祖得东向也。景皇帝虽太祖，于献、懿，子孙也。当禘祫，

献祖居东向位，景从昭若穆，是祖以孙尊，孙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远。又常祭众，合祭寡，则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与其伸孙尊，废祖祭，不以顺乎？”

冕又上《禘祫议证》十四篇，帝诏尚书省会百官、国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陆淳奏：“按《礼》及诸儒议，复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则献、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议者有四：曰藏夹室，曰置别庙，曰各迁于园，曰祔兴圣庙。臣谓藏夹室，则享献无期，非周人藏二祧之义；置别庙，论始曹魏，《礼》无传焉，司马晋议而不用；迁诸园，乱宗庙之制。唯祔兴圣庙，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礼。”帝依违未决也。

十九年，将禘祭，京复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请诏百官议。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请奉献、懿主祔德明、兴圣庙。鸿胪卿王权、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诗·清庙》章曰：‘祀文王也。’胡不言太王、王季？则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庙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礼也；祔后稷庙，不敢以私夺公也。古者先王迁庙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庙。献、懿主宜祔兴圣庙，则太祖东向得其尊，献、懿主归得其所。”是时，言祔兴圣庙什七八，天子尚犹豫未删定。至是，群臣稍显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开国之鸿构；又权根援《诗》、《礼》明白。帝泮然，于是定迁二祖于兴圣庙，凡禘祫一享。诏增广兴圣二室。会祀日薄，庙未成，张缙为室，内神主庙垣间，奉兴圣、德明主居之。庙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东向。

京自博士献议，弥二十年乃决，诸儒无后言。帝赐京绯衣、银鱼。昭陵寝占山上，宦侍惮輓汲乏，请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俭足以为后世法，不可改。”议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议善。”卒不徙。帝器京，谓有宰相才，

欲用之。会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书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讷已，帝使诘辨无状，然犹自考功员外再迁给事中，皆兼集贤殿学士。帝疑京为忌者中伤，中人问赇相继。后对延英，帝谕遣，京沮骇走出，罢为秘书少监，卒。

初，帝讨李希烈，财用屈，京与户部侍郎赵赞请税民屋架，籍贾人货力，以率贷之。宪宗尝问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闻德宗播迁梁、汉，久乃复，谁实召乱，为我言之。”对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俭，经崔祐甫辅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奸佞营蛊，谓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语先入，主听惑焉。而陈京、赵赞为帝税屋架，贷贾缗，内怨外忿，身及大乱。咎兴信宵人，剥下佐上，赖天之灵，败不抵亡。”帝恨惋曰：“京与赞，真贼臣。”

京无子，以从子褒嗣。褒孙伯宣，辞著作佐郎不拜。

赞曰：德宗敝政，税间架、借商钱、宫市为最甚。顺宗为太子，欲极陈之，惩王叔文之谏而止，其畏如此。区区之臣，冒颜而关说，难哉！其殍国日浅，志不在民矣。宪宗闻暴敛之令首于贼臣，感愤太息，爱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镈，谏者不听。兴利之臣败君之德甚矣！

畅当，河东人。父瑾，左散骑常侍，代宗时，与裴冕、贾至、王延昌待制集贤院，终户部尚书。

当进士擢第，贞元初，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诸王将服三年，诏太常议太子服。当与博士张荐、柳冕、李吉甫曰：“子为母齐衰三年，盖通丧也；太子为皇后服，古无文。晋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预议：‘古天子三年丧，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若不变除，则东宫臣仆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丧服之节，国史

不书。至明年正月，以晋王为并州都督。既命官，当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晋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丧三年。”宰相刘滋、齐映召问当等：“‘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群臣齐衰三十日公除。宜约以为服限。”乃请如宋、齐皇后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谒则服墨惨，还宫衰麻。右补阙穆质上疏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汉文帝以宗庙社稷之重自贬，乃以日易月，后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丧宜无厌降。惟晋既葬公除，议者诡辞以甘时主，不足师法。今有司之议，亏化败俗，常情所郁。夫政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大。后世记礼之失，自今而始，顾不重哉！父在为母期，古礼也。国朝服之三年，臣谓三年则太重，唯行古为得礼。”德宗遣内常侍马钦叙谓质曰：“太子有抚军、监国、问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释服，以墨衰终，是何疑邪？”质又奏疏曰：“太子于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义，则抚军监国，有权夺。父子问安侍膳，固无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废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将不得问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异。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门变服，今期丧以下惨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夺情，事缘金革。今不监国抚军，何抑夺邪？子之于父母，礼异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远，报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诏宰臣与有司更议，当等曰：“《礼》有公门脱齐衰，《开元礼》，皇后父母服十二月，从朝旨则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从朝旨则五日而除。恐丧服入侍，伤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夺也。太子公除，以墨惨奉朝，归宫衰麻，酌变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郑叔则

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祔覃，内谒即墨服。”复诏问质，质以为虽不能循古礼，犹愈于魏、晋之文远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丧，至朝则抑哀承慈，实臣子至行。唯心与服，内外宜称。今质请降诏于外，无害墨衰于内。臣谓言行于外，而服异于内，事非至诚，乖于德教。请下明诏如叔则议。”天子从之。及董晋代叔则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谏官，初非朕意。畅当等请循魏、晋故事，至论也。”

当以果州刺史卒。

林蕴，字复梦，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彦，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以治行迁别驾。

蕴世通经，西川节度使韦皋辟推官。刘辟反，蕴晓以逆顺，不听。复遗书切谏，辟怒，械于狱，且杀之，将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得死为幸矣！”辟惜其直，阴戒刑人抽剑磨其颈，以胁服之。蕴叱曰：“死即死，我项岂顽奴砥石邪？”辟知不可服，舍之，斥为唐昌尉。及辟败，蕴名重京师。

李吉甫、李绛、武元衡为相，蕴贻书讽以：“国家有西土，犹右臂也。今臂不附体，北弥豳郊，西极汧、陇，不数百里为外域。泾原、凤翔、邠宁三镇皆右臂，大藩拥旄钺数十百人，唯李抱玉请复河、湟，命将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长，使守秦、陇。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有权臣制乐曲，自立丧纪。舜命契：‘百姓弗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唐以皋、佑、铄、季安为司徒，官不择人。卢从史、于皋谟罪大而刑轻。农桑无百分之一，农夫一人给百口，蚕妇一人供百身，竭力于下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边兵菜色，而将帅纵侈自养。中人十户不足以给一无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骄将。”六事皆当时极敝。

蕴亦韦皋所引重，嫉其专制，感愤关说。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

沧景程权辟掌书记。既而权上四州版籍请吏，而军中习熟擅地，畏内属，挟权拒命，不得出。蕴陈君臣大谊，谕首将，人人释然，于是权得去。蕴迁礼部员外郎。刑部侍郎刘伯刍荐之于朝，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为倡，复坐赃，杖流儋州而卒。

蕴辩给，尝有姓崔者矜氏族，蕴折之曰：“崔杼弑齐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对。

韦公肃，隋仪同观城公约七世孙。元和初为太常博士兼脩撰。宪宗将耕籍，诏公肃草具仪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郑余庆庙有二祖妣，疑于祔祭，请诸有司。公肃议：“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嫡。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嫡也，两祔无嫌。晋骠骑大将军温峤继室三，疑并为夫人，以问太学博士陈舒，舒曰：‘妻虽先没，荣辱并从夫。礼祔于祖姑，祖姑有三，则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礼，没不可贬。’于是遂用舒议。且嫡继于古有殊制，于今无异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寝祭二妻，庙享可异乎？古继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为比，使子孙荣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鲁惠公元妃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孟侄娣也，不入惠庙。宋武公生仲子，归于鲁，生桓公而惠薨，立宫而奉之，不合于惠公，而别宫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晋南昌府君庙有荀、薛两氏，景帝庙有夏侯、羊两氏，唐家睿宗室则昭成、肃明二后，故太师颜真卿祖室有殷、柳两氏。二夫人并祔，故事则然。”诸儒不能异。

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进蔬具，止乐。余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书、门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谒。前

忌与晦三日、后三日，皆不听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侧门通慰。后遂为常。及是，公肃上言：“《礼》，忌日不乐，而无忌月。唯晋穆帝将纳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议有司，于是荀纳、王洽等引忌时、忌岁讥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彻乐事。丧除则礼革，王者不以私怀逾礼节，故禫礼徙月乐，渐去其情也，不容追远，而立礼反重。今兹太常，虽郊庙，乐且停习，是谓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乐，是谓无故而彻也。愿依经谊，裁正其违。”有诏中书门下召礼官、学官议，咸曰宜如公肃所请。制可。以官寿卒。

许康佐，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之。家苦贫，母老，求为知院官，人讥其不择禄。及母丧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为亲屈，由是有名。

迁侍御史。以中书舍人为翰林侍讲学士，与王起皆为文宗宠礼。帝读《春秋》至“閹弑吴子余祭”，问：“閹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强，不敢对，帝嘻笑罢。后观书蓬莱殿，召李训问之，对曰：“古閹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为轻死之道，孔子书之以为戒。”帝曰：“朕近刑臣多矣，得不虑哉！”训曰：“列圣知而不能远，恶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庙福也。”于是内谋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辞疾，罢为兵部侍郎。迁礼部尚书。卒，赠吏部，谥曰懿。

诸弟皆擢进士第，而尧佐最先进，又举宏辞，为太子校书郎。八年，康佐继之。尧佐位谏议大夫。

卷第一百九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文艺上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篆，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擢诤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轶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袞、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譎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

然尝言之，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何哉？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自中智以还，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讪国者有之。若君子则不然，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朽，有如不得试，固且阐绎优游，异不及排，怨不及诽，而不忘纳君于善，故可贵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若韦应物、沈亚之、阎防、祖咏、薛能、郑谷等，其类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间，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长安人。父枢，仕陈为尚书左仆射。朗在

陈为秘书郎，江总尤器之。后主闻其才，诏为《月赋》一篇，洒然无留思，后主曰：“谢庄不得独美于前矣。”复诏为《芝草》、《嘉莲》二颂，叹赏尤厚。累迁太子洗马、德教殿学士。陈亡入隋，历尚书仪曹郎。

武德初，隐太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纲、窦轨、庶子裴矩、郑善果、友贺德仁、洗马魏征、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师谏、率更令欧阳询、典膳监任璨、直典书坊唐临、陇西公府祭酒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秦王有友于志宁、记室参军事房玄龄、虞世南、颜思鲁、谘议参军事窦纶、萧景、兵曹杜如晦、铠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阎立德、参军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签苏干、文学姚思廉、褚亮、敦煌公府文学颜师古、右元帅府司马萧瑀、行军元帅府长史屈突通、司马窦诞、天策府长史唐俭、司马封伦、军谘祭酒苏世长、兵曹参军事杜淹、仓曹李守素、参军事颜相时；齐王有记室参军事荣九思、户曹武士逸、典签裴宣俨，朗为文学。从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为文学馆学士。朗累封汝南县男，再转给事中。卒，太宗为废朝一日，谓高士廉曰：“朗任浅而性谨厚，使人悼惜。”诏给丧费，存问其家。

朗远祖滂，为汉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间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颢、察皆死宋难，昂著节齐、梁。时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虽琅邪王氏踵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为伍。

朗孙谊，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司马张沛者，侍中文瓘子，尝白谊曰：“州得一长史，陇西李璡，天下甲门也。”谊曰：“夫门户者，历世名节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东人尚婚媾，求禄利耳，至见危受命，则无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惭。

承序为齐王元吉府学士，府废，补建昌令。治尚慈简，吏民怀德。高宗之为晋王也，太宗崇选僚属，问梁、陈名臣子弟谁可者。岑文本曰：“昔陈亡，百司奔散，有袁宪者，朝服立后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群臣表劝进，而宪子给事中承家称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风操清亮，无愧先烈。”帝乃召拜晋王友、兼侍读，加弘文馆学士，卒。

朗从祖弟利贞，陈中书令敬孙，高宗时为太常博士、周王侍读。及王立为太子，百官上礼，帝欲大会群臣、命妇合宴宣政殿，设九部伎、散乐。利贞上疏谏，以为：“前殿路门，非命妇宴会、倡优进御之所，请徙命妇别殿，九部伎从左右门入，罢散乐不进。”帝纳之。既会，帝传诏利贞曰：“卿奕叶忠鯁，能抗疏规朕之失，不厚赐无以劝能者。”乃赐物百段。擢祠部员外郎，卒。中宗立，以旧恩追赠秘书少监。

贺德仁，越州山阴人。父朗，终陈散骑常侍。德仁与从兄德基师事周弘正，以文辞称，人为语曰：“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兄弟八人，时比汉荀氏，太守鄱阳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为高阳云。

始，德仁在陈，为吴兴王友。入隋，杨素荐其材，授豫章王记室，王遇之厚；徙封齐，复为府属。王废，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谨获赏，补河东司法参军。素与隐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陇西公，以德仁为友，庾抱为记室。俄并迁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职，徙洗马，与萧德言、陈子良皆为东宫学士。贞观初，迁赵王友，卒。

从子纪、鼓亦博学。高宗时，纪为太子洗马，豫修五礼，鼓率更令、兼太子侍读，皆为崇贤馆学士。

抱者，陈御史中丞众孙。开皇中，为延州参军。入调吏部，尚书牛弘给笔札，令自序，援笔而成。为元德太子学士，会嫡

皇孙生，大宴，坐中献颂，太子嗟赏。及在陇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后梁左民尚书大业子。美姿容，工为诗。仕隋，历起居舍人。炀帝有所赋，必令讽诵。遣教宫人，允恭耻之，数称疾。授内史舍人，俾入宫，因辞，繇是疏斥。帝遇弑，经事宇文文化及、窦建德，归国为秦王府参军、文学馆学士。贞观初，除太子洗马，卒，著《后梁春秋》。

谢偃，卫州卫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齐为散骑常侍，改姓谢。偃在隋为散从正员郎。贞观初，应诏对策高第，历高陵主簿。太宗幸东都，方谷、洛坏洛阳宫，诏求直言，偃上书陈得失，帝称善，引为弘文馆直学士，迁魏王府功曹。尝为《尘》、《影赋》二篇，帝美其文，召见，欲偃作赋。先为序一篇，颇言天下义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赋。偃缘帝指，名篇曰《述圣》，帝悦，赐帛数十。

初，帝即位，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讽帝以民畏而未怀，其辞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献《惟皇诚德赋》，其序大略言：“治忘乱，安忘危，逸忘劳，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瑶台为丽，而不悟南巢之祸；殷辛以象箸为华，而不知牧野之败。是以圣人处宫室则思前王所以亡，朝万国则思己所以尊，巡府库则思今所以得，视功臣则思其辅佐之始，见名将则思用力之初，如此则人无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旦行之尧、舜，暮失之桀、纣，岂异人哉？”其赋盖规帝成功而自处至难云。又撰《玉谟真纪》以劝封禅。时李百药工诗，而偃善赋，时人称“李诗谢赋”。府废，终湘潭令。

蕴古，洹水人。敏书传，晓世务，文擅当时。后坐事诛。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后魏为七兵尚书。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异雀鸣集庭树，太史令史良为占

曰：“五月为火，火主《离》，《离》为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鸣，此儿将以文显。然雀类微，位殆不高邪。”及长，强记，美文章。乡人高孝基尝语人曰：“崔生才富，为一时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业中，为尧城令。窦建德僭号，而信明族弟敬素者，为贼鸿胪卿，自谓得意，语信明曰：“夏王英武，有举天下心，士女襁负而至不可数。兄不以此时立功立事，岂所谓见几不俟终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钓师，能固其节。尔欲吾屈身贼中求斗筲邪？”遂逾城去，隐太行山。贞观六年，有诏即家拜兴势丞。迁秦川令，卒。

信明蹇亢，以门望自负，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议者不许。扬州录事参军郑世翼者，亦骜倨，数忤轻忤物，遇信明江中，谓曰：“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诸水，引舟去。

世翼，郑州荥阳人，周仪同大将军敬德孙。贞观时，坐怨谤流死嵩州。撰《交游传》，行于世。

信明子冬日，武后时位黄门侍郎，为酷吏诬死。

刘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学，与孙万寿、李百药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荐为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令狐德棻、阳仁卿等撰次国史并实录，以劳封阳城县男。终楚州刺史。

延祐擢进士，补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无为出人上。”延祐钦纳。后检校司宾少卿，封薛县男。

徐敬业败，诏延祐持节到军。时吏议敬业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谓诬胁可察以情，乃论授五品官当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众。拜箕州刺史，转安南都护。旧徭户岁半租，延祐责全入，众始怨，谋乱。延祐诛其渠李嗣仙，而余党丁建

等遂叛，合众围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婴垒待援。广州大族冯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马曹玄静进兵讨建，斩之。

延祐从弟藏器，高宗时为侍御史。卫尉卿尉迟宝琳胁人为妾，藏器劾还之，宝琳私请帝止其还，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为天下县衡，万民所共，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宝琳私请，陛下从之；臣公劾，陛下亦从之。今日从，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妇犹惮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诏可，然内衔之，不悦也。稍迁比部员外郎。监察御史魏元忠称其贤，帝欲擢任为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笃者，安用之？”遂出为宋州司马，卒。

子知柔，性简静，美风仪。居亲丧，庐墓侧，诏筑阙表之。历国子司业，累迁工部尚书。开元六年，河南大水，诏知柔驰驿察民疾苦及吏善恶，所表陈州刺史韦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兖州刺史韦元珪、符离令綦毋瑒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状。久之，迁太子宾客，封彭城县侯。致仕，给全禄终身。遗令薄葬，祖载服用皆自处其费。赠太子少保，谥曰文。弟知几，别有传。

张昌龄，冀州南宫人。与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举秀才，昌龄以科废久，固让。更举进士，与王公治齐名，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继。太宗问其故，答曰：“昌龄等华而少实，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

贞观末，翠微宫成，献颂阙下，召见，试《息兵诏》，少选成文。帝大悦，戒之曰：“昔祢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减二人，宜鉴于前，副朕所求。”乃敕于通事舍人里供奉，俄为昆山道记室，《平龟兹露布》为士所称。贺兰敏之奏豫北门修撰，卒。

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馆学士。撰《古文纪年新传》数

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谦之，仕北齐，终钜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学，唐俭爱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时，累转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内供奉。坐事贬游安令，又召为司文郎中，与兰台侍郎李怀俨并主朝廷大典册。

初，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置讎正三十员、书工百员。征徙职，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功不就。显庆中，罢讎正员，听书工写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随番刊正。至是诏东台侍郎赵仁本、舍人张文瓘及行功、怀俨相次充使检校，置讎正学士代散官。以劳迁兰台侍郎，卒。

孙铤，尚定安公主，为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后降铤，主卒，皎子繇请与父合葬。给事中夏侯铤驳奏“主与王氏绝，丧当还崔”，诏可。铤犹出为泸州都督。

行功兄子玄、别，有传。

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远裔。擢进士，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

累迁洛阳丞，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司马周季重、司户郭若讷构其罪，系狱，将杀之。季重等酒酣，审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于坐，左右杀并。季重将死，曰：“审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讷故误我。”审言免官，还东都。苏颐伤并孝烈，志其墓，刘允济祭以文。

后武后召审言，将用之，问曰：“卿喜否？”审言蹈舞谢，后令赋《欢喜诗》，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初，坐交通张易之，流峰州。入为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

士，卒。大学士李峤等奏请加赠，诏赠著作郎。

初，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融之亡，审言为服缞云。

从祖兄易简，九岁能属文，长博学，为岑文本所器。擢进士，补渭南尉。咸亨初，历殿中侍御史。尝道遇吏部尚书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为考功员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俭与敬玄不平，故易简上书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阳儿轻薄乃尔。

“因奏易简险躁，高宗怒，贬开州司马。

审言生子闲，闲生甫。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

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瑄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瑄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觐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窶，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

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馥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论次《平台秘略》。书成，王爱重之。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怒曰：“是且交构。”斥出府。

勃既废，客剑南。尝登葛愦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闻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为僚吏共嫉。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畴，繇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址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瘁而卒，年二十九。

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沆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尤喜著书。

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后亡其序，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尝谓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术，勃从之游，尽得其要。尝读《易》，夜梦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极，子勉思之。”寤而作《易发挥》数篇，至《晋卦》，会病止。又谓：“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数尽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数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数六百年；乘

木王，世三十，数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唐应继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

武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周、隋，中宗复用周、隋。天宝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诡异进，有崔昌者采勃旧说，上《五行应运历》，请承周、汉，废周、隋为闰，右相李林甫亦赞佑之。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玙上表曰：“都堂集议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玄宗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废介、酈公，尊周、汉为二王后，以商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汉高祖庙。授崔昌太子赞善大夫，卫包司虞员外郎。杨国忠为右相，自称隋宗，建议复用魏为三恪，周、隋为二王后，酈、介二公复旧封，贬崔昌乌雷尉，卫包夜郎尉，阎伯玙涪川尉。

勃兄剧，弟助，皆第进士。

剧，长寿中为凤阁舍人，寿春等五王出阁，有司具仪，忘载册文，群臣已在，乃寤其阙，宰相失色。剧召五吏执笔，分占其辞，粲然皆毕，人人嗟服。寻加弘文馆学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俭典选，见剧与苏味道，曰：“二子者，皆铨衡才。”至是语验。剧素善刘思礼，用为箕州刺史，与綦连耀谋反，剧与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诛。神龙初，诏复官。

助，字子功，七岁丧母哀号，邻里为泣。居父忧，毁骨立。服除，为监察御史里行。

初，勔、剧、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简称“三珠树”，其后助、劼又以文显。劼早卒。福畴少子劝亦有文。福畴尝诮韩思彦，思彦戏曰：“武子有马癖，君有誉儿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四杰。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议者谓然。

炯，华阴人。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释奠，表豪俊充崇文馆学士，中书侍郎薛元超荐炯及郑祖玄、邓玄挺、崔融等，诏可。迁詹事司直。俄坐从父弟神让与徐敬业乱，出为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张说以箴赠行，戒其苛。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撻杀之，不为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时赠著作郎。

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十岁从曹宪、王义方授《苍》、《雅》。调邓王府典签，王爱重，谓人曰：“此吾之相如。”调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客东龙门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韦方质、范履冰等时时供衣药。疾甚，足挛，一手又废，乃去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照邻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与亲属诀，自沈颍水。

宾王，义乌人。七岁能赋诗。初为道王府属，尝使自言所能，宾王不答。历武功主簿。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调长安主簿。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徐敬业乱，署宾王为府属，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至“一抔不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昌，诏求其文，得数百篇。

它日，崔融与张说评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

炯、照邻可以企之。”说曰：“不然。盈川文如县河，酌之不竭，优于卢而不减王。耻居后，信然；愧在前，谦也。”

开元中，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阎朝隐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坚问：“今世奈何？”说曰：“韩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则，薄滋味。许景先如丰肌腻理，虽穠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坚谓笃论云。

元万顷，后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泽，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万顷起家为通事舍人。

从李勣征高丽，管书记。勣命别将郭待封以舟师赴平壤，冯师本载粮继之，不及期。欲报勣，而恐为谋所得，万顷为作离合诗遗勣。勣怒曰：“军机切遽，何用诗为？”欲斩待封，万顷言状，乃免。又使万顷草檄让高丽，而讥其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曰：“谨闻命。”徙兵固守，军不得入。高宗闻之，投万顷岭外。

会赦还，为著作郎。武后讽帝召诸儒论撰禁中，万顷与周王府户曹参军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宾与选，凡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九千余篇。至朝廷疑议表疏皆密使参处，以分宰相权，故时谓“北门学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

万顷敏文辞，然放达不治细检，无儒者风。武后时，累迁凤阁侍郎，坐诛。

履冰者，河内人。垂拱中，历鸾台天官二侍郎、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初，坐举逆人被杀。

神客，东光人，终著作郎。

思茂，漳南人，与弟思钧早知名。累迁麟台少监、崇文馆学士。垂拱中，下狱死。

楚宾，秋浦人。属文敏甚，必酒中，然后下笔。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银杯醢酒饮之，文成辄赐焉。家居率沈饮，无留贿，费尽复入，得赐而出，类为常。性重慎，未尝语禁中事，人及其醉问之，亦熟视不答。寻兼崇贤直学士，卒。

万顷孙正，修名节，擢明经高第，授监门卫兵曹参军。舅孙逖与谭物理，叹己不逮。肃宗初，吏部尚书崔寓典选，正以书判第一召诣京师，以父询倩老，辞疾免。河南节度使崔光远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辇父匿山中，贼以名购，正度事急，谓弟曰：“贼禄不可养亲，彼利吾名，难免矣，然不污身而死，吾犹生也。”贼既得，诱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闻，仰药死，路人为哭。事平，诏录伏节十一姓，而正为冠。赠秘书少监，以其子义方为华州参军。

义方，历京兆府司录，韦夏卿、李实继为尹，事必咨之。历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观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闽人也，义方用其亲属为右职。李吉甫再当国，阴欲承璀奥助，即召义方为京兆尹。李绹恶其党，出为鄜坊观察使，一切辨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赠左散骑常侍。

弟季方，举明经，调楚丘尉，历殿中侍御史。兵部尚书王绍表为度支员外郎，迁金、膳二部郎中，号能职。王叔文用事，惮季方不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罗。新罗闻中国丧，不时遣，馈乏，季方正色责之，闭户绝食待死，夷人悔谢，结欢乃还。卒，年五十一，赠同州刺史。

卷第一百九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文艺中

李适，字子至，京兆万年人。举进士，再调猗氏尉。武后修《三教珠英》书，以李峤、张昌宗为使，取文学士缀集，于是适与王无竞、尹元凯、富嘉谟、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刘允济在选。书成，迁户部员外郎，俄兼脩书学士。景龙初，又擢脩文馆学士。睿宗时，待诏宣光阁，再选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赠贝州刺史。

尝梦与人论大衍数，寤而曰：“吾寿尽此乎！”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视京师，吾乐之，可营墓，树十松焉。”及未病时，衣冠往，寝石榻上，置所撰《九经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贵其达。

子季卿，亦能文，举明经、博学宏辞，调鄆尉。肃宗时，为中书舍人，以累贬通州别驾。代宗立，还为京兆少尹，复授舍人，进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滞，号振职。大历中，终右散骑常侍，遗命以布车一乘葬，赠礼部尚书。季卿在朝，荐进才髦，与人交，有终始，恢博君子也。

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脩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义、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

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殊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佻，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若韦元旦、刘允济、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等无它称，附篇左云。

韦元旦，京兆万年人。祖澄，越王府记室，撰《女诫》传于时。元旦擢进士第，补东阿尉，迁左台监察御史。与张易之有姻属，易之败，贬感义尉。俄召为主客员外郎，迁中书舍人。舅陆颂妻，韦后弟也，故元旦凭以复进云。

刘允济，字允济，河南巩人，其先出沛国，齐彭城郡丞瓛六世孙。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辞，与王勃齐名。举进士，补下邳尉，累迁著作佐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献之，迁左史，兼直弘文馆。

武后明堂成，奏赋述功德，手诏褒咨，除著作郎。为来俊臣飞构当死，以母老丐余年，系狱，会赦免，贬大庾尉。复为著作佐郎，修国史。常曰：“史官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惧，此权顾轻哉？而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乃视如浮云耳。”迁凤阁舍人，坐二张昵狎，除青州长史，有清白称，巡察使路敬潜言状。以内忧去官。服除，召为修文馆学士，既久斥，喜甚，与家人乐饮，数日卒。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及进士第，由协律郎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劾未究，会张易之败，遂长流驩州。稍迁台州录事参军。入计，得召见，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既侍宴，帝诏学士等舞《回波》，佺期为弄辞悦帝，还赐牙、绯。寻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开元初卒。弟全交、全宇，皆有

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时为东台详正学士。之问伟仪貌，雄于辩。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累转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

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及败，贬泷州，朝隐崖州，并参军事。之问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安王室，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与冉祖雍上急变，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

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谄事太平公主，故见用。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太平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藉，下迁汴州长史，未行，改越州长史。颇自力为政。穷历剡溪山，置酒赋诗，流布京师，人人传讽。

睿宗立，以谗险盈恶诏流钦州。祖雍历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倡饮省中，为御史劾奏，贬蕲州刺史。至是，亦流岭南，并赐死桂州。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乃饮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进士第，有名于时。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

初，之问父令文，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都下有牛善触，人莫敢婴，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颈杀之。既之问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乔勇闻，之悉精草隶，世谓皆得父一绝。

之悌，长八尺。开元中，历剑南节度使、太原尹。尝坐事流殊鸷，会蛮陷驩州，授总管击之。募壮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贼曰：“獠动即死！”贼七百人皆伏不能兴，遂平贼。

之悉为连州参军，刺史闻其善歌，使教婢，日执笏立帘外，唱吟自如。

阎朝隐，字友倩，赵州栾城人，少与兄镜几、弟仙舟皆著名。连中进士、孝悌廉让科，补阳武尉。中宗为太子，朝隐以舍人幸。性滑稽，属辞奇诡，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祷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后疾。还奏，会后亦愈，大见褒赐。其资佞谄如此。景龙初，自崖州遇赦还，累迁著作郎。先天中，为秘书少监，坐事贬通州别驾，卒。

尹元凯，瀛州乐寿人。由慈州司仓参军坐事免，栖迟不出者三十年。与张说、卢藏用厚，诏起为右补阙。

时又有富嘉谟、吴少微，皆知名。

嘉谟，武功人，举进士。长安中，累转晋阳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晋阳，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为太原主簿，并负文辞，时称“北京三杰”。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竞，独嘉谟、少微本经术，雅厚雄迈，人争慕之，号“吴富体”。豫修《三教珠英》。韦嗣立荐嘉谟、少微并为左台监察御史。已而嘉谟死，少微方病，闻之为恸，亦卒。

刘宪，字元度，宋州宁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时为名御史。于时河南、北大旱，诏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赈贍，思立建言：

“蚕务未毕而遣使抚巡，所至不能无劳饯。又赈给须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滞，妨废且广。若无驿处，马须豫集，以一马劳数家，今农事待雨兴作，辍日役，破岁计，本欲安存，更烦扰之。望且责州县给贷，须秋遣使便。”诏听，罢谥等行。迁考功员外郎。始议加明经帖、进士杂文。卒官下。

宪擢进士，调河南尉，累进左台监察御史。天授中，奉诏按来俊臣罪，宪疾其酷，欲痛绳之，反为所构，贬潯水令。俊臣死，召为给事中，转中书舍人。坐善张易之，出为渝州刺史。除太仆少卿，脩国史，兼脩文馆学士，迁太子詹事。时玄宗在东宫，雅意坟史，宪启曰：“殿下位副君，有绝人之才，非以寻摘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读褚无量经明行脩，耆年宿望，宜数召问以察其言。”太子顺纳。会卒，赠兖州都督。

武后时，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宪与王适、司马锬、梁载言入第二等。适，幽州人，终雍州司功参军。锬，河南人，神龙初，以中书侍郎卒。事继母孝，奉禄不入私舍。与弟铨、伯父希象皆历殿中侍御史。希象，刚直不谄，终主爵员外郎。载言，聊城人，历凤阁舍人，专知制诰，终怀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为泾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善，流姚州，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既冠，见特进李峤，自言“读书未遍，愿一见秘书”。峤曰：“秘阁万卷，岂时日能习邪？”邕固请，乃假直秘书。未几辞去，峤惊，试问奥篇

隐帙，了辩如响。峤叹曰：“子且名家！”

峤为内史，与监察御史张廷珪荐邕文高气方直，才任谏诤，乃召拜左拾遗。御史中丞宋璟劾张昌宗等反状，武后不应，邕立阶下大言曰：“璟所陈社稷大计，陛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让曰：“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传。”

中宗立，郑普思以方技幸，擢秘书监。邕谏曰：“陛下躬政日浅，有九重之严，未闻道路横议。今籍籍皆言普思冯诡惑，说妖祥，陛下不知，猥见驱使。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陛下诚以普思术可致长生，则爽鸠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汉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宝且各献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尧、舜称圣者，臣观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纳。

五王诛，坐善张柬之，出为南和令，贬富州司户参军事。韦氏平，召拜左台殿中侍御史，弹劾任职，人颇惮之。谯王重福谋反，邕与洛州司马崔日知捕支党，迁户部员外郎。岑羲、崔湜恶日用，而邕与之交，玄宗在东宫，邕及崔隐甫、倪若水同被礼遇，羲等忌之，贬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为户部郎中。张廷珪为黄门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险躁，左迁括州司马，起为陈州刺史。

帝封泰山还，邕见帝汴州，诏献辞赋，帝悦。然矜肆，自谓且宰相。邕素轻张说，与相恶。会仇人告邕赃贷枉法，下狱当死。许昌男子孔璋上书天子曰：

明主举能而舍过，取才而弃行，烈士抗节，勇者不避死，

故晋用林父不以过，汉任陈平不以行，禽息陨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爱死。向若林父诛，陈平死，百里不用，晏婴见逐，是晋无赤狄之士，汉无天子之尊，秦不强，齐不霸矣。伏见陈州刺史邕，刚毅忠烈，难不苟免。往者折二张之角，挫韦氏之锋，虽身受谪屈，而奸谋沮解，即邕有功于国。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穷，救乏赈急，家无私聚。今闻坐赃下吏，死在旦夕。臣闻生无益于国者，不若杀身以明贤。臣愿以六尺之躯膏鈇钺，以代邕死。臣与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贤而举，仁也；任人之患，义也。获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宽邕之死，使率德改行。兴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愿毕矣。若以阳和方始，重行大戮，则臣请伏剑，不敢烦有司，皇天后土，实闻臣言。昔吴、楚反，汉得剧孟则不忧，夫以一贤而敌七国之众，伏惟敷含垢之道，弃瑕之义，远思剧孟，近取于邕。况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复论，人谁无罪，惟明主图之。臣闻士为知己者死，臣不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贤，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

疏奏，邕得减死，贬遵化尉，流璋岭南。邕妻温，复为邕请戍边自赎，曰：

邕少习文章，疾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切齿，诸儒侧目。频谪远郡，削迹朝端，不啻十载。岁时叹恋，闻者伤怀。属国家有事泰山，法驾旋路，邕献牛酒，例蒙恩私。妾闻正人用则佞人忧，邕之祸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无一毁，天意暂顾，罪过旋生。谚曰：“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讯责，便系牢户，水不入口者逾五日，气息奄奄，惟吏是听。事生吏口，迫邕手书。贷人蚕种，以为枉法；市罗贡奉，指为奸赃。于时匭使朝堂，守捉严固，号天诉地，

谁肯为闻？泣血去国，投身荒裔，永无还期。妾愿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涂朔边，骨粪沙壤，成邕夙心。

表入不省。

邕后从中人杨思勳讨岭南贼有功，徙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喜兴利除害。复坐诬枉，且得罪，天子识其名，诏勿劾。后历淄、滑二州刺史，上计京师。始，邕蚤有名，重义爱士，久斥外，不与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间传其眉目瑰异，至阡陌聚观，后生望风内谒，门巷填隘。中人临问，索所为文章，且进上。以谄媚不得留，出为汲郡、北海太守。

天宝中，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勳有罪下狱，邕尝遗勳马，故吉温使引邕尝以休咎相语，阴赂遗。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诏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就郡杖杀之，时年七十。代宗时，赠秘书监。

邕之文，于碑颂是所长，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钜万计。邕虽拙不进，而文名天下，时称李北海。卢藏用尝谓：“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但虞伤缺耳。”后卒如言。杜甫知邕负谤死，作《八哀诗》，读者伤之。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所在贿谢，畋游自肆，终以败云。

吕向，字子回，亡其世贯，或曰涪州人。少孤，托外祖母隐陆浑山。工草隶，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锦书”。强志于学，每卖药，即市阅书，遂通古今。

玄宗开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侍太子及诸王为文章。时帝岁遣使采择天下姝好，内之后宫，号“花鸟使”；向因奏《美人赋》以讽，帝善之，擢左拾遗。天子数校猎渭川，向又献诗规讽，进左补阙。帝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

以起居舍人从帝东巡，帝引颧利发及蕃夷酋长入仗内，赐

弓矢射禽。向上言：“鸛泉不鸣，未为瑞鸟；豺虎虽伏，弗曰仁兽。况突厥安忍残贼，莫顾君父，陛下震以武义，来以文德，势不得不廷，故稽顙称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内从官，陪封禅盛礼，使飞矢于前，同获兽之乐，是狎昵太过。或荆卿诡动，何罗窃发，逼严跸，冒清尘，纵醢单于，污穹庐，何以塞责？”帝顺纳，诏蕃夷出仗。久之，迁主客郎中，专侍皇太子，眷赉良异。

始，向之生，父岌客远方不还。少丧母，失墓所在，将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诸墓。后有传父犹在者，访索累年不获。它日自朝还，道见一老人，物色问之，果父也。下马抱父足号恸，行人为流涕。帝闻，咨叹，官岌朝散大夫，赐锦彩，给内教坊乐工，娱恱其心。卒，赠东平太守。

向终丧，再迁中书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赠华阴太守。尝以李善释《文选》为繁酿，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诂解，时号《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蒲酒。张嘉贞为本州长史，伟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属嘉贞，神气轩举自如。张说至，礼益加。复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又举超拔君类。方说辅政，故召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家畜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说罢宰相，翰出为汝州长史，徙仙州别驾。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坐贬道州司马，卒。

孙逖，博州武水人。后魏光禄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壮，为韩王府典签，四世传一子，故无近属。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巩间。垂拱初，诣洛阳献书，不报。第进士，终襄邑令。

逖幼有文，属思警敏。年十五，见雍州长史崔日用，令赋

土火炉，援笔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骇叹，遂与定交。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开元十年，又举贤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门引见，命户部郎中苏晋等第其文异等，擢左拾遗。张说命子均、垕往拜之。李邕负才，自陈州入计，哀其文示邈。

李暹镇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为集贤院脩撰。时海内少事，帝赐群臣十日一燕，宰相萧嵩会百官赋《天成》、《玄泽》、《维南有山》、《杨之华》、《三月》、《英英有兰》、《和风》、《嘉木》等诗八篇，继《雅》、《颂》体，使邈序所以然。改考功员外郎，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皆海内有名士。俄迁中书舍人。是时，嘉之且八十，犹为令，邈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纳，拜嘉之宋州司马，听致仕。父丧阋，复拜舍人。开元间，苏頲、齐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邈典诏诰，为代言最，而邈尤精密，张九龄视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职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风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绵废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

诸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推廕仕累洛阳、长安令。兄宿为华州刺史，因悸病暗，成请告往视，不待报辄行，代宗嘉其悌，不责也。稍迁仓部郎中、京兆少尹。为信州刺史，岁大旱，发仓以贱直售民，故饥而不亡。再期增户五千，诏书褒美。徙苏州，改桂管观察使，卒。

成通经术，奏议据正。尝有期丧，吊者至，成不易缞而见。客疑之，请故，答曰：“缞者，古居丧常服，去之则废丧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经略使。

公器子简，字枢中。元和初，登进士第，辟镇国、荆南幕

府。累迁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谏议大夫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初，遯掌诰，至代宗时，宿又居职，逮简凡三世。

会昌初，迁尚书左丞，建言：

班位以品秩为等差，今官兼台省，位置迁误，不可为法。

元和元年，御史台白奏，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视检校官，居本品同类官上。其后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当时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从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类官从三品卿、监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当在本品同类正四品下，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盖以丞有绳辖之重，虽吏部品高，犹居其下，然则户部侍郎虽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将仕郎至开府、特进，每品正、从有上中下，名级各异，则正从上下不得谓之同品。京兆、河南司录及诸府州录事参军事皆操纪律，正诸曹，与尚书省左、右丞纪纲六曹略等，假使诸曹掾因功劳加台省官，安得位在司录、录事参军上？且左丞纠射八坐，主省内禁令、宗庙祠祭事，御史不当，得弹奏之，良以台官所奏，拘牵成例，不揣事之轻重。使理可循，虽无往比，自宜行之。否者，号曰旧章，正可改也。

武宗诏两省官详议，皆从简请。

历河中、兴元、宣武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东都留守。而弟范亦为淄青节度使，世推显家。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

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渍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搥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脩，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及卒，葬东麓。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顷葬东麓，非本意。”传正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传正嘉叹，复其夫徭役。

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云。

旻尝与幽州都督孙佺北伐，为奚所围，旻舞刀立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断，奚大惊引去。后以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将军遇之，且败。”旻不信，怒马趋之。有虎出丛薄中，小而猛，据地大吼，旻马辟易，弓矢皆堕，自是不复射。

王维，字摩诘。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开元初，擢进士，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历监察御史。母丧，毁几不生。服除，累迁给事中。

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喑。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禄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园诸工合乐，诸工皆泣，维闻悲甚，赋诗悼痛。贼平，皆下狱。或以诗闻行在，时缙位已显，请削官赎维罪，肃宗亦自怜之，下迁太子中允。久之，迁中庶子，三迁尚书右丞。

缙为蜀州刺史未还，维自表“己有五短，缙五长，臣在省户，缙远方，愿归所任官，放田里，使缙得还京师。”议者不之罪。久乃召缙为左散骑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缙在凤翔，作书与别，又遗亲故书数幅，停笔而化。赠秘书监。

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客有以《按乐图》示者，无

题识，维徐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兄弟皆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冈、欽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洲、辛夷坞，与裴迪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

宝应中，代宗语缙曰：“朕尝于诸王座闻维乐章，今传几何？”遣中人王承华往取，缙哀集数十百篇上之。

郑虔，郑州荥阳人。天宝初，为协律郎，集缀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还京师，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令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庀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

初，虔追述故书可志者得四十余篇，国子司业苏源明名其书为《会粹》。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岁久殆遍。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迁著作郎。

安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贼平，与张通、王维并囚宣阳里。三人者，皆善画，崔圆使绘斋壁，虔等方悸死，即极思析解于圆，卒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事，维止下选。后数年卒。

虔学长于地理，山川险易、方隅物产、兵戎众寡无不详。尝为《天宝军防录》，言典事该。诸儒服其善著书，时号“郑广文”。在官贫约甚，澹如也。杜甫尝赠以诗曰“才名四十年，坐

客寒无氈”云。

有郑相如者，自沧州来，师事虔，虔未之礼，间问何所业，相如曰：“闻孔子称‘继周者百世可知’，仆亦能知之。”虔骇然，即曰：“开元尽三十年当改元，尽十五年天下乱，贼臣僭位，公当污伪官，愿守节，可以免。”虔又问：“自谓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进士第，调信安尉。既三年，虔询吏部，则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终不附贼。

萧颖士，字茂挺，梁鄱阳王恢七世孙。祖晶，贤而有谋，任雅相伐高丽，表为记室。越王贞举兵，杖策诣之，陈三策，王不用，晶度必败，乃亡去，客死广陵。

颖士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书籀学。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对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颖士往诉于府佐张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儿，吾以旻获谴不憾。”乃平宥之。

天宝初，颖士补秘书正字。于时裴耀卿、席豫、张均、宋遥、韦述皆先进，器其材，与钧礼，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遗书赵、卫间，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留客濮阳。于是尹征、王恒、卢异、卢士式、贾邕、赵匡、阎士和、柳并等皆执弟子礼，以次授业，号萧夫子。召为集贤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土方父丧，不诣。林甫尝至故人舍邀颖士，颖士前往，哭门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吊乃去。怒其不下己，调广陵参军事，颖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樱桃树赋》曰：“擢无庸之琐质，蒙本枝以自庇。虽先寝而或荐，非和羹之正味。”以讥林甫云。君子恨其褊。会母丧免，流播吴、越。

尝谓：“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

贵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孙，而宣帝逆取顺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纪；昔曲沃篡晋，而文公为五伯，仲尼弗贬也。乃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者，僧辩裔孙，撰《永宁公辅梁书》，黜陈不帝，颖士佐之，亦著《梁萧史谱》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云。

史官韦述荐颖士自代，召诣史馆待制，颖士乘传诣京师。而林甫方威福自擅，颖士遂不屈，愈见疾，俄免官，往来鄆、杜间。林甫死，更调河南府参军事。倭国遣使入朝，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者，中书舍人张渐等谏不可而止。

安禄山宠恣，颖士阴语柳并曰：“胡人负宠而骄，乱不久矣。东京其先陷乎！”即托疾游太室山。已而禄山反，颖士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纳忽不用，叹曰：“肉食者以儿戏御剧贼，难矣哉！”闻封常清陈兵东京，往观之，不宿而还。因藏家书于箕、颖间，身走山南，节度使源洧辟掌书记。贼别校攻南阳，洧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且列郡数十，人百万，训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贼方专崤、陕，公何遽轻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会禄山死，贼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见。

时盛王为淮南节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颖士与宰相崔圆书，以为：“今兵食所资在东南，但楚、越重山复江，自古中原扰则盗先起，宜时遣王以捍镇江淮。”俄而刘展果反。贼围雍丘，胁泗上军，承式遣兵往救，大宴宾客，陈女乐。颖士曰：“天子暴露，岂臣下尽欢时邪？夫投兵不测，乃使观听华丽，一旦思归，谁致其死哉？”弗纳。崔圆

闻之，即授扬州功曹参军。至官，信宿去。后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门人共谥曰文元先生。

颖士乐闻人善，以推引后进为己任，如李阳、李幼卿、皇甫冉、陆渭等数十人，由奖目，皆为名士。天下推知人，称萧功曹。尝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李华、邵轝、赵骅，时人语曰“殷、颜、柳、陆，李、萧、邵、赵”，以能全其交也。所与游者，孔至、贾至、源行恭、张有略、族弟季遐、刘颖、韩拯、陈晋、孙益、韦建、韦收。独华与齐名，世号“萧、李”。尝与华、据游洛龙门，读路旁碑，颖士即诵，华再阅，据三乃能尽记。闻者谓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颖士十年，笞楚严惨，或劝其去，答曰：“非不能，爱其才耳。”颖士数称班彪、皇甫谧、张华、刘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陆机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书。所许可当世者，陈子昂、富嘉谟、卢藏用之文辞，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学而已。

子存，字伯诚，亮直有父风。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颜真卿在湖州，与存及陆鸿渐等讨摭古今韵字所原，作书数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迁比部郎中。张滂主财赋，辟存留务京师。裴延龄与滂不协，存疾其奸，去官，风痺卒。

韩愈少为存所知，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而诸子前死，唯一女在，为经贍其家。

殷寅者，陈郡人。邵轝者，汝南人。

陆据，河南人，字德邻，后周上庸公腾六世孙。神宇警迈，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师，公卿爱其文，交誉之。天宝十三载，终司勋员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历中，辟河东府掌书记，迁殿中侍御

史。丧明，终于家。初，并与刘太真、尹征、阎士和受业于颖士，而并好黄老。颖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坠，寄是子云。征博闻强识，士和钩深致远，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黄、老，予亦何诛？”

并弟谈，字中庸，颖士爱其才，以女妻之。

士和字伯均，著《兰陵先生诔》、《萧夫子集论》，因榷历世文章，而盛推颖士所长，以为“闻萧氏风者，五尺童子羞称曹、陆”。

皇甫冉，字茂政，十岁便能属文，张九龄叹异之。与弟曾皆善诗。天宝中，踵登进士，授无锡尉。王缙为河南元帅，表掌书记。迁累右补阙，卒。

曾，字孝常，历监察御史。其名与冉相上下，当时比张氏景阳、孟阳云。

苏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预，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兖。工文辞，有名天宝间。及进士第，更试集贤院。累迁太子谕德。出为东平太守。是时，济阳郡太守李倓以郡濒河，请增领宿城、中都二县以纾民力。二县，隶东平、鲁郡者也。于是源明议废济阳，析三县分隶济南、东平、濮阳。诏河南采访使会濮阳太守崔季重、鲁郡太守李兰、济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倓五太守议于东平，不能决。既而卒废济阳，以县皆隶东平。召源明为国子司业。

安禄山陷京师，源明以病不受伪署。肃宗复两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诰。是时，承大盗之余，国用匱屈，宰相王玙以祈禳进，禁中祷祀穷日夜，中官用事，给养繁靡，群臣莫敢切谏。昭应令梁镇上书劝帝罢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数陈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阳，有诏幸东京，将亲征。源明因上疏极谏曰：

淫雨积时，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敛获未毕，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顿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见旌旗之下，饿夫执殍，仆于行间，日见二三；市井馁乞求食，死于路旁，日见四五。甚不可三也。奸夫盗儿，连墙接栋，磨砺以须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圣皇巡蜀之初，都内财货、吏民资产，靡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马馱驴入宣政、紫宸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时远矣。今兹东行，殆贼臣诱掖陛下而已。《诗》曰“三星在雷”，谓危亡在于须臾，臣不胜呜咽，为陛下痛之。愿速罢幸，不然，穷氓乐祸，已扼腕于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驿骚，江湖叛涣，《诗》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轻万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举为寇盗，王公以下，廩稍匱绝，将士粮赐，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减往年，梨园杂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庸指使，太常正乐外，愿一切放归，给长牒勿事，须五六年后，随事蠲省。今聚而仰给，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阳，王思礼下晋原，卫伯玉拂焉耆，过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压巫闾，临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逾阙口，遏二室；邓景山凌淮、泗，恹然而西。狂贼失势，蹙于缙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东不敢过备子，计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亲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于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币而已。记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关说，甚不可九也。天子顺动，人皆幸之之谓幸，人皆病之之谓不幸。臣等屡拂视听，联伏赤墀之下，顿颡流涕而出，虽陛下优容贷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万口谤于外，甚不可十也。臣闻子不诤于父，不孝也；臣不诤于君，不忠也。不孝不忠，为苟荣冒禄，圈牢之物不若也。

臣虽至贱，不能委身圜牢之中，将使樵夫指而笑之。

帝嘉其切直，遂罢东幸。后以秘书少监卒。

源明雅善杜甫、郑虔，其最称者元结、梁肃。

肃，字敬之，一字宽中。隋刑部尚书毘五世孙，世居陆浑。建中初，中文辞清丽科，擢太子校书郎。萧复荐其材，授右拾遗，脩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书记，召为监察御史，转右补阙、翰林学士、皇太子诸王侍读。卒，年四十一，赠礼部郎中。